



## 中国古代风俗小说选（二）

## 张廷秀逃生救父

万事由天莫强求，何须苦苦用机谋。  
饱三餐饭常知足，得一帆风便可收。  
生事事生何日了？害人人害几时休？  
冤家宜解不宜结，各自回头看后头。

话说国朝自洪武爷开基，传至万历爷，乃第十三代天子。那爷爷圣武神文，英明仁孝，真个朝无幸位，野没遗贤。内中单表江西南昌进贤县，有一人姓张名权，其祖上原是富家，报充了个粮长。那知就这粮长役内坏了人家，把房产陆续弄完。传到张权父亲，已是寸土不存。这役子还不能脱。间壁是个徽州小木匠店。张权幼年间终日在那店门首闲看，拿匠人的斧凿学做，这也是一时戏耍。不想父母因家道贫乏，见儿子没甚生理，就送他学成这行生意。后来父母亡过，那徽州木匠也年老归乡。张权便顶着这店。因做人诚实，尽有主顾，苦挣了几年，遂娶了个浑家陈氏。夫妻二人将就过日。怎奈里役还不时缠扰。张权浑家商议，离了故土，搬至苏州阊门外皇华亭侧边开了个店儿。自起了个别号，去那白粉墙上写两行大字，道：“江西张仰亭精造坚固小木家火，不误主顾。”张权自到苏州，生意顺溜，颇颇得过，却又踏肩生下两个儿子。常言道的好：“只愁不养，不愁不长。”不觉已到七八岁上。送到邻家有个义学中读书。大的取名廷秀，小的取名文秀。这学堂共有十来个孩子，止他两个教着便会。不上几年，把经书读的烂熟。看看廷秀长成一十三岁，文秀长成一十二岁，都生得眉目疏秀，人物轩昂。那时先生教他做文字，却就知布局练格，琢句修词。这张权虽是手艺之人，因见二子勤苦读书，也有个向上之念。谁想这年一秋无雨，作了个旱荒，寸草不留。大户人家有米的，却又关仓遏菜。只苦了小户人家，若老若幼，饿死无数。官府看不过，开发义仓，赈济百姓。关支的十无三四，白白的与吏胥做了人家。又发米于各处寺院煮粥救济贫民。却又把米侵匿，一碗粥中不上几颗米粒。还有把糠秕本屑搅些在内，凡吃的俱备呕吐，往往反速其死。上人只道百姓咸受其惠，那知恁般弊窦，有名无实。正是：

任你官清似水，难逃吏滑如油。

且说张权因逢着荒年，只得把儿子歇了学，也教他学做木匠。二子天性聪明，那消几日，就学会了。且又做得精细。比积年老匠更胜几分。喜得张权满面添花。只是本匠便会了，做下家火摆在店中，绝无人买。不勾几日，将平日积下些小本钱，看看用尽，连衣服都解当来吃在肚里。张权心下着忙，与浑家陈氏商议，要寻个所在趁工几时，度过荒年，再作区处。出去走了几日，无个安身之地。只得依先在门口店里作活，眼巴巴望个主顾来买。一日，正当午后，只见一人年纪五十以上，穿着一身细绢，旁边跟着小厮，在街上踱将过去。忽抬头看见张权门首摆着许多家火，做得十分精致，就停住脚观看。张权瞧见，便放下手中生活，上前招架道：“员外要甚家火？里面请看。那人走上阶头，问道：“这些家火都是你自己做的么？”张权道：“尽是小子亲手所造。木料又干又厚，工夫精细，比别家不同。若是作成小子，情愿奉让加一。”那人道：“我买到不要买，问你可肯到人家做些家火么？”张权道：“这也使得。不知尊府住在何处？要做甚家火？”那人道：“我家住在专诸巷内天库前，有名开玉器铺的王家。要做一副嫁妆。本料尽多，只要做得坚固，精巧。完了嫁妆，还要做些桌椅书橱等类。你若肯做时，再拣两

个好副手同来。”张权正要寻恁般所在，这便叫作天赐其便。乃答道：“多承员外下顾，不知还在几时起工？”那人道：“你若有工夫，就是明日做起。”张权道：“既如此，明日小子早到宅上伺候便了。”说罢，那人作别而去。你道那人是何等样人物？元来姓王名宪，积祖大富，家中有几十万家私。传到他手里，却又开了一个玉器铺儿，愈加饶裕。人见他有钱，都称做王员外。那王员外虽然是个富家，到也做人谦虚忠厚，乐善好施。只是一件，年过五十，却没有子嗣。浑家徐氏，单生两个女儿。长的唤做瑞姐，二年前已招赘了个女婿赵昂在家。次女玉姐，年方一十四岁，未曾许字，生的人物聪明，姿容端正。王员外夫妻钟爱犹胜过长女。那赵昂元是个旧家子弟，王员外与其父是通家相好。因他父母双亡，王员外念是故人之子，就赘入为婿。又与他纳粟入监，指望读书成器。谁知赵昂一纳了监生，就扩而充之起来，把书本撇开，穿着一套阔服，终日在街上摇摆。为人且又奸狡险恶。见王员外没有子嗣，以为自己是个赘婿，这家私恰像本榜刻定是他承受，家业再无人统核的了。遇着个浑家却又是一个不贤都头，一心只向着老公。见父母喜爱妹子，恐怕也招个女婿，分了家私，好生妒忌。有《赘婿诗》道的好：

人家赘婿一何痴！异种如何绍本支？

二老未曾沾孝养，一心只想夺家私。

愁深只为防甥舅，积恨兼之妒小姨。

半子虚名空受气，不如安命没孩儿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张权正愁没饭吃，今日揽了这桩大生意，心中好生欢喜。到次日起来，备了些柴米在家，分付浑家照看门户，同了两个儿子，带了斧凿家火，进了闾门，来到天库前。见一大玉器铺子。张权约谅是王家了。立住脚正要问人时，只见王员外从里边走将出来。张权即忙上前相见。王员外问道：“有几个副手？”张权道：“止有两个在此。”便教儿子过来见了王员外。弟兄两个将家火递与父亲，向前深深作揖。王员外还了个半礼。见是两个小童，便道：“我因要做好家火，故此请你，为何教这小童来做？”张权正要开言，廷秀上前道：“自古道：‘后生可畏’。年纪虽小，手段却不小了。且试做了看，不要轻忽了人。”王员外看见二子人品清秀，又且能言快语，乃问道：“这两个小童是你甚么人？”张权道：“是小子的儿子。”王员外道：“你到生的这两个好儿子！”张权道：“不敢，只愁没饭吃。”王员外道：“有了恁样儿子，愁甚没饭吃！随我到里边来。”当下父子三人一齐跟进大厅。王员外唤家人王进开了一间房子，搬出木料，交与张权，分付了样式。父子三人量画定了，动起斧锯，手忙脚乱，直做到晚。吃了夜饭，又要个灯油，做起夜作。半夜方睡。一连做了五日，成了几件家火，请王员外来看。王员外逐件仔细一看，连声喝采道：“果然做得精巧！”他把家火看了一回，又看张权儿子一回。见他弟兄两个，只顾做生活，头也不抬，不觉触动无子之念，嘿然伤感。走入里边，坐在房中一个墙角里，两个眉头蹙做一堆，骨嘟了嘴，口也不开。浑家徐氏看见恁般模样，连问几声也不答应。急走到外边来，问员外方才与谁惹气。都说才看了新做的家火进来，并不曾与甚人惹气。徐氏问明白了，又走到房里。见丈夫依旧如此闷坐，乃上前道：“员外，家中吃的尽有，穿的尽有，虽没有万贯家财，也算做是个财主。况今年纪五十以外，便日日快活，到八十岁也不上三十年了。着甚要紧，恁般烦恼？”王员外道：“妈妈，正为后头日子短了，因此烦恼。你想我辛勤半世，挣了这些少家私，却又不曾生得个儿子，传授与他，接绍香烟。就是有

两个女儿，纵养他一百来岁，终是别人家媳妇，与我毫无相干。譬如瑞姐，自与他做亲之后，一心只向着丈夫，把你我便撇在脑后，何尝记挂父母，着些痛疼！反不如张木匠是个手艺人。看他年纪还小我十来年，到生得两个好儿子，一个个眉清目秀，齿白唇红。且又聪明勤谨，父子恩恩爱爱，不教而善。适才完下几件家火，十分精巧。便是积年老手段，也做他不过。只可惜落在他家，做了木匠。若我得了这样一个儿子，就请个先生教他读书，怕不是联科及第，光耀祖宗。”徐氏见丈夫烦恼，便解慰道：“员外，这却不难！常言道：‘有意栽花花不活，无心插柳柳成阴’。既张木匠儿子恁般聪明俊秀，何不与他说，承继一个，岂不是无子而有子。王员外闻言，心中欢喜道：“妈妈所见极是！但不知他可肯哩？”当夜无话。

到次日饭后，王员外走到厅上，张权上前说道：“员外，小子今晚要回去看看家里，相求员外借些工钱，买办柴米，安顿了敝房，明日蚤来。”员外道：“这个易处！我有句话儿问你。”张权国道：“不知员外有甚分付？”王员外道：“你令郎那个几岁？叫甚名字？”张权道：“大的名廷秀，年十四岁了；小的名文秀，年十二岁了。”王员外又道：“可识字么？”张权道：“也曾读过几年书。只为读书不起，就住了，也到识的字。”员外说道：“我意欲承继大令郎为子，做个亲家往来，你可肯么？”张权道：“员外休得取笑！小子乃手艺人，怎敢仰攀宅上！小儿也未必有恁样福分。”王员外道：“何出此言！贫富那个是骨里带来的。你若肯时，就择个吉日过门。我便请个先生教他。这些小家私好歹都是他的了。”张权见王员外认真要过继他儿子，满面堆着笑，道：“既承员外提拔小儿，小子怎敢固辞。今晚且同回去，与敝房说知。待员外择日过门。”王员外道：“说得有理。”进来回复了徐氏，取出一两银子工钱，付与张权。到晚上领了二子，作别回家。陈氏接着，张权把王员外过继他儿子一事，与浑家说知。夫妻欢天喜地。就是廷秀见说要请先生教他读书，也甚欲得。

话休絮烦。王员外拣了吉日，做下一身新衣，送来穿着。张权将廷秀打扮起来，真个人是衣妆，佛是金妆，廷秀穿了一身华丽衣服，比前愈加丰采，全不象贫家之子。当下廷秀拜别母亲，作辞兄弟。陈氏又将言训诲，教他孝顺亲热，谦恭下气。廷秀唯唯。虽然不是长别，母子未免流泪。张权亲自送到王家。只见厅上大排着筵席，亲朋满座。见说到了，尽来迎接。到厅与众亲戚作揖过了，先引到拜过家庙，然后请王员外夫妇到厅上坐了，廷秀上前四跪八拜，又与赵昂夫妇对拜。又到里边与玉姐相见了。其余内外男女亲戚，一一拜见已毕，入席饮酒。就改名王廷秀。与玉姐两下同年，因小两个月，排行三官。廷秀在席上谦恭揖让，礼数甚周。亲友无不称赞。内中止有赵昂夫妇心中不悦。当日大吹大擂，鼓乐喧天，直到更余而散。次日，张权同着次子来谢过了王员外，依旧到大厅上去做生活。王员外数日内便聘了个先生到家，又对张权说道：“令郎这样青年美质，岂可将他埋没，何不教他同廷秀一齐读书，就在这里吃现成茶饭？”张权道：“只是在贵府相扰，小子心上不安。”王员外道：“如今已是一家，何出此言！”自此文秀也在王家读书。张权另叫副手相帮，不题。且说文秀弟兄弃书原不多时，都还记得。那先生见二子聪明，尽心指教。一年之内，三场俱通。此时王员外家火已是做完，张权趁了若干工银。王员外分分又资助些银两，依旧在家开店过日。虽然将上不足，也还比下有余。

且说王员外次女玉姐，年已一十五岁，未曾许定。做媒的络绎不绝。王

员外因是爱女，要拣个有才貌的女婿。不知说过多少人家，再没有中意的。看见廷秀勤谨读书，到有心就要把他为婿。还恐不能成就，私下询问先生，先生极口称赞二子文章，必然是个大器。王员外见先生赞扬太过，只道是面谀之词，反放心不下。即讨几篇文章，送与相识老学观看。所言与先生相合。心下喜欢，来对浑家商议。徐氏也爱他人材出众，又肯读书，一力撺掇。王员外的主意已定。央族弟王三叔为媒，去说合。王三叔得了言语，一径来到张家，把王员外要赘廷秀为婿的话，说与张权。张权推托门户不当，不肯应承。王三叔道：“此是家兄因爱令郎才貌，异日定有些好处，故此情愿。又非你去求他，何必推辞。”张权方才依允。王三叔回覆了王员外，便去择选吉日行聘。不题。单表赵昂夫妇初时见王员外承继张廷秀为子，又请先生教他读书，心中已是不乐；只不好来阻当。今日见说要将玉姐赘他为婿，愈加忌妒。夫妻两个商议了一番，要来拦阻这事。当下赵昂先走入来见王员外道：“有句话儿，本不当小婿多口。只是既在此间，事同一体，不得不说。又恐说时，反要招怪。不敢启齿。”王员外道：“我有甚差误处，得你点拨，乃是正理，怎么怪你！”赵昂道：“但是小姨的亲事，向日有多少名门巨族求亲，岳父都不应承。如何却要配与三官？我想他是个小户出身，岳父承继在家，不过是个养子，原不算十分正经，无人议论。今若赘做女婿，岂不被人笑话！”王员外笑道：“贤婿，这事不劳你过忧。我自有主见在此。常言道：‘会嫁嫁对头，不会嫁嫁门楼’。我为这亲事，不知拣过多少子弟，并没有一个入的眼。他虽是小家出身，生得相貌堂堂，人材出众，且又肯读书，做的文字人人都称赞，说他定有科甲之分。放着恁般目知眼见的到不嫁，难道到在那些酒包饭袋里寻觅？若拣个好的，也还有指望。倘一时没眼色，配着一个不僧不俗、如醉如痴蠢物，岂不误了终身！如今纵有人笑话，不过是一时。倘后来有些好处，方见我有先见之明。”赵昂听说，呵呵的笑道：“若论他相貌，也还有两分可听。若说他会做文字，人人称扬，这便差了。且不要论别外，只这苏州城内有无数的才子饱学，朝吟暮咏，受尽了灯窗之苦，尚不能勾飞黄腾达。他才开荒田，读的年把书，就要想中举人进士，岳父，你且想！每科普天下只中得三百个进士，就如筛眼里隔出来一般，如何把来看的恁般容易？这些称赞文字的，皆欺你不晓的其中道理。见你这般认真，不好败兴把凑趣的话儿哄你。如何便信以为实？”王员外正要开言，旁边转出瑞姐道：“爹爹，凭着我们这样人家，妹子恁般容貌，怕没有门当户对人家来做亲，却与这木匠的儿子为妻？岂不玷辱门风，被人耻笑！据我看起来，这斧头锯子，便是他的本等，晓得文字怎么样做！我的妹子做了匠人的妻子，有甚好处！后来怎么与他往来？”王员外见说，心中大怒，道：“他既做了我的子婿，传授这些家私。纵然读书不成，就坐吃到老，也还有余。那见得原做木匠，与你不好相往！我看起来，他目下虽穷，后来只怕你还跟他脚跟不上哩。那个要你管这样闲事。好不扯淡么！”一头说，便望里边而走。羞得赵昂夫妻满面通红，连声道：“干我甚事！只为他面上不好看，故此好言相劝，何消如此发怒！只怕后来懊悔，想我们的今日说话便迟了！”王员外也不理他。直至房中，怒气不息。徐氏看见，便问道：“甚事气的恁般模样？”王员外把适来之事备细说知。徐氏也好生不悦。王员外因赵昂奚落廷秀，心中不忿，务要与他争气。到把行聘的事搁起，收拾五百两银子，将拜匣盛了，教个心腹的家人拿着，自己悄悄送与张权，教他置买一所房子，弃了木匠行业，另开别店，然后择日行聘。张权夫妻见王员外恁般慷慨，千恩万谢，感

谢不尽。自古道：“无巧不成话。”张权正要寻觅大房，不想左间壁一个大布店，情愿连店连房出脱与人，却不是一事两便。张权贪他现成，忍贵顶了这店，开张起来。又讨一房家人与一个养娘。家中置备的十分次第。然后王员外送日行聘，大开筵席，广请亲朋。虽是廷秀行聘，却又不回家去。止有赵昂自觉没趣，躲了出去。瑞姐也坐在房里，不肯出来。因是赘婿，到是王员外送聘，张权回礼。诸色丰盛，邻里无不喝采。自此之后，张权店中日盛一日，挨挤不开。又聘了个伙计相帮。大凡人最是势利，见张权恁般热闹，把张木匠三字不提，都称为张仰亭。正是：

运退黄金无色，时来铁也光辉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赵昂自那日被王员外抢白了，把怒气都迁到张家爷子身上。又见张权买房开店，料道是丈人暗地与他的银子，越加忿怒，成了个不解之仇。思量要谋害他父子性命，独并王员外家私。只是有不便之处，乃与老婆商议。那老婆道：“不难！我有个妙策在此。教他有口难分，死在狱底。”赵昂满心欢喜，请问他良策。那老婆道：“谁不晚得张权是穷木匠。今骤然买了房子，开张大店，只有你我便知道是老不死将银子买的。那些外人如何得知，心下定然疑惑。如今老厌物要亲解，限日到京。乘他起身去生，拚几十两银子买嘱捕人，教强盗扳他同伙打劫，窝顿赃物在家。就拘邻里审时，料必实说：‘当初其实穷的，不知如何骤富’。合了强盗的言语。这个死罪如何逃得过去！房产家私，必然入官变卖。那时老厌物已不在家，他又是异乡之人，又无亲戚，谁人去照管。这条性命，决无活理！等张本匠死了，慢慢用软计在老厌物面前冷丢，掇张廷秀出门。再寻个计策，做成圈套，装在玉姐名下，只说与人有奸。老厌物是直性的人，听得了恁样话，自然逼他上路。去了这个祸根，还有甚人来分得我家的东西！”赵昂见说，连连称妙。只等王员外起身解粮，便来动手。且说王员外因田产广多，点了个白粮解户。欲要包与人去，恐不了事，只得亲往。随便带些玉器，到京发卖，一举两得。遂将家中事体料理停当，即日起身。分付廷秀用心读书。又教浑家好生看待。大凡人结交富家，就有许多的礼数。象王员外这般远行，少不得亲戚都要钱送，有好几日酒席。那张权一来是大恩人，二来又是新亲家，一发理之当然，自不必说。到临行这日，张权父子三人直送至船上而别。

却说赵昂眼巴巴等丈人去后，要寻捕人陷害张权，却又没有个熟脚商议，怎好？骤然思量起来：“幼时有个同窗杨洪，闻得现今充当捕人。且去投他。但不知在那里住。”暗想道：“且走到府前去访问，料必有人晓得。”即与老婆娘要了五十两银子，打作一包。又取了些散碎银两。忙忙走到府门口，只见做公的，东一堆，西一簇，好生热闹。赵昂有事在身，无心观看。见一个年老公差，举一举手道：“老者可晓的巡捕杨洪住在何处？”那公差答道：“可是杨黑心么？他住在乌鹊桥巷内。方才走进总捕厅里去了。”赵昂谢声道：“承教了。”飞向总捕厅前来看。只见杨洪从里边走出。赵昂上前拱手道：“有一件事儿，特来相求。屈兄行一步。”杨洪道：“有甚见谕，就此说也不妨。”赵昂道：“这里不是说话之处。”两下厮挽着出了府门，到一个酒店中，拣一僻静座头坐下。叙了些疏阔寒温，酒保将酒果嘎饭摆来。两人吃了一回，赵昂开言低低道：“此来相烦，不为别事。因有个仇家，欲要在兄身上，分付个强盗扳他，了其性命，出这口恶气。”便摸出银子来，放在桌上，把包摊开道：“白银五十两，先送与兄。事成之后，再送五十两。凑成一百。千万不要推托。”自古道：“公人见钱，犹如苍蝇见血。”那杨

洪见了雪白的一大包银子，怎不动火！连叫：“且收过了说话。恐被人看见，不当稳便。”赵昂依旧包好，放在半边。杨洪道：“且说那仇家是何等样人？姓甚？名谁？有甚家事？拿了时，可有亲丁出来打官司告状的么？”赵昂道：“他名叫张权，江西小木匠出身，住在闾门皇华亭侧。旧时原是个穷汉，近日得了一注不明不白的钱财，买起一所大房，开张布店。止有两个儿子，都还是黄毛小厮。此外更无别人，不消虑的。”杨洪道：“这样不打紧！前日刚拿五个强盗，是打劫庞县丞的。因总捕侯爷公出，尚未到官。待我分付了，叫他当堂招出，包你稳问他个死罪。那时就狱中结果他的性命，易如反掌。”那赵昂深深的作揖道：“全仗老兄着力！正数之外，另自有报。”杨洪道：“我与尊相从小相知，怎说怎样客话！”把银子袖子过。两下又吃了一大回酒，起身会钞。临出店门，赵昂又千叮万嘱。杨洪道：“不须多话！包你妥当！”拱拱手，原向府内去了。赵昂回到家里，把上项事说与老婆知道。两人暗自欢喜。

且说杨洪得了银子，也不通伙计得知。到衙前完了些公事，回到家中，将银交与老婆藏好，便去买些鱼肉安排起来。又打一大壶酒，烫得滚热。又煮一大锅饭。收拾停当，把中门闭上，走到后边，将匙钥开了阱房。那五个强盗见他进门，只道又来拷打，都慌张了。口中只是哀告。杨洪笑道：“我岂是要打你！只为我们这些伙计，见我不动手，只道有甚私弊，故此不得不依他们转动。两日见你众人吃这些痛苦，心中好生不忍。今日趁伙计都不在此，特买些酒肉与你们将息一日，好去见官。”那些强盗见说不去打他，反有酒肉来吃，喜出望外。一个个千恩万谢。须臾搬进，摆做一台。却是每一人碗肉，一碗鱼，一大碗酒，两大碗饭。杨洪先将一名开了铁链，放他饮啖。那强盗连日没有酒肉到口，又受了许多痛苦。一见了，犹如饿虎见羊，不勾大嚼，顷刻吃个干净。吃完了，依旧锁好。又放一个起来。那未吃的口中好不流涎。不一时轮流都吃遍了。杨洪收过家火，又走进来问道：“你们曾偷过闾门外开布店张木匠张权的东西么？”都道：“没有。”杨洪道：“既没有，为何晓得你们事露，连日叫人来叮嘱，要快些了你们性命？你们各自去想一想。或者有些什么冤仇？”众强盗真个各去胡思乱想。内中一个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！三月前我曾在闾门外一个布店买布，为事等了头上起，被我痛骂了一场。想是他怀恨在心，故意此要来伤我们性命。”杨洪便趁说道：“这等，不消说起是了。但不过是件小事，怎么就要害许多人的性命？那人心肠却也太狠！”众强盗见说，一个个咬牙切齿。杨洪道：“你们要报仇，有甚难处！明日解审时，当堂招他是个同伙，一向打劫的赃物，都窝在他家。况他又是骤发，咬实了，必然难脱。却教他陪你吃苦。况他家中有钱，也落得他使用。”又说道：“切不要就招。待拷问到后边，众口一词招出，方象真的。”众人俱各欢喜，道：“还是杨阿叔有见识。”杨洪又说了他出身细底，又分付莫与伙计们得知。“他们通得了钱，都是一路。”众强盗牢记在心。杨洪见事已谐，心中欢喜。依旧将门锁好，又来到府前打听，侯同知晚上回府，便会同了众捕快，次日解官。有诗为证：

只因强盗设捕人，谁知捕人赛强盗！

买放真盗扳平民，官法纵免幽亦报。

次早，众府快都至杨洪家里，写了一张解呈，拿了赃物。府快解了强盗来到总捕厅前伺候。不多时，侯爷升堂。杨洪同众捕快将强盗解进，跪在厅前，把解呈递上，禀道：“前日在平望地方，擒获强盗一起五名，正是打劫

庞县丞的真脏真盗，解在台下。”侯爷将解呈看了，五个强盗，都有姓名：计文，吉适，袁良，段文，陶三虎。点过了名，又将赃物逐一点明，不多什么东西。便问捕快道：“闻得庞县丞十分贪污，囊橐甚多，俱被劫去，如何只有这几件粗重东西？其余的都在那里？”众捕快禀道：“小的们所获，只有这几件。此外并没有了。或者他们还窝在那处。老爷审问便知。”侯爷唤上强盗问道：“你一班共有几人？做过几年？打劫多少人家？赃物都窝顿在何处？从实细说，饶你刑罚。”那强盗一一招称，只有五个，并无别人。劫过东西，俱已花费。”止存这些，余外更没有窝顿所在。侯爷大怒，讨过夹棍，一齐夹起。才套得上，都喊道：“还有几名，都已逃散。只有一个江西本匠张权，住在阊门外边，向来打劫银两都窝在他家。如今见开布店。”侯爷见异口同声，引以为实，连忙起签，差原捕杨洪等，押着两名强盗作眼，同去擒拿张权起赃连解。那三名锁在庭柱上，等解到同审。侯爷再理别事。

且说杨洪同众人押着强盗，一径望阊门而去。赵昂也在府前探听。看见杨洪，已知事妥。自己躲过一边。却教手下人远远跟去，看其动静。杨洪到了张权门首，立住脚道：“这里是了。”只见张权在店中做生意，挤着许多主顾，打发不开。杨洪分开众人，托地跳进店里，将链子望张权颈上便套。张权叫声：“阿呀！却是为何？”杨洪伸开手，两个大巴掌，骂道：“你这强盗！还要问甚？你打劫许多东西，在家好快活，却带累我们，不时比捕！”张权连声叫苦道：“这是那里说起！”正要分辨时，众捕人押着强盗，望里边去了。杨洪恐怕众人拣好东西藏过，忙将张权锁好，又取出铁扭上了，也牵入里面起赃。那时惊得一家无处躲避。门前买布的，与伙计讨了银钱，自往别处去买。看的人拥做一屋。众捕快将一应细软，都搜括出来，只拣银两衣饰，各自溜过，其余打起几个大包，连店中布匹，尽情收拾。张权夫妻抱头大哭，叫喊连天：“这横祸那里飞来！”两下分舍不得。捕人上前拆开，牵着便走。那些邻里不晓得的，引以为真，便道：“我说他一向家事不济，如何中忽地买起房屋，开这样大铺子？又与儿子定亲。只道他掘了藏，原来却做了这行生意，故此有钱。”有几个相晓得些的，与他分割说：“是个好人！这些东西，是亲家王员外扶持的。不知为甚被人扳害？”众人那里肯信。一路上说好说歹，不止一个都跟来看。且说杨洪一班，押张权到了府中。侯爷在堂立等回话。解将进去跪下，把东西放在一堂。杨洪禀道：“张权拿到了。”侯爷教放下柱上三个强盗同审。又将东西逐一验过。张权上前泣诉道：“爷爷，小人是个良民，从来与这班人不曾识面，何尝与他同盗。其实是霏空陷害，望爷爷超拔！”侯爷喝道：“既不曾同盗，这些赃物那里来的？”张权道：“这东西是小人自己挣的，并非赃物。”乃对众强盗道：“我从不曾认得你们。有甚冤仇，今日害我？”众强盗道：“我们本不欲招你出来，只因熬刑不过，一时招出。你也承认罢，省的受那刑苦！”张权高声叫屈道：“你这些千刀万剐的强盗，得了那个钱财，却来害我！”众强盗道：“张权，仁心天理，打劫庞县丞，是你起的祸根。其地虽不曾同去，拿来的东西俱放在你家营运，如何赖得？”张权又禀道：“爷爷，小人住在此地，将有二十年了，并不曾与人角口一番，怎敢为此等犯法之事！若有此情，必能搬向隐僻所在去了，岂敢还在闹市上开店？爷爷不信，可拘四邻地方来问，便知小人平素。”侯爷见他苦苦折辨不招，对众强盗道：“你这班人，想必把真强盗隐匿，陷害平人。”教都夹起来。众皂隶一齐向前动手。夹得五个强盗杀猪般叫喊，只是一口咬定张权是个同伙，不肯改口。又道：“爷爷，他是小

木匠，那个不晓得是个穷汉。如何骤然置买房屋，开起恁样大布店来？只这个就明白了。”侯爷道：“是。你是个穷木匠，为何忽地骤富？这个须没得辨！”喝教也夹起来。张权上前再三分辩，是亲家王员外扶持的。便是侯爷那里肯听。可怜张权何尝经此痛苦。今日上了夹棍，又加一百杠子，死而复苏。熬炼不过，只得枉招。侯爷见已招承，即放了夹棍，各打四十毛板，将招繇做实，依律都拟斩罪。赃物贮库。张权房屋家私，尽行变卖入官。画供已毕，上了脚镣手杻，发下司狱司监禁。连夜备文申报上司。正是：

闭门家里坐，祸从天上来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陈氏见丈夫拿去，哭死在地。亏养娘救醒。便教家人伙计随去看个下落，顺便报与二子。廷秀兄弟正在书院读书，见报父亲被强盗扳了，吓得魂飞魄散。撇下书本，带跌而奔。先生也随将来看。里边徐氏晓得，连忙教几个家人探听。廷秀弟兄，随了家人，赶到府中。父亲已是解进衙门。立在外边打探。听得辨了半日，也上夹棍。着了急，便要望里边禀。被先生一把扯住，道：“你若进去，也被粘住身子，那个出头去辨冤？”二子见先生之言有理，便住了脚。听父亲夹得声音凄惨，都叫起屈来。被把门人驱逐出外边。少顷，见两个人扶着父亲出来，两眼闭着，半死半活。又晓得问实斩罪，上前抱住放声大哭，一个字也说不出。张权耳内闻得儿子声音，方才睁眼一看，泪如珠涌，欲待吩咐几声，被杨洪走上前，一手推开廷秀，扶挟而行，脚不点地，直至司狱司前，交与禁子，开了监门，扶将进去。廷秀弟兄，欲待也跟入去，禁子那里肯容。连忙将监门闭上。可怜二子哭倒在地。那先生同伙计家人，随后也到，将廷秀扶起道：“事已至此，哭亦无益。且回家去，再作区处。”二子无奈，只得收泪，对禁子道：“列位大叔在上，可怜老父是含冤负屈之人，凡事全仗照管，自当重报。”禁子道：“小官人，常言道：‘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’做公的买卖，‘千钱賒不如八百现。’我们也不管你冤屈不冤屈，也不想甚重报，有，便如今就送与我们，凡事自然看顾十分。若没有，也便罢了。决无人来催讨。那远话儿且请收着，等你不及。”廷秀道：“今日不曾准备在此，明早即来相恳。”禁子道：“既恁样，放心回，我们自理会得。”廷秀弟兄同众人转来。也不到丈人家里，一径出衙门，去看母亲。走至门首，只见侯同知已差人将房子锁闭。两条封皮，交叉封着。陈氏同养娘都在门首啼哭。一见儿子到来，相抱而哭。真个是痛上加痛，悲中转悲。旁边看的人，无不垂泪称冤。那伙计并家人见恁般光景，也不相顾，各自去寻活路。母子计议，无处投奔。只得同到丈人家里暂住，再作区处。到了王员外门口，廷秀先进去报知。徐氏与女儿出来迎接。相见已罢，请入房里。那时赵昂已往杨洪家去探听。瑞姐晓得，也来相见。廷秀母子，将前项事情哭诉一番。徐氏也觉惨伤。玉姐暗自流泪。只有瑞姐暗中欢喜，假意劝慰。当晚徐氏准备酒肴款待。陈氏水米不沾，一味悲泣。徐氏解劝不止。到次日，廷秀与母亲商议，要牢中去看父亲，说：“昨日已许了禁子东西。如今一无所有，如何是好！”正没做理会，徐氏走来，知得，便去取出十两银子，递与廷秀道：“你且先将去用。若少时，再对我说。等你父亲回家，就易处了。”陈氏谢道：“屡承亲家厚恩，无门再报！今日又来累及亲家损钞，今生不能相报，死当衔结以报大恩！”徐氏道：“说那里话！亲翁在患难之际，员外又不在家，不能分忧。些小东西，何足为谢！”当下弟兄二人，将银留了八两，把二两带好，央先生同到司狱司前，送与禁子。禁子嫌少，又增一两，方才放二人进去。先生自在外边等候。禁子引二

子来到后监。见父亲倒在一个壁角边乱草之上，两腿皮开肉绽，脚镣手杻，紧紧锁牢，奄奄止存一息。二子一见，犹如乱箭攒心，放声号哭，奔向前来，叫声：“爹爹，孩儿在此！”把他扶将起来。那张权睁开眼见了儿子，呜呜的哭道：“儿，莫不是与你梦中相会么？”廷秀说：“爹爹，那里说起！降着这场横祸！到此地位，如何是好？”张权抚着二子道：“我的儿，做爹的为了一世善人，不想受此恶报，死于狱底。我死也罢了，只是受了王员外厚恩，未曾报得，不能瞑目！你们后来，倘有成人之日，勿要忘了此人。”廷秀道：“爹爹，且宽心将养身子，待孩儿拚命往上司衙门诉冤，务必救爹爹出去。”张权摇着手道：“不可，不可！如今乃是强盗当堂扳实，并不知何人诬陷，去告谁好？况侯同知见任在此。就准下来，他们官官相护，必不自翻招，反受一场苦楚。况你年纪幼小，有甚力量，于此大事？我受刑已重，料必不久。也别没甚话吩咐，只有你母亲，早晚好好服侍，即如与我一样。用心去读书，倘有好日，与爹争口气罢。”说罢，父子又哭。

冤情说到伤心处，铁石人闻也断肠。

旁边有一人名唤种义，昔年因路见不平，打死人命，问绞在监。见他父子如此哭泣，心中甚不过意。便道：“你们父子且勿悲啼。我种义平生热肠仗义，故此遭了人命。昨日见你进来，只道真是强盗，不在心上。谁想有此冤枉！我种义岂忍坐视！二位小官人放心回去读书。今后令尊早晚酒食，我自支持，不必送来。棒疮目下虽凶，料必不至伤身。其余监中一应使用，有我在，量他决不敢来要你银子。等待新按院按临，那时去伸冤，必然有个生路。”廷秀弟兄听说，连忙叩拜道：“多蒙义士厚意。老父倘有出头之日，决不忘报！”种义扶起道：“不要拜谢！且扶令尊到我房中去歇息。”二子便去搀张权起来。张权腿上疼痛，二子年幼力弱，那里挣扎得起。种义忍不住，自己揎拳裸袖，向前扶起，慢慢的逐步捱到前边种义房中。就教他睡在自己床铺上。取出棒疮膏，与张权贴好。廷秀见有倚靠，略略心宽。取出一两银子，送与种义，为盘缠之费。种义初时不肯受，廷秀弟兄再三哀恳，方才受了。父子留恋不忍分离。怎奈天色渐晚，禁子催促，只得含泪而别。出了监门，寻着先生，取路回家。廷秀弟兄一路商议：“母亲住在王家，终不稳便。不若就司狱司左近赁间房子居住，早晚照管父亲，却又便当。”计议已定，到家与母亲说知。次日将余下的银两，赁下两间房屋，置办几件日用家火。廷秀告知徐氏，说：“母亲自要去住。”徐氏与玉姐苦留不住，只得差人相送。又赠些银米礼物。陈氏同二子，领着养娘，进了新房。自到牢中看了丈夫。相见之间，哀苦自不必说。弟兄二人住过三四日，依原来到王家读书。终是挂念父亲，不时出入，把学业都荒疏了。

不说廷秀，且说赵昂自从陷害张权之后，又与妻子计较，要拈廷秀出门。那婆娘道：“要他出门，也甚容易。止要多费几两银子。”赵昂道：“有甚好计？你且说来。便费几两银子，也是甘心的。”那婆娘道：“要他出去，除非将家中大小男女都把银子买嘱停当。等父亲回时，七张八嘴，都说廷秀偷东西在外嫖赌。他见众人说话相同，自然肯信生疑。那时我与你再把冷话去激他，必定赶他出门。待廷秀去后，且再算计玉姐。”赵昂依着老婆，把银子买嘱家中婢仆。这些小人，那知礼义，见了银子，谁不依允。不则一日，王宪京中解粮回家。合家大小都来相见；惟有廷秀因母亲有病，归家探看，不在眼前。那时文秀已是久住在家，伏侍母亲，不在话下。王员外便问：“三官如何不见？”众人俱推不知。徐氏方接过来，把张权被人陷害前后事情，

细说一遍。又道：“想他看候父亲去了。”王员外闻言，心中惊讶。少顷，廷秀归来相见。王员外又细询他父亲之事。廷秀哭诉一番，哀求搭救。王员外道：“你自去读书。待我心定了，与你计较这事。”廷秀拜谢，自归书房。到次日早上，记挂母亲，也不与先生说知，又回去候问。不想王员外一起身，便来拜望先生，又不见了廷秀。问先生时，说清早出外去了。王员外心中便有几分不喜。与先生叙了些间阔之情。查点廷秀功课，却又稀少。先生怕主人见怪，便道：“令郎自从令亲家被陷之后，不时往来看觑，学业也荒疏了。”王员外见说废了功课，愈加不乐。别了先生，走到外边。见书童进来，便问道：“可晓得三官那里去了？”那书童已得过赵昂银子，一见家主问时，便答道：“三官这一向不时在外嫖赌，整几夜不回。”王员外似信不信，喝退书童，心中疑惑。又去访问家中童仆，都是一般言语。古语道得好：“众口铄金，积毁销骨。”王员外平日极是爱惜廷秀，被众人谗言一说，即信以为真，暗暗懊悔道：“当初指望他读书成人，做了这事。不想张权问罪在牢，其中真假未知。他又不学长俊，问罪兼全，后来岂不误了女儿终身？昔年赵昂和瑞姐曾来劝谏，只为一时之惑，反将他来嗔责。如今却应了他们口嘴，如何是好！”委曲不下，在厅中团团走转。那时这些奴仆，都将家中访问之事，报与赵昂。赵昂大喜，已知计中八九，到外边来打探。恰好遇着丈人，不等王员外开口，便道：“小婿今日又有一句话要说。只恐岳父又要见怪，不好说得。”王员外道：“往事休题！你说，如今有甚事情？”赵昂道：“从岳父去后，张木匠做了强盗，问成死罪在牢。小婿初时，还只道是被人诬陷。据他邻里说来，却真有事。况且三官趁岳父不在家中，日逐以看父为由，留恋嫖赌。亲邻晓得的，无不议论岳父：‘扳个强盗亲家，招个败家女婿。’连小婿也无颜见人。当初若听了小婿之言，决无有今日之事。”起初三员外已有八九分不悦，又被赵昂这班言语一说，凑成一十二分，气得哑口无言。沉吟半晌，方才道：“起初是我一时见不到，错怪了人，成就这事。如今懊悔无及！”赵昂便道：“依小婿之见，尚有挽回。”王员外忙问道：“你且说怎的可以挽回？”赵昂道：“若是毕姻过了，这便无可奈何。如今幸喜未曾成亲。岳父何不等廷秀回家，责骂一场，驱逐出门，一面就央媒妁寻个门当户对人家，将玉姐嫁去。他年纪又小，又无亲族，何人与他理论这事，设或告到官司，见已婚配，必无断与之理。况且是强盗之子，官府自然又当别论。是恁般，还不被人笑话。若不听小婿之言，后来使玉姐身无所倚，出乖露丑，玷辱门风，那时懊悔，却不迟了？”王员外若是个有主意的，还该往别处访问个的实，也不做了有始无终薄幸之人。只因他是个直性汉子，不曾转这念头，遂听信了赵昂言语，点头道：“是。”晓得浑家平昔喜欢廷秀，恐怕拦阻，也不到后来与他说知。同赵昂坐在厅中，专等廷秀回来不题。

且说廷秀至家，见过母亲，也恐丈人寻问，急急就回家。到厅前见丈人与赵昂坐着说话，便上前作揖。王宪也不还礼，变了脸问道：“你不在学中读书，却到何处去游荡？”廷秀看见词色不善，心中惊骇，答道：“因母亲有病，回去探看。”王员外道：“这也罢了。且问你：自我去后，做有多少功课？可将来看看。”廷秀道：“只为爹爹被陷，终日奔走，不曾十分读书，功课甚少。”王员外怒道：“当初指望你读书有些好处，故此不计贫富，养你为子。又聘你为婿。那知你家是个不良之人，做下这般勾当，玷辱我家。你这畜生，又不学好，乘我出外，终日游荡嫖赌，被人耻笑！我的女儿从小娇养起来，若嫁你恁样无籍，有甚出头日子！这里不是你安身之处，快快出

门，饶你一顿孤拐。若再迟延，我就要打了。”那些童仆，看见家主盘问这事，恐怕叫来对证，都四散走开。廷秀见丈人忽地心变，心中苦楚，哭倒在地道：“孩儿父子，蒙爹爹大恩，正图报效。不幸被人诬陷，悬望爹爹归家救援。不知何人嗔怪孩儿，搬斗是非，离间我父子。孩儿倘有不到之处，但凭责罚，死而无怨。若要孩儿出门，这是断然不去！”一头说，一头哭，好不凄惨。赵昂恐丈人回心转来，便衬道：“三官，只是你不该这样没正经。如今哭也迟了。”廷秀道：“我何尝干这勾当，却从空生造！”赵昂道：“这话一发差了。那个与你有仇，造言谤你？况岳父又不是肯听是非的。必定做下一遭两次，露人眼目。如今岳父察晓的实，方才着恼，怎么反归怨别人？”廷秀道：“有那个看见的，须叫他来对证。”王员外骂道：“畜生！若要不知，除非不为。你在外胡行，那个不晓得，尚要抵赖。”便抢过一根棒子，劈头就打道：“畜生，还不快走！”廷秀反向前抱住痛哭道：“爹爹，就打死也决不去的。”赵昂急忙扯开道：“三官，岳父是这样执性的，你且依他暂去，待气平了，少不得又要想你，那时却不原是父子翁婿。如今正在气恼上，你便哭死，料必不听。”廷秀见丈人声势凶狠，赵昂又从旁尖言冷语帮扶，心中明白是他撺掇，料道安身不住，乃道：“既如此，待我拜谢了母亲去罢。”王员外那里肯容，连先生也不许他见。赵昂推着廷秀背上，往外而去，道：“三官，你怎么恁样不识气，又要岳母做甚？”将他推出大门而去，正是：

人情若象初相识，到痛终无怨恨心。

且说徐氏在里面听得堂中喧嚷哭泣，只道王员外打小厮们，那里想到廷秀身上，故此不在其意。童仆们也没一个露些声息。到午后闻得先生也打发去了，心中有些疑惑。问众家人，都推不知。至晚，王员外进房，询问其故，方晓得廷秀被人搬了是非赶逐去了。徐氏再三与他分解，劝员外原收留回来。怎奈王员外被谗言蛊惑，立意不肯，反道徐氏护短。那玉姐心如刀割，又不敢在爹妈面前明言，只好背地里啼哭。徐氏放心不下，几遍私自差人去请他来见。那些童仆与赵昂通是一路，只推寻访不着。

按下徐氏母子，且说廷秀离了王家，心中又苦又恼。不顾高低，乱撞回来。只见文秀正在门首，问道：“哥哥如何又走转来？”廷秀气塞咽喉，那里答得出半个字儿。文秀道：“哥哥因甚气得这般模样？”廷秀停了一回，方将上项事，说与兄弟。文秀道：“世态炎凉，自来如此，不足为异。只是王员外平昔待我父子何等破格，今才到家，蓦地生起事端。赵昂又在旁帮扶。必然都是他的缘故。如今且莫与母亲说知，恐晓得了，愈加烦恼。”廷秀道：“贤弟之言甚是。”次日，来到牢中，看觑父亲。那时张权亏了种义，棒疮已好，身体如旧。廷秀也将其事哭诉。张权闻得，嗟叹王员外有始无终。种义便道：“恁般说起来，莫不你的事情，想是赵昂所为？”张权道：“我与他素无仇隙，恐没这事！”廷秀道：“只有定亲时，闻得他夫妻说我家是木匠，阻当岳父不要赘我。岳父不听，反受了一场抢白。或者这个缘故上起的。种义道：“这样说，自然是他了。如今且不要管是与不是。目下新按院将到镇江，小官人可央人写张状子去告。只说赵昂将银买嘱捕人强盗，故此扳害。待他们自去分辨。若果然是他陷害，动起刑具，少不得内中有人招称出来。若不是时，也没甚大害。”张权父子连声道是。廷秀作别出监。兄弟商议停当，央人写下状词，要往镇江去告状。常言道：“机不密，祸先招”。这样事体，只宜悄然商议。那张权是个老实头，不曾经历事体的；种义又是粗直

之人，说话全不照管，早被一个禁子听见。这禁子与杨洪乃是姑舅弟兄，闻此消息，飞风便去报知。杨洪听得，吃了一吓，连忙来寻赵昂商议。走到王员外门首，不敢直入。见个小厮进去央他传报说：“有一个姓杨的，要寻赵相公说话。”赵昂料是杨洪，即便出来相见，问道：“杨兄在甚话说？”杨洪扯到一个僻静所在，说：“张廷秀已晓得你我害他，即日要往按院去告状。倘若准了，到审问时，用起刑具，一时熬不得，招出真情，反坐转来，却不自害自身！幸喜表弟闻得来报，故此特来商议。”赵昂听了，惊得半晌说不出话来。良久道：“此便怎么好？”杨洪道：“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相公便多用几两银子，我便拌折些工夫，连这两个小厮一并结果了，方才斩草除根。”赵昂道：“银子是小事，只没有个妙策。”杨洪道：“不省着他们是个穷鬼，料道雇船不起，少不得是趁船。我假装起捕盗船来，教我兄弟同两个副手，泊在阊门。更令表弟去，打听了起身日子，暗随他出城，招揽下船。我便先到镇江伺候。孩子家那知路径。载他径到江中，擗入水里，可不干净？”赵昂大喜。教杨洪少待，便去取出三十两银子，送与杨洪道：“烦兄用心，务除其根！事成之日，再当重谢。”杨洪收了银子，作别而去。

且说廷秀打听得按院已到，央人写了状词，要往镇江去告。那时陈氏病体痊愈，已知王员外赶逐回来，也只索无奈。见说要去告状，对廷秀道：“你从未出路，独自个去，我如何放心。须是弟兄同行，路上还有些商量。”廷秀道：“若得兄弟去便好。只是母亲在家，无人伏侍。”陈氏道：“来往不过数日。况且养娘在家陪伴，不消牵挂。”廷秀依着母亲，收拾盘缠，来到监中，别过父亲，背上行李，径出阊门来搭船。刚走到渡僧桥，只听得背后有人叫道：“二位小官人往那里去？”廷秀道：“往镇江去。”那人道：“到镇江有便船在此。又快当，又安稳。”廷秀听说有便船，便立住脚，与文秀说道：“若是便船，到强如在航船上挨挤。”文秀道：“任凭哥哥主张。”廷秀对船家说道：“你船在那里？可就开么？”船家道：“我们是本府脚头关提来差往公子的，私已搭一二人，路上去买酒吃。若没人也就罢了，有甚担阁。”廷秀道：“既如此，带了我们去。”船家引他下了船，住在艚上。少顷，只见一人背着行李而来，艚公接着上船。那人便问：“这两个孩子是何人？”艚公道：“这两个小官人，也要往镇江的，容小人们带他去，趁几文钱，路上买酒吃。望乞方便。”那人道：“止这两个，便容了你。多便使不得。”艚公道：“只此两人，也是偶然遇着，岂敢多搭。”说罢，连忙开船。你道这人是何等样人？就是杨洪兄弟杨江。艚公便是副手。当下杨江问道：“二位小官人姓甚？住在何处？到镇江去何干？”廷秀说了姓名居处，又说父亲被人陷害缘由。如今要往按院告状。杨江道：“原来是好人家儿女，可怜，可怜！你住在艚上不便，也到舱中来坐。”廷秀道：“如此多谢了！”弟兄搬到舱中住下。杨江一路殷勤，到买酒肉相请，又许他到衙门上看顾。弟兄二人，感激不尽。那船乃是捕盗的快船，趁着顺风，连夜而走。次日傍晚就到了镇江。船家与廷秀讨了船钞，假意催促上岸。廷秀取了行李，便要起身。杨江道：“你这船家，忒煞不行方便！这两位小官人，从不曾出路的。此时天色已晚，教他那里去寻宿处？”又向廷秀道：“莫要理他！今夜且在舟中住了，明早同上岸去，寻寓所安下。就到察院前去打听按院几时按临，却不又省了今夜房钱？”廷秀弟兄只认做好人，连声称谢，依原把包裹放下。杨江取出钱钞，教艚公买办些酒肉，吩咐移船到稳处安歇。艚公答应，将船直撑出西门闸外，沿江阔处停泊。艚公安排鱼肉，送入舱里。那时，杨洪已

约定在此等候。艄公口中唿哨一声，便跳下船。即忙解缆开船，悄悄的摇出江口，沿溜而下。过了焦山，到一宽处，取出索子，将他弟兄捆绑起来，恰好两只馄饨相似。二子身上疼痛，从醉梦中惊醒，挣扎不动。却待喊叫，被杨洪、杨江扛起，向江中扑通的擗将下去。眼见得二子性命休了。

可怜世上聪明子，化作江中浪宕魂。

你想长江中是何等样水！那水众四川、湖广、江西一路上流冲将下来，浑如滚汤一般紧急，到了镇江，直溜入海，就是落下一块砂石，少不得随流而下。偏有廷秀弟兄，撒入江中，却反逆流上去。杨洪、杨江望见，也道奇怪。拨传船头赶上，各提起篙子，照着头上便射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篙子离身，不上一尺，早被三四个大浪，把二子直涌开去，连船险些儿掀翻。那篙子便不能伤。杨江料道必无活理，原移至沿口泊下。次早开船，回到苏州，回复了赵昂。赵昂心中大喜，又找了三十两银子。杨洪兀自嫌少，两下面红颈赤而别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河南府有一人唤做褚卫，年纪六十已外，平昔好善，夫妻二人，吃着一口长斋。并无儿女，专在江南贩布营生。一日正装着一大船布匹，出了镇江，望河南进发。行不上三十余里，天色将晚，风逆浪大，只得随帮停泊江中。睡到半夜，听得船旁像有物撞响。他也不在其意。方欲合眼，又像有人推醒一般，那船旁撞得越响了，隐隐又有人声。心中奇怪，爬起来，开了篷窗。打一看时，只见水面上浮着一人，口内微微有声。褚卫慌忙叫起水手，捞救上船。打起火来看时，却是十五六岁一个小厮，生得眉清目秀，浑身绑缚，微微止有一息。与他下了索子，烧起热汤灌了几口，那孩子渐渐醒转，呕出许多清水。褚卫将干衣与他换了，询其缘故。小厮哭诉道：“小人名唤张文秀，只因父亲被人陷害在牢，同哥哥廷秀，来镇江按院告状，趁了个便船，说是苏州理刑差人，一路假殷勤照顾。昨夜到了镇江，又留住船，将酒灌醉我弟兄，双双绑入水中。正不晓得他是何人，害我等性命！今幸得遇恩人救我。但不知恩人高姓大名？这里是何处？离镇江多少路了？怎地送得小人归家，决不忘恩！”褚卫本是好善之人，见他说得苦楚，心下十分可怜。初时到有送他回去之念，忽地想起：“镇江到此乃是逆水，怎么反淌了上来？莫非此子后来有些好处，暗中自有鬼神护佑么？我今尚无子嗣，何不留他回去做个螟蛉之子，却不是好。”乃哄他道：“我是河南褚卫，贩布回去。这里离镇江已远，有一千余里，怎能送你回去？况昨夜谋你的必是对头，是差来心腹，故此下这样毒手。今依旧回家，必然又寻别事害你。我今又无儿子。若不弃嫌，认做父子，随我归家去。明年带你下来，访出昨夜之人，然后去告理，救你父亲，可不好么？”文秀虽然记挂父母，到此无可奈何，只得依允。就拜褚卫为父，改名褚嗣茂，带上河南不题。

且说张廷秀被杨洪捆入水中，自分必死。不想半沉半浮，被大浪直涌到一个沙洲边芦苇之旁。到了天明，只见船只甚多，俱在江中往来，叫喊不闻。至午后，有一只船旁洲而来，廷秀连叫救命。那船拢到洲边，捞上船去，割断绳索，放将起来，且喜得毫无伤损。廷秀举目看船中时，却是两个中年汉子，十来个小子，约莫今年十六七岁。你道是何等样人？原来是浙江绍兴府孙尚书府中戏子。那两个中年人，一个是师父潘忠，一个是管箱的家人，领着行头往南京去做戏，在此经过。恰好救了廷秀。取几件干衣与他换了，问其缘故。廷秀把父亲被害，要到按院伸冤，被船上谋害之事，哭诉一遍。又道：“多蒙救了性命。若得送我回家，定然厚报。”那潘忠因班中装生的哑

了喉咙，正要寻个顶替。见廷秀人物标致，声音响亮，却又年纪相仿，心下暗喜道：“若教此人起来，到好个生脚。”心下怀了这个私念，就是顺路往苏州去，谅道也还不肯放他转身，莫说如今却是逆路。当下潘忠道：“我们乃绍兴孙尚书府中子弟，到南京去做生意，那有工夫转去，送你回家？我如今到京已近，不如随我们去住下，慢慢觅便人带你归家。你若不肯时，我们也不管闲帐，原送你到沙洲上，等别人便船来带回去罢。”廷秀听得说出这话，连忙道：“既然不是顺路，情愿随列位到京。”潘忠道：“这便使得。”廷秀自己虽然得了性命，却又想着兄弟，必定死了，不住流泪。那日乃是顺风，晚间便到南京。次早入城，寻寓的所安下。那池府戏子，原是有名的。一到京中，便有人去叫去扮演。廷秀也随着行走行走。却说潘忠对廷秀道：“众人在此做生意，各要趁钱回去养家的，谁肯白白养你！纵然有便带你回家，那盘费从何而来？不如哲学些本事，吃些活饭，那时回去，却也容易。”廷秀思量：“亏他们救了性命，空手坐食，心上已差，过意不去。”又听了潘忠这班说话，愈觉羞惭。暗道：“我只指望图个出身的日子，显祖扬宗，那知霹空降下这场没影儿祸，弄得家破人亡，父南子北，流落至此！若学了这等下贱之事，还有甚么长俊。如不依他，定难存住。”却又想道：“昔日箕子为奴，伍员乞食，他们都是大豪杰，在患难之际，也只得从权应变。到此等地位，也顾不得羞耻了。且暂度几日，再做区处。”遂应承了潘忠，就学个生脚。他资性本来聪慧，教来曲子，那消几遍，却就会了。不勾数日，便能登场。扮来的戏，出人意表，贤愚共赏，无一日空闲。在京半年有余，积趲了此银两。想道：“如今盘缠已有，好回家了。”谁想潘忠先揣知其意，悄悄溜过了他的银子。廷秀依旧一双空手，不能归去。潘忠还恐他私下去了，行坐不离。廷秀脱身不得，只得住下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陈氏自从打发儿子去后，只愁年幼，上司衙门利害，恐怕言语中差错。再不想到有人谋害。已到十日之外，风吹草动，也认做儿子回来，急到门观看。渐渐过了半月二十日，一发专坐在门首盼望。那时还道按院未曾到任，在彼等候。后来闻得按院镇江行事已完，又按临别处。得了这个消息，急得如煎盘上蚂蚁，没奔一头处。急到监中对丈夫说知，央人遍贴招帖，上处寻访，并无踪迹。正不知何处去了。夫妻痛哭懊悔道：“早知如此，不教他去也罢！如今冤屈未伸，到先送了两个孩儿。后来倚靠谁？”转思转痛，愈想愈悲。初时还痴心妄想有归家日子。过了年余，不见回来，料想已是死了。招魂设祭，日夜啼啼哭哭。一个养娘却又患病死了。止留得孤身孤影，越发凄惨。正是：

屋漏更遭连夜雨，船迟又遇打头风。

且说王员外自那日听了赵昂言语，将廷秀逐出，意欲就要把玉姐另配人家。一来恐廷秀有言，二来怕人诽议，未敢便行。次后闻得廷弟兄往镇江按院告状，只道他告赖亲这节，老大着忙。口虽不言，暗自差人打听。渐渐知得二子去了，不知死活存亡。有了这个消耗，不胜欢喜，即央媒寻亲。媒人得了这句口风，互相传说开去。那些人家只贪王员外是无子富翁，那管曾经招过养婿？数日间就有几十家来相求。玉姐初时见逐出廷秀，已是无限烦恼，还指望父亲原收留回来，纵然不留回家，少不得嫁去成亲。后来微闻得有不好的信息，也还半信半疑。今番见父亲流水选择人家改嫁，料想廷秀死是实了。也怕不得羞耻，放声哭上楼去。原来王员外的房屋，却是一间楼子，下边老夫妻睡处，楼上乃玉姐卧室。当下玉姐在楼上啼哭，送来茶饭也不肯吃。

他想到：“我今虽未成亲，却也从幼夫妻。他总无禄夭亡，我岂可偷生改节！莫说生前的人唾骂，就是死后亦有何颜见彼！与其忍耻苟活，何不从容就死。一则与丈夫争气，二则见我这点真心。只有母亲放他不下！事到如今，也说得不得了。”想一回，哭一回，渐渐哭得前声不接后气。那徐氏把他当做掌上之珠，见哭得恁般模样，急得无法可治。口中连连的劝他：“莫要哭，且说为甚缘故？”自己却又鼻涕眼泪流下淌出来。玉姐只得从实说出。徐氏劝道：“儿，不要睬那老没志气！凡事有我在此做主。明日就差人去打听三官下落。设或他有些山高水低，好歹将家业分一半与你守节。若老没志气执意要把你改节，我拼得与他性命相搏。”又对丫环道：“快去叫员外来，说个明白。”又吩咐：“倘有人在彼，莫说别话。”丫环急忙忙的来请。谁想王员外因有个媒人说：一个新进学小秀才来求亲。闻得才貌又美，且是名门旧族，十分中意。款留媒人酒饭，正说得浓酣，饮得高兴。丫环说声院君相请，只听耳边风，如何肯走起身。丫环站勾腿酸脚麻，只得进去回覆。徐氏百般苦劝，刚刚略止，又加个赵昂老婆闯上楼来，重新哭起。你道却是为何？那赵昂摆布了张权，赶逐了廷秀，还要算计死了玉姐，独吞家业。因无机会，未曾下手。今见王员外另择人匹配，满怀不乐。又没个计策阻挡。在房与老婆商议。这时听得玉姐不愿，在楼上哭，却不正中其意！故此瑞姐走来，故意说道：“妹子，你如何不知好歹？当初爹爹一时没志气，把你配个木匠之子，玷辱门风。如今去了，另配个门当户对人家，乃是你万分造比了。如何反恁地哭泣？难道做强盗的媳妇、木匠的老婆，到胜似有名称人家不成？”玉姐听这几句话，羞得满面通红，颠倒大哭起来。徐氏心中已是不悦。瑞姐还不达时务，扯做娘的到半边，低低说道：“母亲，莫不妹子与那小杀才背地里做下些蹊跷勾当，故此这般牵挂？”只这句话，恼得徐氏两太阳火星直爆，把瑞姐壁面一啐。又恐怕气坏了玉姐，不敢明说。止道：“你是同胞姐妹，不怀好念。我方劝得他住，却走来说得重复啼哭，还要放恁般冷屁！由他是强盗媳妇、木匠老婆罢了，着你甚急，胡言乱语！”瑞姐被娘这场抢白，羞得满地，连忙下楼，一头走一头说道：“护短得好！只怕走尽天下，也没见人家有这样无耻闺女。且是不曾做亲，便恁般疼老公。若是生男育女的，真个要同死合棺材哩。亏他到挣得一副好老脸皮，全没一毫羞耻。”夹七夹八一路嚷去，明明要气玉姐上路。徐氏怕得淘气，由他自说，只做不听见。玉姐正哭得头昏眼暗，全不觉得。看看到晚，王员外吃得烂醉。小厮扶进来，自去睡了，竟不知女儿这些缘故。徐氏陪伴玉姐坐至更余，渐渐神思困倦，睡眼朦胧，打熬不住。向玉姐道：“儿，不消烦恼，总在明早与你个决断。夜深了，去睡罢。”推至床上，除簪钗和衣衾在被里，下了帐幔。又吩咐丫环们照管火烛。大凡人家使女，极是贪眠懒做，几个里边，难得一个长俊。徐氏房中只有七八个丫环，有三个贴身伏侍玉姐的，就在楼上睡卧。那晚守到这时候，一个个拗腰凸肚，巴不能睡卧。见徐氏劝玉姐睡了，各自去收拾家火，专等徐氏下楼，关上楼门，尽去睡了。徐氏下得楼来，看王员外醉卧正酣，也不去惊动他。将个灯火四面检点一遍，解衣就寝不题。

且说玉姐睡在床上，转思转苦，又想到：“母亲虽这般说，未必爹爹念头若何。纵是依了母亲，到后终无结果。”又想起：“母亲忽地将姐姐抢白，必定有甚恶话伤我，故此这般发怒。我乃清清白白的人，何苦被人笑耻！不如死了，到得干净！”又哭了一个更次。听丫环们都鼾鼾睡熟，楼下也无一些声息。遂抽身起来，一头哭，一头检起一条汗巾，起到中间，掇个杌子垫

脚，把汗巾搭在梁上做个圈儿，将头套入。两脚登空，呜呼哀哉！正是：

难将幽恨和人说，应向泉台诉丈夫。

也是玉姐命不该绝。刚上得吊，不想一个丫环，因日间玉姐不要吃饭，瞒着那两个丫环，私自收去，尽情饱啖。到晚上，夜饭亦是如此。睡到夜半，心胸涨满，肚腹疼痛，起身出恭。床边却摸不着净桶。那恭又十分紧急，叫苦连连。原来起初性急时要睡，忘记担得，心下想着，精赤条条，跑去寻那净桶。因睡得眼目昏迷，灯又半明半灭，又看见玉姐吊在梁间，心慌意急，扑的撞着，连杌子都倒楼板上。一声响亮，楼下徐氏和丫环们，都从梦中惊觉。王员外是个醉汉，也吓醒了。忙问：“楼上什么响？”那丫环这一交跌倒杌子，磕着了小腹，大小便齐流，撒做一地，污了一身。低头仔细看时，吓得叫声：“不好了！玉姐吊死！”王员外闻言，惊得一滴酒也无了，直跳起身。一面寻衣服，一面问道：“这是为何？”徐氏一声儿，一声肉，哭道：“都是你这老天杀的害了他！还问恁的？”王员外没心肠再问，忙忙的寻衣服，只在手边混过，那时寻得出个头脚。偶扯着徐氏一个袄子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披在身上。又寻不见鞋子，赤着脚赶上楼去。徐氏止摸了一条裙子，却不带身上衣服。只得把一条单被，披在身上，到拖着王员外的鞋儿，随后一步一跌，也哭上来。那老儿着了急，走到楼梯中间，一脚踏错，谷碌碌滚下去。又撞着徐氏，两个直跌到底，绞做一团。也顾不得身上疼痛，爬起来望上又跑。那门却还闭着，两个拳头如发擂般乱打。楼上楼下丫环，一齐起身。也有寻着裙子不见布衫的，也有摸了布衫不见裤子的，也有两只脚穿在一个裤管里的，也有反披了衣服摸不着袖子的。东扯西拽，你夺我争，纷纷乱嚷。那撒粪的丫环也自相抹身子，寻觅衣服，竟不开门。王员外打得急了，三个丫环，都是提着衣服来开。老夫妻二人推门进去，望见女儿这个模样，心肠迸裂，放声大哭。到底男子汉有些见识，王员外忍住了哭泣，赶向前将手在身上一摸，遍体火热，喉间厮琅琅痰响，叫道：“妈妈莫要哭，还可救得！”便双手抱住，叫丫环拿起杌子上去解放。一面又叫扇些滚汤来。徐氏闻说还可救得，真个收了眼泪，点个灯来照着。那丫环扶起杌子，捏着一手腌臢，向鼻边一闻，臭气难当。急道：“杌上怎有许多污秽？”恰好徐氏将灯来照，看见一地尿屎。王员外踏在中间，还不知得。徐氏只认是女儿撒的，将火望下一撇，“这个东西也出了，还有甚救！”又哭起来。原来缢死的人，大小便走了便救不得。当下王员外道：“莫管他！且放下来看。”丫环带着一手腌臢，站上去解放。心慌手软，如何解得开。王员外不耐烦，叫丫环寻把刀来，将汗巾割断，抱向床上，轻轻放开喉间死结。叫徐氏嘴对嘴打气，连连打了十数口气，只见回喉气转，手足展施。又灌了几口滚汤，渐渐苏醒，还呜呜而哭。徐氏也哭道：“起先我怎样说了，如何又生此短见？”玉姐哭道：“儿如此薄命，纵生于世，也是徒然！不如死休！”王员外方问徐氏道：“适来说我害了他，你且说个明白。”徐氏将女儿不肯改节的事说出。王员外道：“你怎地恁般执迷！向日我一时见不到，赚了你好终身。如今畜生无了下落，别配高门，乃我的好意为你，反做出这等事来，险些把我吓死！”玉姐也不答应，一味哭泣。徐氏嚷道：“老无知！你当初称赞廷秀许多好处，方过继为子，又招赘为婿。都是自己主张，没有人撺掇。后来好端端在家，也不见有甚不长俊，又不知听了那个横死贼的说话，刚来家，便赶逐出去，致此无个下落。纵或真个死了，也隔一年半载，看女儿志向，然后酌量而行。何况目今未知生死，便瞒着我闹轰轰寻媒说亲，教他如何不气！早是救醒了

还好。倘若完了帐，却怎地处？如今你快休了这念头，差人同去寻访。若还无恙，不消说起。设或真有不好消息，把家业分一半与他守节。如若不听我言语，逼迫女儿一差两讹，与你干休不得！”王员外见女儿这般执性，只得含糊答应，下楼去了。徐氏又对玉姐道：“我已说明了，不怕他不听。不要哭罢！且脱去腌臢衣服睡一觉，将息身子。”也不管玉姐肯不肯，乱把衣带解开。玉姐被娘逼不过，只得脱衣睡卧。乱到天明，看衣服上毫无污秽。那丫环隐瞒不过，方才实说。众丫环笑个呆。自此之后，玉姐住在楼上，如修行一般，全不下楼。王员外虽不差人寻觅廷秀，将亲事也只得阁过一边。徐氏恐女儿又弄这个把戏，自己伴他睡卧，寸步不离。见丈夫不急寻问，私自赏了家人银子，差他缉访。又叫去与陈氏讨个消耗。正是：

但愿应时还得见，须知胜似岳阳金。

且说赵昂的老婆，被做娘的抢白下楼，一路恶言恶语，直嚷到自己房中，说向丈夫。又道：“如今总是抓破脸了。待我朝一句，夕一句，送这丫头上路。”到次早，闻得王姐上吊之事，心中暗喜，假意走来安慰，背地里只在王员外面前冷言酸语挑拨。又悄悄地将钱钞买嘱玉姐身边丫环，吩咐如再上吊，由他自死，不要声张。又打听得徐氏差人寻访廷秀，也多将银两买定，只说无由寻觅。赵昂见了丈人，马前健假殷勤，随风倒舵，掇臀捧屁，取他的欢心。王员外又为玉姐要守着廷秀，触恼了性子，到爱着赵昂夫妇小心热闹，每事言听计从。赵昂诸色趁意，自不必说，只有一件事，在心上打搅。你道是甚的事？乃是杨洪的这场事。杨洪因与他干了两桩大事，不时来需索。赵昂初时打发了几次。后来颇觉厌烦，只是难好推托。及至送与，却又争多嚷寡。落后回了两三遍，杨洪心中怀恨，口出怨言。赵昂恐走漏了消息，被丈人知得，忍着气依原馈送。杨洪见他害怕，一发来得勤了。赵昂无可奈何，想要出去躲避几时。恰好王员外又点着白粮解户。趁这个机会与丈人商议，要往京中选官，愿代去解粮，一举两得。王员外闻女婿要去选官，乃是美事，又替了这番劳苦，如何不肯。又与丈人要了千金，为干缺之用。亲朋钱行已毕，临期又去安放了杨洪，方才上路。

话分两头。再说张廷秀在南京做戏，将近一年，不得归家。一日，有礼部一位官长唤去承应。那官长姓邵，名承恩，进士出身，官为礼部主事，本贯浙江台州府宁海县人氏。夫人朱氏，生育数胎，止留得一个子儿，年方一十九岁，工容贤德俱全。那日却是邵爷六十诞辰，同僚称贺，开筵款待。廷秀当场扮演，却如真的一般，满座称赞。那邵爷深通相法，见廷秀相貌堂堂，后来必有必好处；又恐看错了，到半本时，唤廷秀近前仔细一观，果是个未发迹的公卿，可惜惯落于下贱。问了姓名，暗自留意。到酒阑人散，吩咐众戏子都去，止留正生在此，承应夫人，明日差人送来。潘忠恐廷秀脱身去了，满怀不欲。怎奈官府吩咐，可敢不依！连声答应。引着一班子弟自去。廷秀随着邵爷直到后堂。只见堂中灯烛辉煌，摆着桌榼，夫人同小姐向前相迎。众家人各自远远站立。廷秀也立在半边。堂中伏侍，俱是丫环之辈。先是小姐拜寿，然后夫人把盏称庆。邵爷回敬过了，方才就坐。唤廷秀叩见夫人，在旁唱曲。廷秀唱了一会。邵爷问道：“张廷秀，我看你相貌魁梧，决非下流之人。你且实说：是何处人氏？今年几岁了？为甚习此下贱之事？细细说来，我自有的。”廷秀见问，向前细诉前后始末根由。又道：“小的年纪十八，如今扮戏，实出无奈，非是甘心为此。”邵爷闻言，嗟叹良久。乃道：“原来你抱此大冤。今若流为戏子，那有出头之日！既曾读书，必能诗词。

随意作一首来，看是何如。”即令左右取过文房四宝，放在旁边一只桌上。廷秀拈起笔来，不假思索，顷刻而成，呈上。邵爷举目观看，乃是一首寿词，词名《千秋岁》，词云：

琼台琪草，玄鹤翔云表，华筵上笙歌绕。玉京瑶岛，  
客笑傲乾坤小。齐拍手唱道：长春人不老。

北阙龙章耀，南极祥光照，海屋内筹添了。青鸟衔笺至，传报群仙到，同嵩祝：万年称寿考。

邵爷看了这词，不胜之喜，连声称好。乃道：“夫人，此子才貌兼美，定有公卿之分。意欲螟蛉为子，夫人以为何如？”夫人道：“此乃美事，有何不可！”邵爷与廷秀道：“我今年已六十，尚无子嗣，你若肯时，便请个先生教你，也强如当场献丑。”廷秀道：“若得老爷提拔，便是再生之恩。但小人出身微贱，恐为父子，玷辱老爷。”邵爷道：“何出此言！”当下四双八拜，认了父母。又与小姐拜为姐妹。就把椅子坐在旁边。改名邵翼明。吩咐家人都称大相公；如有违慢，定行重责。不在话下。且说潘忠那晚眼也不合，清早便来伺候。等到午上，不见出来。只得央门上人禀知。邵爷唤进去说道：“张廷秀本是良家之子，被人谋害，亏你们救了，暂为戏子。如今我已收留了。你们另自合人罢。”教家人取五两银子赏他。潘忠听见邵爷留了廷秀，开了口半晌还合不下。无可奈何，只得叩头作谢而去。邵爷即日就请个先生，收拾书房读书。廷秀虽然荒废多时，恰喜得专工勤学，埋头两个多月，做来文字，浑如锦绣一般。邵爷好不快活。那年正值乡试之期，即便援例入监。到秋间应试，中了第五名正魁。喜得邵爷眼花没缝。廷秀谢过主司，来禀邵爷，要到苏州救父。邵爷道：“你且慢着！不如先去会试。若得连科，谋选彼处地方，查访仇人正法，岂不痛快！倘或不中，也先差人访出仇家，然后我同你去，与地方官说知，拿来问罪。如今若去，便是打草惊蛇，必被躲过，可不劳而无功，却又错了会试？”廷秀见说得有理，只得依允。那时邵爷满意欲将小姐配他。因先继为子，恐人谈论，自不好启齿，倩媒略露其意。廷秀一则为父冤未泄，二则未知玉姐志向何如，不肯先作负心之人。与邵爷说明，止住此事，收拾上京会试。正是：

未行雪耻酬凶事，先作攀花折桂人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张文秀自到河南，已改名褚嗣茂。褚长者夫妻珍重如宝，延师读书。文秀因日夜思念父母兄长，身子虽居河南，那肝肠还挂在苏州，那有心情看到书上。眼巴巴望着褚长者往下路去贩布，跟他回家。谁知褚长者年纪老迈，家道已富，褚妈妈劝他弃了这行生意，只在家中营运。文秀闻得这个消息，一发忧郁成病。褚长者请医调治，再三解劝。约莫住了一年光景，正值宗师考取童生。文秀带病去赴试，便得入泮。常言道：“福至心灵。”文秀入泮之后，到将归家念头撇过一边，想道：“我如今进身有路了。且赶一名遗才入场。倘得侥幸连科及第，那时救父报仇，岂不易如翻掌！”有了这般志气，少不得天随人愿，纵然有了科举，三场已毕，名标榜上。赴过鹿鸣宴，回到家中拜见父母。喜得褚长者老夫妻天花乱坠。那时亲邻庆贺，宾客填门，把文秀好不奉承。多少富室豪门，情愿送千金礼物聘他为婿。文秀一心在父亲身上，那里肯要。忙忙的约了两个同年，收拾行李，带领仆从起身会试。褚长者老夫妻直送到十里外，方才分别。在路晓行夜宿，非止一日，到了京都。觅个寓所安下。也是天使其然，廷秀，文秀兄弟恰好作寓在一处。左右间壁，时常会面。此时居移气，养移体，已非旧日枯槁之容了。然骨韵

犹存，不免睹影思形。只是一个浙江邵翼明贵介公子，一个是河南褚嗣茂富室之子，做梦也不想到亲弟兄头上。不一日，三场已毕，同寓举人候榜，拉去行院中游串，作东戏耍。只有邵褚二人，坚决不行。褚嗣茂遂不于寓中治帖，邀请邵翼明闲讲，以遣寂寞。两下坐谈，愈觉情热。嗣茂先问：“邵兄何以不往院中行走？莫非尊大人台训严切？”翼明潸然下泪道：“小弟有伤心之事难言。今日会试，亦非不得已，况于闲串，那有心情！只是尊兄为何也不去行走？如此少年老成，实是难得。”嗣茂凄然长叹道：“若说起小弟心事，比仁兄加倍不堪。还候仁兄高发，替小弟做个报仇泄恨之人。”翼明见话头有些相近，便道：“你我虽则隔省同年，今日天涯相聚，便如骨肉一般。兄之仇，即吾仇也。何不明言，与小弟知之？”嗣茂沉吟未答。连连被逼，只得叙出真情。才说得几句，不待词毕，翼明便道：“原来你就是文秀兄弟。则我就是你哥哥张廷秀！”两下抱头大哭，各叙冒姓来历。且喜都中乡科，京都相会。一则以悲，一则以喜。

分明久旱逢甘雨，赛过他乡遇故知。

莫问洞房花烛夜，且看金榜挂名时。

春榜既发，邵翼明、褚嗣茂俱中在百名之内。到得殿试，弟兄俱在二甲。观政已过，翼明选南直隶常州推官，嗣茂考选了庶吉士，入在翰林。救父心急，遂告个给假，与翼明同回苏州。一面寓书打发家人归河南，迎褚长者夫妻至苏州相会，然后入京，不题。弟兄二人离了京师，由陆路而回。到了南京，廷秀先来拜见邵爷，老夫妻不胜欢喜。廷秀禀道：“兄弟文秀得河南褚长者救捞，改名褚嗣茂，亦中同榜进士，考选庶吉士，与儿同回，要见爹爹。”邵爷大惊道：“天下有此奇事！快请相见！”家人连忙请进。文秀到了厅上，扯把椅子正中放个，请邵爷上坐，行拜见之礼。邵爷那里肯要，说道：“岂有此理！足下乃是尊客，老夫安敢僭妄？”文秀道：“家兄蒙老伯收录为子，某即犹子也。理合拜见。”两下谦让一回。邵爷只得受了一礼。文秀又请老夫人出来拜见。邵爷备起庆喜筵席，直饮至更余方止。次日，本衙门同僚知得，尽来拜方。弟兄二人以次答拜。是日午间小饮，邵爷问文秀道：“尊夫人还是向日聘在苏州？还是在河南娶的？”文秀道：“小侄因遭家难，尚未曾聘得。”邵爷道：“原来贤侄还没有婚事。老夫不揣，止有一女，年十九岁了。虽无容德，颇晓女织。贤侄倘不弃嫌，情愿奉侍箕帚。”文秀道：“多感老伯俯就，岂敢有违！但未得父母之命，不敢擅专。”廷秀道：“爹爹既有这段美情，俟至苏州，禀过父母，然后行聘便了。”邵爷道：“这也有理。”正话间，只听得外边喧嚷。教人问时，却是报邵爷升任福建提学僉事。邵爷不觉喜溢于面。即吩咐家人犒劳报事的去了。廷秀弟兄起身把盏称贺。邵爷道：“如今总是一路。再过几日同行何如？”廷秀道：“待儿辈先行，在苏州相候罢。”邵爷依允。次日，即雇了船只，作别邵爷，带领仆从，离了南京。顺流而至，只一日已抵镇江。吩咐船家，路上不许泄漏是常州理刑，舟人那敢怠惰。过了镇江、丹阳，风水顺溜，两日已到苏州。把船泊在胥门马头上。弟兄二人只做平人打扮，带了些银两，也不教仆从跟随，悄悄的来到司狱司前。望见自家门头，便觉凄然泪下。走入门来，见母亲正坐在矮凳上，一头绩麻，一边流泪。上前叫道：“母亲，孩儿回来了！”哭拜于地。陈氏打磨泪眼，观看道：“我的亲儿，你们一向在那里不回？险些想杀了我！”相抱大哭。二子各将被害得救之故，细说一遍。又低低说道：“孩儿如今俱得中进士，选常州府推官，兄弟考选庶吉士。只因记挂爹妈，未去赴任，先

来观看母亲。但不知爹爹身子安否？”陈氏听见儿子都已做官，喜从天降，把一天愁绪撇开，便道：“你爹全亏了种义，一向到也安乐。如今恤刑坐于常熟，解审去了。只在明后日回来。你既做了官，怎的救得出狱？”廷秀道：“出狱是个易事。但没处查那害我父子的仇人，出这口恶气。”文秀道：“且救出我爹爹，再作区处。”廷秀又问道：“向来王员外可曾有人来询问？媳妇还是守节在家，还是另嫁人了？”陈氏道：“自你去后，从无个小使来走遭。我又且日夜啼哭，也没心肠去问的。到是王三叔在门首经过说起，方晓得王员外要将媳妇改配，不从，上了吊救醒的。如今又隔年余，不知可能依旧守节？我几遍要去，一则养娘又死，无人同去；二则想他既已断绝我家，去也甘受怠慢，故此却又中止。你只记他好处，休记他歹处。纵使媳妇已改嫁，明日也该去报谢。”廷秀听了这话，又增一番凄惨，齐答道：“母亲之言有理！”廷秀向文秀道：“爹爹又不在此，且去寻一乘轿子来，请母亲到船上去罢。”文秀即去雇下。陈氏收拾了几件衣服，其余粗重家火，尽皆弃下。上了轿子，直至河口下船。可怜母子数年隔别，死里逃生；今日衣锦还乡，方得相会。这才：

兄弟同榜，锦上添花；母子相逢，雪中送炭。

次早，二人穿起公服，各乘四人轿，来到府中。太爷还未升堂，先来拜理刑朱推官。那朱四府乃山东人氏，父亲朱布政与邵爷却是同年。相见之间，十分款洽。朱四府道：“二位老先生至此，缘何馆驿中通不来报？”廷秀道：“学生乃小舟来的，不曾干涉驿递，故尔不知。”朱四府道：“尊舟泊在那一门？”廷秀道：“舟已打发去了，在专诸巷王玉器家作寓。”朱四府又道：“选在何日上任？”廷秀道：“尚有冤事在苏，还要求老先生昭雪，因此未曾定期。”朱四府道：“老先生有何冤事？”廷秀教朱爷屏退左右，将昔年父亲被陷前后情节，细细说出。朱四府惊骇道：“原来二位老先生乃是同胞，却又罹此冤事！待张老先生常熟解审回时，即当差人送到寓所，查究仇家治罪。”弟兄一齐称谢。别了朱四府，又来拜太守，也将情事细说。俗语道：“官官相为。”见放着弟兄两个进士，莫说果然冤枉，就是真正强盗，少不得也要周旋。当下太守说话，也与朱四府相同。廷秀弟兄作谢相别，回到船里。对兄弟道：“我如今扮作贫人模样，先到专诸巷打探，看王员外如何光景。你便慢慢随后衣冠而来。”商议停当，廷秀穿起一件破青衣，戴个帽子，一径奔到王员外家来。且说赵昂二年前解粮进京，选了山西平阳府洪洞县县丞。这个县丞，乃是数一数二的美缺，顶针捱住。赵昂用了若干银子，方才谋得。在家守得年余，前官方满，择吉起身。这是在家作别亲友，设戏酒饯待，恰好廷秀来打探。听得里边锣鼓声喧，想道：“不知为甚恁般热闹？莫不是我妻子新招了女婿么？”心下疑惑。又想道：“且闯进去看是何如？”望着里边直闯，劈面遇见王进。廷秀叫声：“王进那里去？”王进认得是廷秀，吃了一惊，乃道：“呀，三官一向如何不见？”廷秀道：“在远处顽耍，昨日方回。我且问你，今日为何如此热闹？可是玉姐新招了女婿么？”王进在急忙间，不觉真心露吐，乃道：“阿弥陀佛！玉姐为了你，险些送了性命，怎说这话！”廷秀先已得了安家帖，便道：“你有事自去。”王进去后，竟望里面而来。到了厅前，只见宾客满座，童仆纷坛。分开众人，上前先看一看，那赵昂在席上扬扬得意，戏子扮演的却是王十朋《荆钗记》。心中想道：“当日丈人赶逐我时，赵昂在旁冷言挑拨，他今日正在兴头上，我且羞他一羞。”便捱入厅中，举着手团团一转道：“列位高亲请了！”廷秀昔年去时，

还未曾冠。今且身材长大，又戴着帽子，众亲眷便不认得是谁。廷秀覆身向王员外道：“爹爹拜揖！”终须是旦夕相见的眼熟，王员外举目观看，便认得是廷秀，也吃一惊。想道：“闻得他已死了，且又还在。”又见满身褴褛，不成模样。便道：“你向来在何处？今日到此怎么？”廷秀道：“孩儿向在四方做戏，今日知赵姨夫荣任，特来分一曲奉贺。”王员外因女儿作变，不肯改节，初时员外到有个相留之念，故此好言问他。今听说在外做戏，恼得登时气紫了面皮，气倒在椅上，喝道：“畜生！谁是你的父亲？还不快走！”廷秀道：“既不要我为父子称呼，叫声岳丈何如？”王员外又怒道：“谁是你的岳丈？”廷秀道：“父亲虽则假的，岳父却是真的，如何也叫不得？”赵昂一见廷秀，已是吓勾，面如土色。暗道：“这小杀才，已绑在江里死了，怎生的全然无盖？莫非杨洪得了银子放他走了，却来哄我？”又听得称他是姨夫，也喝道：“张廷秀，那个是你的姨夫来，胡言乱语？若不走，教人打你这花子的孤拐。”廷秀道：“赵昂，富贵不压于乡里。你便做得这个蚂蚁官儿，就是这等轻薄。我好意要做曲戏儿贺你，反恁般无礼！”赵昂见叫了他的名字，一发大怒，连叫家人快锁这花子起来。那时王三叔也在座间，说道：“你们不要乱嚷。是亲不亲，另日再说。既是他会做戏，好情来贺你，只当做戏子一般，演几曲戏顽顽，有何不可，却这般着恼！”推着廷秀背道：“你自去扮来，不要听他们。”众亲戚齐拍手道：“还是三叔说得有理！”将廷秀推入戏房中，把纱帽员领穿起，就顶王十朋《祭江》这一折。廷秀想着玉姐曾被逼嫁上吊，恰与玉莲相仿，把胸中真境敷演在这折戏上，浑如王十朋当日亲临。众亲戚眼泪都看出来，连声喝采不迭。只有王员外、赵昂又羞又气。正做之间，忽见外面来报，本府太爷来拜常州府理刑邵爷、翰林院褚爷。慌得众宾客并戏子就存坐不住，戏了歇了。王员外、赵昂急奔出外边，对赍帖的道：“并没甚邵爷、褚爷在我家作寓。”赍帖的道：“邵爷今早亲口说寓在你家，如何没有？”将帖子放下道：“你们自去回覆。”竟自去了。王员外和赵昂慌得手足无措，便道：“怎得个会说话的才好？”廷秀又说道：“爷爷，待我与你回罢。”王员外这时，巴不得有个人儿回话，便是好了。见廷秀肯去，到将先前这股怒气撇开，乃道：“你若回得甚好。”看他还戴着纱帽，穿着员领，又道：“既如此，快去换了衣服。”廷秀道：“就是恁般罢了，谁耐烦去换！”赵昂道：“官府事情，不是取笑的。”廷秀笑道：“不干你们事，有我在，料道不累你。”王员外道：“你莫不风了？”廷秀又笑道：“就是风了，也让我自去，不干你们事。”只听得铺兵锣响，太守已到。王员外、赵昂着急，撇下廷秀，躲进去了。廷秀走出门前，恰好太守不轿。两下一路打恭，直至茶厅上坐下攀谈。吃过两杯茶，谈论多时，作别而去。有诗为证：

谁识毗陵邵理刑，就是场中王十朋？

太守自来宾客散，仇人暗里自心惊。

却说玉姐日夕母子为伴，足迹不下楼来。那赵昂妻子因老公选了官，在他面前卖弄，他也全然不理。这王员外已开筵做戏，瑞姐来请看戏，玉姐不肯。连徐氏因女儿不愿，也不走出来瞧。少顷，瑞姐见廷秀在厅前这番闹吵，心下也是骇异。又看见当场扮戏，故意跑进来报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！你日夜思想妹夫，如今已是来了。见在外边扮戏。”玉姐只道是生这话来笑他，脸上飞红，也不答应。徐氏也认是假话，不去睬他。瑞姐见他们冷淡，又笑道：“再去看妹夫做戏。”即便下楼。不一时，丫环们都进来报，徐氏还不肯信。

亲至遮堂后一望：果是此人。心下又惊又喜。暗叹道：“如何流落到这个地位？”瑞姐道：“母亲，可是我说谎么？”徐氏总不应他。竟归楼上说与女儿。玉姐一方不发，腮边珠泪乱落。徐氏劝道：“女儿不必苦了，还你个夫妻快活过日。”劝了一回，恐王员外又把廷秀逐去，放心不下。复走出观看，只见赵昂和瑞姐望里边乱跑，随后王员外也跑进来。你道为何？原来王员外、赵昂，太守到时，与众宾客躲入里边。忽见家人报道：“三官陪着太守，已是说话。”众人通不肯信。齐至通常后张看，果然两下一递一答说话。王员外暗道：“原来这冤家已做官了，却乔妆来哄我？懊悔昔时错听了谗言，将他逐出。幸喜得女儿存心正，不肯改嫁，还好解释。不然，却怎生处？只是适来又说了他几句言语，无颜相见。且叫妈妈来做引头。”因此乱跑。自古道：“贼人心虚。”那赵昂因有旧事在心上，比王员外更是不同，吓的魂魄俱无。报知妻子，同回里面，打点收拾，明日起身，躲避这个冤家，连酒席也不想终了。正是：

早知今日，悔不当初！

且说王员外跑来看见徐氏，便喊道：“妈妈，小女婿来了。”徐氏道：“回了便罢，何消恁般大惊小怪！”王员外道：“不消说起，适来如此如此。我因无颜见他，特请你做个解冤释结的。”徐氏得了这几句话，喜从天降，乃道：“有这等事！”教丫环上楼报知玉姐，与王员外同出厅前，廷秀正送了太守进来。众亲眷多来相迎。徐氏道：“三官，想杀我也！你往何处去了？再无处寻访。”廷秀方上前请老夫妇坐下，纳头便拜。王员外以手扶住道：“贤婿，老夫得罪多时，岂敢又要劳拜！”廷秀道：“某实不才，不能副岳丈之意，何云有罪！”拜罢起来，与众亲眷一一相见已毕。廷秀道：“赵姨夫如何不见？快请来相见。”童仆连忙进来。赵昂本不欲见他，又恐不出去，反使他疑心，勉强的来相见，说道：“适言语冲撞，望勿记怀！”廷秀笑道：“是我不达，自取其辱，怎敢怪姨夫？”赵昂羞惭无地。王员外见廷秀冷言冷语，乃道：“贤婿，当初误听谗言，一时错怪了你，如今莫计较罢。”徐氏道：“你这几年却在那里？怎地就得了官？”廷秀乃将被人谋害，直至做官前后话细说。却又不说出兄弟做官的缘故。众亲眷听了，无不嗟叹。乃道：“只是甚冤家下此毒手，可晓的么？”廷秀道：“若是晓的，却便好了。”那时廷秀这般样说，赵昂在旁边上一回红，一回白，好不心慌。直听到“不晓的”这句，方才放下心肠。王三叔道：“不要闲讲了，且请坐着。待我借花献佛，奉敬一杯贺喜。”众亲眷多要逊廷秀坐第一位。廷秀不肯。再三谦逊不过，只得依了他。竟穿着行头中冠带，向外而坐。戏子重新登场定戏。这时众亲眷把他好不奉承。徐氏自回楼上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张权解审恤刑，却原是杨洪这班人押解。元来捕人拿了强盗，每至审录，俱要原捕押解。其中恐有冤枉，便要审，故此脱他不得。那杨洪临起解时，先来与赵昂要银若干盘缠，与兄弟杨洪一齐同行。及至转来，将张权送入狱中，弟兄二人假来回复赵昂，又要索诈他的东西。到了专诸巷内，一路听得人说太守方才到王家拜望。杨洪弟兄疑惑道：“赵昂是个监生官，如何太爷去拜他？且又不是属下。”到了王家门首，只听得里边便闹热做戏，门首悄悄的不见一人，却又不敢进去，坐在门前石上，等个人出来问个信。刚刚坐了，忽见一乘四人轿抬到门前歇下，走出一位少年官员。他二人连忙站起。那官员是谁？便是庶吉士张文秀。他跨入门来，抬头看见二人，到吃一惊。认得一个是杨洪，一个是谋他性命的公差。想道：“元来是他一路！”

不知为何坐在此间？”且不说破，竟望里面而去。杨洪已不认得，向兄弟说：“赵昂多大官儿，却有大官府来拜！”你道杨洪如何便认不得了？文秀当初谋他命时，还是一个小童，如今顶冠束带，又是一番气象，如何便认得出。文秀乃切骨之仇，日夜在心，故此一经眼，即便认得。且说文秀走入里面，早有人看见，飞报进去道：“又有一位官府来拜了。”话犹未了，文秀已到厅前。众亲眷并戏子们看见，各自四散奔开，只单撇下廷秀一人。王员外原在遮堂后张看。这官员却又比先前太守不同，廷秀也不与他作揖，站起身说道：“你来了。”文秀说道：“如何见我来了都走散了？”廷秀忍不住笑。文秀道：“莫要笑！有要紧话在此。”附耳低声道：“便是谋你我的公差与杨洪，都坐在外面。”廷秀惊道：“有这等事！如何坐在这里？其中可疑。快些拿住，莫被他走了。”一面讨上冠带，换了身上行头。文秀即差众家人出去擒拿。廷秀一面换起冠带，脱下行头。且说众人赶出去，揪翻杨洪兄弟，拖入里边来。杨洪只是赵昂的缘故，口中骂道：“忘恩负义的贼！我与你干了许多大事，今日反打我么？”正在乱时，报道：“理刑朱爷到了。”众家人将杨洪推在半边。廷秀兄弟出来相迎，接在茶厅上坐下。廷秀耐不住，乃道：“老先生，天下有这般怪事！谋害愚兄弟的强盗，今日自来送死，已被拿住。”朱四府道：“如今在那里？”廷秀教众人推到面前跪下。廷秀道：“你二人可认得我了？”杨洪道：“小人却认不得二位老爷。”文秀道：“难道昔年趁船到镇江告状，绑入水中的人就不认得了。”二人闻言，已知是张廷秀弟兄。吓的缩作一堆。朱四府道：“且问你有甚冤仇，谋害他一家？”二人道：“没甚冤仇。”朱四府道：“既无冤仇，如何生此歹心？”二人料性命难保。想起赵昂平日送的银子，又不爽利，怎生放的他过！便道：“不干小人之事，都是赵昂与他有仇，要谋害二位老爷父子，央小人行的。”廷秀弟兄闻言失惊道：“元来正是这贼！我与他有甚冤仇，害我父子？”朱四府道：“赵昂是何人？住在那里？”廷秀道：“是个粟监，就住在此间。”朱四府喝声：“快拿！”手下人一声答应，蜂拥进去，把赵昂拿出。那时惊得一家儿啼女哭，不知为甚。亲眷都从后门走了，戏子见这般沸乱，也各自散去了。那赵昂见了杨洪二人，已知事露，并无半言。朱四府即起身同到府中，差人到狱内将张权释放，讨乘轿子送到王家。然后细鞫赵昂。初时抵赖，用其刑具，方才一一吐实。杨洪又抬出两个摇船帮手，顷刻间也拿到来。赵昂、杨洪、杨江各打六十，依律问斩。两个帮手各打四十，拟成绞罪。俱发狱司监禁。朱四府将廷秀父子被陷始末根由，备文申抚按，会同题请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廷秀弟兄送朱四府去后，回到里边，易下了公服。那时王员外方知先来那官便是张文秀。老夫妇齐出来相见。问朱四府因甚拿了赵昂？廷秀说出真情。王员外咬牙切齿，恨道：“原来都是这贼的奸计！”正说间，丫环来报，瑞姐吊死了。原来瑞姐知道事露，丈夫拿去，必无活理。自觉无颜见人，故此走了这条径路。王员外与徐氏因恨他夫妻生心害人，全无苦楚。一面买棺盛殓，自不必说。王员外分付重整筵席款待，一面差人到船迎取陈氏。一时间家人报道：“朱爷差人送太老爷来了。”廷秀弟兄、王员外一齐出去相迎。恰好陈氏轿子也至。夫妻母子一见，相抱而哭。正是：

苦中得乐浑如梦，死里逃生喜欲狂。

一家骨肉重聚会，千载令人笑起昂。

张权道：“我只道今生永无好期了，不料今日复能父子相逢！”一路哭

到堂中。先向王员外、徐氏称谢。王员外再三请罪。然后二子叩拜，将赵昂前后设谋陷害情由，细细诉说。说到伤心处，父子大哭。不想哭兴了，竟忘记打发了朱爷差人。那差人同家人们来禀了，廷秀方写谢帖，赏差人三钱银子去。当下徐氏与陈氏自归后房，玉姐下楼拜见。儿媳又是一番凄楚。少顷，筵宴已完，内外两席，直饮到半夜方止。次日，廷秀弟兄到府中谢过朱四府。打发了船只。一家都住于王员外家中。等邵爷到后，完姻赴任。廷秀又将邵爷愿招文秀为婿的事，禀明父母。备下聘礼，一到便行。半月之后，邵爷方至。河南褚长者夫妻也到。常州府迎接的吏书也都到了。那时王员外门庭好不热闹。廷秀主意，原作成王三叔为媒，先行礼聘了邵小姐，然后选了吉日，弟兄一齐成亲。到了这日，王员外要夸炫亲戚，大开筵席，广请亲朋，笙箫招地，鼓乐喧天。花烛之下，乌纱绛袍，凤冠霞帔，好不气象。恰好两对新入，配着四双父母。有诗为证：

四姓亲家皆富贵，两双夫妇倍欢娱；  
枕边忽诉伤心话，泪珠犹然洒绣帟。

那府县官闻知，都去称贺。三朝之后，各自分别起身。张权夫妇随廷秀常州上任，褚长者与文秀自往京中。邵爷自住福建。王员外因家业广大，脱身不得，夫妻在家受用。不则一日，圣旨颁下，依拟将赵昂、杨洪、杨江处斩。按院就委廷秀监斩。出决之日，看的人如山如海。都道赵昂自作之孽，亲戚中无有怜之者。连丈人王员外也不到法场来看。正是：

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！  
劝君莫把欺心传，湛湛青天不可欺。

廷秀念种义之恩，托朱爷与他开招释罪。又因父亲被人陷害，每事务必细询，鞠出实情，方才定罪。为此声名甚大。行取至京，升为主事。文秀以散馆点了山西巡按。那张权念祖茔俱在江西，原归故土，恢复旧业，建第居住。后来邵爷与褚长者身故，廷秀兄弟，各自给假为之治丧营葬。待三年之后，方上表，复了本姓。廷秀生了三子，将次子继了王员外之后，三子继邵爷之后，以后当年结义父子之恩。文秀亦生二子，就将次子继了褚长者香火。张权夫妻寿至九旬之外，无疾而终。王员外夫妻共享遐龄。廷秀弟兄俱官至八座之位。至今子孙科甲不绝。诗曰：

繇来白屋出公卿，到底穷通未可凭。  
凡事但存天理在，安心自有福来临。

(《醒世恒言》)

## 十五贯戏言成巧祸

聪明伶俐自天生，懵懂痴呆未必真。  
嫉妒每因眉睫浅，戈矛时起笑谈深。  
九曲黄河心较险，十重铁甲面堪憎。  
时因酒色亡家国，几见诗书误好人！

这首诗，单表为人难处。只因世路窄狭，人心叵测。大道既远，人情万端。熙熙攘攘，都为利来。蠢蠢，皆纳祸去。持身保家，万千反覆。所以古人云：颦有为颦，笑有为笑。颦笑之间，最宜谨慎。这回书，单说一个官人，只因酒后一时戏笑之言，遂至杀身破家，陷了几条性命。且先引下一个故事来，权做个得胜头回。

却说故宋朝中，有一个少年举子，姓魏名鹏举，字冲霄，年方一十八岁，娶得一个如花似玉的浑家。未及一月，只因春榜动，选场开，魏生别了妻子，收拾行囊，上京应取。临别时，浑家分付丈夫：“得官不得官，蚤蚤回来，休抛闪了恩爱夫妻！”魏生答道：“功名二字，是俺本领前程，不索贤卿忧虑。”别后登程到京，果然一举成名，降授一甲第二名榜眼及第。在京甚是华艳动人，少不得修了一封家书，差人接取家眷入京。书上先叙了寒温及得官的事，后却写下一行，道是：“我在京中早晚无人照管，已讨了一个小老婆，专候夫人到京，同享荣华。”家人收拾书程，一径到家，见了夫了，称说贺喜。因取家书呈上。夫人拆开看了，见是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便对家人道：“官人直恁负恩！甫能得官，便娶了二夫人。”有人便道：“小人在京，并没见有此事。想是官人戏谑之言！夫人到京，便知分晓，不得忧虑！”夫人道：“恁地说，我也罢了！”却因人舟未便，一面收拾起身，一面寻觅便人，先寄封平安家书到京中去。那寄书人到了京中，寻问新科魏榜眼寓所，下了家书，管待酒饭自回，不题。

却说魏生接书，拆开来看了，并无一句闲言闲语，只说道：“你在京中娶了一个小老婆，我在家中也嫁了一个小老公，早晚同赴京师也。”魏生见了，也只道是夫人取笑的说话，全不在意。未及收好，外面报说：有个同年相访。京邸寓中，不比在家宽转，那人又是相厚的同年，又晓得魏生并无家眷在内，直至里面坐下，叙了些寒温。魏生起身去解手，那同年偶翻桌上书帖，看见了这封家书，写得好笑，故意朗诵起来。魏生措手不及，通红了脸，说道：“这是没理的事！因是小弟戏谑了他，他便取笑写来的。”那同年呵呵大笑道：“这节事却是取笑不得的。”别了就去。那人也是一个少年，喜谈乐道，把这封家书一节，顷刻间遍传京邸。也有一班妒忌魏生少年登高科的，将这桩事只当做风闻言事的一个小小新闻，奏上一本，说这魏生年少不检，不宜居清要之职，降处处任。魏生懊恨无及。后来毕竟做官蹭蹬不起，把锦片也似一段美前程，等闲放过去了。这便是一句戏言，撒漫了一个美官。今日再说一个官人，也只为酒后一时戏言，断送了堂堂七尺之躯，连累两三个人，枉屈害了性命。却是为着甚的？有诗为证。

世路崎岖实可哀，傍人笑口等闲开。

白云本是无心物，又被狂风引出来。

却说南宋时，建都临安，繁华富贵，不减那汴京故国。去那城中箭桥左侧，有个官人，姓刘名贵，字君荐，祖上原是有根基的人家。到得君荐手中，却是时乖运蹇。先前读书，后来看看不济，却去改业做生意，便是半路上出

家的一般。买卖行中，一发不是本等伎俩，又把本钱消折去了。渐渐大房改换小房，赁得两三间房子，与同浑家王氏，年少齐眉。后因没有子嗣，娶下一个小娘子，姓陈，是陈卖糕的女儿，家中都呼为二姐。这也是先前不十分穷薄的时，做下的勾当。至亲三口，并无闲杂人在家。那刘君荐，极是为人和气，乡里见爱，都称他刘官人。“你是一时运限不好，如此落莫，再过几时，定时有个亨通的日子！”说便是这般说，那得有些些好处？只是在家纳闷，无可奈何！

却说一日闲坐家中，只见丈人家里的老王——年近七旬——走来对刘官人说道：“家间老员外生日，特令老汉接取官人娘子，去走遭。”刘官人便道：“便是我日逐愁闷过日子，连那泰山的寿诞，也都忘了。”便同浑家王氏，收拾随身衣服，打叠个包儿，交与老王背了。分付二姐：“看守家中，今日晚了，不能转回，明晚须索来家。”说了就去。离城二十余里，到了丈人王员外家，叙了寒温。当日坐间客众，丈人女婿，不好十分叙述许多穷相。到得客散，留在客房里宿歇。直到天明，丈人却来与女婿攀话，说道：“姐夫，你须不是这等算计。‘坐吃山空，立吃地陷’。‘咽喉深似海，日月快如梭’。你须计较一个常便！我女儿嫁了你一生，也指望丰衣足食，不成只是这等就罢了！”刘官人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是。泰山在上，道不得个‘上山擒虎易，开口告人难’。如今的时势，再有谁似泰山这般看顾我的！只索守困，若去求人，便是劳而无功。”丈人便道：“这也难怪你说。老汉却是看你们不过，今日赍助你些少本钱，胡乱去开个柴米店，赚得些利息来过日子，却不好么？”刘官人道：“感蒙泰山恩顾，可知是好。”当下吃了午饭，丈人取出十五贯钱来，付与刘官人道：“姐夫，且将这些钱去，收拾起店面，开张有日，我便再应付你十贯。你妻子且留在此过几日，待有了开店日子，老当亲送女儿到你家，就来与你作贺。意下如何？”刘官人谢了又谢，驮了钱一径出门。到得城中，天色却早晚了，却撞一个相识，顺路在他家门首经过。那人也要做经纪的人，就与他商量一会，可知是好。便去敲那人门时，里面有人应喏，出来相揖，便问：“老兄下顾，有何见教？”刘官人一一说知就里。那人便道：“小弟闲在家中，老兄用得着时，便来相帮。”刘官人道：“如此甚好。”当下说了些生意的勾当。那人便留刘官人在家，现成杯盘，吃了三杯两盏。刘官人酒最不济，便觉有些朦胧起来，抽身作别，便道：“今日相扰，明早就烦老兄过寒家，计议生理。”那人又送刘官人至路口，作别回家，不在话下。若是说话的同年生，并肩长，拦腰抱住，把臂抱回，也不见得受这般灾悔！却教刘官人死得不如：

《五代史》李存孝，《汉书》中彭越。

却说刘官人驮了钱，一步一步捱到家中敲门，已是点灯时分。小娘子二姐独自在家，没一些事做，守得天黑，闭了门，在灯下打瞌睡。刘官人敲门，他那里便听见？敲了半晌，方才知觉。答应一声来了，起身开了门。刘官人进去，到了房中，二姐替刘官人接了钱，放在桌上，便问：“官人何处那移这项钱来，却是甚用？”那刘官人一来有了几分酒，二来怪他开得门迟了，且戏言吓他一下，便道：“说出来，又恐你见怪；不说时，又须通你得知。只是我一时无奈，没计可施，只得把你典与一个客人，又因舍不得你，只典得十五贯钱。若是我有些好处，另利赎你回来。若明照前这般不顺溜，只索罢了！”那小娘子听了，欲待不信，又见十五贯钱，堆在面前。欲待信来，他平白与我没半句言语，大娘子又过得好，怎么便下得这等狠心辣手！疑狐不决。只

得再问道：“虽然如此，也须通知我爹娘一声。”刘官人道：“若是通知你爹娘，此事断然不成。你明日且到了人家，我慢慢央人与你爹娘说通，他也须怪我不得。”小娘子又问：“官人今日在何处吃酒来？”刘官人道：“便是把你典与人，写了文书，吃他的酒，才来的。”小娘子又问：“大姐姐如何不来？”刘官人道：“他因不忍见你分离，待得你明日出了门才来，这也是我没计奈何，一言为定。”说罢，暗地忍不住笑。不脱衣裳，睡在床上，不觉睡去了。那小娘子好生摆脱不下：“不知他卖我甚色样人家？我须先去爹娘家里说知。就是他明日有人来要我，寻到我家，也须有个下落。”沉吟了一会，却把这十五贯钱，一垛儿堆在刘官人脚后边。趁他酒醉，轻轻的收拾了随身衣服，款款的开了门出去，拽上了门。却去左边一个相熟的邻舍，叫做朱三老儿家里，与朱三妈宿了一夜，说道：“丈夫今日无端卖我，我须先去与爹娘说知。烦你明日对他说一声，既有了主顾，可同我丈夫到爹娘家中来，讨个分晓，也须有个下落。”那邻舍道：“小娘子说得有理，你只顾自去，我便与刘官人说知就理。”过了一宵，小娘子作别去了不题。正是：

鳌鱼脱却金钩去，摆尾摇头再不回。

放下一头。却说这里刘官人一觉，直至三更方醒，见桌上灯犹未灭，小娘子不在身边。只道他还在厨下收拾家火，便唤二姐讨茶吃。叫了一回，没人答应，却待挣扎起来，酒尚未醒，不觉又睡了去。不想却有一个做不是的，日间赌输了钱，没处出豁，夜间出来掏摸些东西，却好到刘官人门首。因是小娘子出去了，门儿拽上不关，那贼略推一推，豁地开了。捏手捏脚，直到房中，并无一人知觉。到得床前，灯火尚明。周围看时，并无一物可取。摸到床上，见一人朝着里床睡去，脚后却有一堆青钱，便去取了几贯。不想惊觉了刘官人，起来喝道：“你须不近道理！我从丈人家借办得几贯钱来，养身活命；不争你偷了我的去，却是怎的计结！”那人也不回话，照面一拳，刘官人侧身躲过，便起身与这人相持。那人见刘官人手脚活动，便拔步出房。刘官人不舍，抢出门来，一径赶到厨房里。恰待声张邻舍，起来捉贼；那人急了，正好没出豁，却见明晃晃一把劈柴斧头，正在手边；也是人急计生，被他绰起，一斧正中刘官人面门，扑地倒了，又复一斧，斫倒一边。眼见得刘官人不活了，呜呼哀哉，伏惟尚飨。那人便道：“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却是你来赶我，不是我来寻你。”索性翻身入房，取了十五贯钱。扯条单被，包裹得停当，拽扎得爽俐，出门，拽上了门就走，不题。

次早邻舍起来，见刘官人家门也不开，并无人声息，叫道：“刘官人，失晓了。”里面没人答应。捱将进去，只见门也不关。直到里面，见刘官人劈死在地。“他家大娘子，两日家前已自往娘家去了，小娘子如何不见？”免不得声张起来。却有昨夜小娘子借宿的邻家朱三老儿说道：“小娘子昨夜黄昏时，到我家宿歇，说道：刘官人无端卖了他，他一径先到爹娘家里去了。教我对刘官人说，既有了主顾，可同到他爹娘家中，也讨得个分晓。今一面着人去追他转来，便有下落。一面着人去报他大娘子到来，再作区处。”众人都道：“说得是。”先着人去到王老员外家报了凶信。老员外与女儿哭起来，对那人道：“昨日好端端出门，老汉赠他十五贯钱，教他将来作本，如何便恁的被人杀了？”那去的人道：“好教老员外大娘子得知，昨日刘官人归时，已自昏黑，吃得半酣，我们都不晓得他有钱没钱，归迟归早。只是今早刘官人家，门儿半开，众人推将进去，只见刘官人杀死在地，十五贯钱一文也不见，小娘子也不见踪迹。声张起来，却有左邻朱三老儿出来，说道：

‘他家小娘子昨夜黄昏时分，借宿他家。小娘子说道：刘官人无端把他典与人了，小娘子要对爹娘说一声。住了一宵，今日径自去了。’如今众人计议，一面来报大娘子与老员外，一面着人去追小娘子。若是半路里追不着的时节，直到他爹娘家中，好歹追他转来，问个明白。老员外与大娘子，须索去走一遭，与刘官人执命。”老员外与大娘子急急收拾起身，管待来人酒饭，三步做一步，赶入城中，不题。

却说那小娘子，清早出了邻舍人家，挨上路去，行不上一二里，早是脚疼走不动，坐在路傍。却见一个后生，头带万字头巾，身穿直缝宽衫，背上驮了一个搭膊，里面却是铜钱，脚下丝鞋净袜，一直走上前来。到了小娘子面前，看了一看：虽然没有十二分颜色，却也明眸皓齿，莲脸生春，秋波送媚，好生动人。正是：

野花偏艳目，村酒醉人多。

那后生放下搭膊，向前深深作揖：“小娘子独行无伴，却是往那里去的？”小娘子还了万福，道：“是奴家要往爹娘家去，因走不上，权歇在此。”因问：“哥哥是何处来？今要往何方去？”那后生叉手不离方寸：“小人是村里人，因往城中卖了丝帐，讨得些钱，要往褚家堂那边去的。”小娘子道：“告哥哥则个，奴家爹娘也在褚家堂左侧，若得哥哥带挈奴家，同走一程，可知是好。”那后生道：“有何不可！既如此说，小人情愿伏侍小娘子前去。”两个厮赶着，一路正行，行不到二三里田地，只见后面两个人脚不点地，赶上前来。赶得汗流气喘，衣服拽开。连叫：“前面小娘子慢走，我却有话说话。”小娘子与那后生看见赶得蹊跷，都立住了脚。后边两个赶到跟前，见了小娘子与那后生，不容分说，一家扯了一个，说道：“你们干得好事！却走往那里去？”小娘子吃了一惊，举眼看时，却是两家邻舍，一个就是小娘子昨夜借宿的主人。小娘子便道：“昨夜也须告过公公得知，丈夫无端卖我，我自去对爹娘说知。今日赶来，却有何说？”朱三老道：“我不管闲帐，只是你家里有杀人公事，你须回去对理。”小娘子道：“丈夫卖我，昨日钱已驮在家中，有甚杀人公事？我只是不去。”朱三老道：“好自在性儿！你若真个不去，叫起地方有杀人贼在此，烦为一捉，不然，须要连累我们。你这里地方也不得清静。”那个后生见不是话头，便对小娘子道：“既如此说，小娘子只索回去，小人自家去休！”那两个赶来的邻舍，齐叫起来说道：“若是没有你在此便罢，既然你与小娘子同行同止，你须也去不得！”那后生道：“却又古怪！我自半路遇见小娘子，偶然伴他行一程，路途上有甚皂丝麻线，要勒措我同去？”朱三老道：“他家有了杀人公事，不争放你去了，却打没对头官司！”当下怎容小娘子和那后生做主。看的人渐渐立满，都道：“后生你去不得。你日间不作亏心事，半夜敲门不吃惊。便去何妨！”那赶来的邻舍道：“你若不去，便是心虚。我们却和你罢休不得。”四个人只得厮挽着一路转来。

到得刘官人门首，好一场热闹！小娘子入去看时，只见刘官人斧劈倒在地死了，床上十五贯分文也不见。开了口合不得，伸了舌缩不上去。那后生也慌了，便道：“我恁的晦气！没来由和那小娘子同走一程，却做了干连人。”众人都和闹着。正在那里分豁不开，只见王老员外和女儿一步一颠走回家来，见女婿尸身，哭了一场，便对小娘子道：“你却如何杀了丈夫？劫了十五贯钱，逃走出去？今日天理昭然，有何理说！”小娘子道：“十五贯钱，委是有的。只是丈夫昨晚回来，说是无计奈何，将奴家典与他人，典得十五贯身

价在此，说过今日便要奴家到他家去。奴家因不知他典与甚色样人家，先去与爹娘说知，故此趁夜深了，将这十五贯钱，一垛儿堆在他脚后边，拽上门，到朱三老家住了一宵，今早自去爹娘家里说知。我去之时，也曾央朱三老对我丈夫说，既然有了主儿，便同到我爹娘家里来交割。却不知因甚杀死在此？”那大娘子道：“可又来！我的父亲昨日明明把十五贯与他驮来作本，养赡妻小，他岂有哄你说是典来身价之理？这是你两日因独自在家，勾搭上了人；又见家中好生不济，无心守耐；又见了十五贯钱，一时见财起意，杀死丈夫，劫了钱。又使见识，往邻舍家借宿一夜，却与汉子通同计较，一处逃走。现今你跟着一个男子同走，却有何理说，抵赖得过！”众人齐声道：“大娘子之言，甚是有理。”又对那后生道：“后生，你却如何与小娘子谋杀亲夫？却暗是约定在僻静处等候一同去，逃奔他方，却是如何计结！”那人道：“小人自姓崔名宁，与那小娘子无半面之识。小人昨晚入城，卖得几贯丝钱在这里，因路上遇见小娘子，小人偶然问起往那里的，却独自一个行走。小娘子说起是与小人同路，以此作伴同行，却不知前后因依。”众人那里肯听他分说，搜索他搭膊中，恰好是十五贯钱，一文也不多，一文也不少。众人齐发起喊来道：“是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你却与小娘子杀了人，拐了钱财，盗了妇女，同往他乡，却连累我地方邻里打没头官司！”

当下大娘子结扭了小娘子，王老员外结扭了崔宁，四邻舍都是证见，一哄都入临安府中来。那府尹听得有杀人公事，即便升堂。便叫一千人犯，逐一从头说来。先是王老员外上去，告说：“相公在上，小人是本府村庄人氏，年近六旬，只生一女，先年嫁与本府城中刘贵为妻。后因无子，娶了陈氏为妾，呼为二姐。一向三口在家过活，并无片言。只因前日是老汉生日，差人接取女儿女婿一家，住了一夜。次日，因见女婿家中全无活计，养赡不起，把十五贯钱与小婿作本，开店养身。却有二姐在家看守。到得昨夜，女婿到家时分，不知因甚缘故，将女婿斧劈死了，二姐却与一个后生，名唤崔宁，一同逃走，被人追捉到来。望相公可怜见老汉的女婿，身死不明，奸夫淫妇，赃证现在，伏乞相公明断。”府尹听得如此如此，便叫陈氏上来：“你却如何通同奸夫，杀死了亲夫，劫了钱，与人一同逃走，是何理说？”二姐告道：“小妇人嫁与刘贵，虽是个小老婆，却也得他看承得好。大娘子又贤慧，却如何肯起这片歹心？只是昨晚丈夫回来，吃得半酣，驮了十五贯钱进门，小女人问他来历，丈夫说道，为因养赡不周，将小妇人典与他人，典得十五贯身价在此，又不通我爹娘得知，明日就要小妇人到他家去。小妇人慌了，连夜出门，走到邻舍家里，借宿一宵。今早一径先往爹娘家去，教他对丈夫说，既然卖我有了主顾，可到我爹妈家里来交割。才走得到半路，却见昨夜借宿的邻家赶来，捉住小妇人回来，却不知丈夫杀死的根由。”那府尹喝道：“胡说！这十五贯钱，分明是他丈人与女婿的。你却说是典你的身价，眼见的没巴臂的说话了。况且妇人家，如何黑夜行走？定是脱身之计。这桩事须不是你一个妇人家做的，一定有奸夫帮你谋财害命，你却从实说来。”那小娘子正待分说，只见几家邻舍一齐跪上去告道：“相公的言语，委是青天。他家小娘子，昨夜果然借宿在左邻第二家的，今早他自去了。小的们见他丈夫杀死，一面着人去赶，赶到半路，却见小娘子和那一个后生同走，苦死不肯回来。小的们勉强捉他转来，却又一面着人去接他大娘子与他丈人，到时，说昨日有十五贯钱，付与女婿做生理的。今者女婿已死，这钱不知从何而去。再三问那小娘子时，说道：他出门时，将这钱一堆儿堆在床上。却去搜那后

生身边，十五贯钱，分文不少。却不是小娘子与那后生通同谋杀？赃证分明，却如何赖得过？”府尹听他言言有理，就唤那后生上来道：“帝辇之下，怎容你这等胡行？你却如何谋了他小老婆，劫了十五贯钱，杀死他亲夫？今日同往何处？从实招来。”那后生道：“小人姓崔名宁，是乡村人氏。昨日往城中卖了丝，卖得这十五贯钱。今早偶然路上撞着这小娘子，并不知他姓甚名谁，那里晓得他家杀人公事？”府尹大怒喝道：“胡说！世间不信有这等巧事！他家失去了十五贯钱。你却卖的丝恰好也是十五贯钱，这分明是支吾的说话了。况且他妻莫爱，他马莫骑，你既与那妇人没甚首尾，却如何与他同行共宿？你这等顽皮赖骨，不打，如何肯招？”当下众人将那崔宁与小娘子，死去活来，拷打一顿。那边王老员外与女儿并一干邻右人等，口口声声，咬他二人。府尹也巴不得了结这段公案，拷讯一回，可怜崔宁和小娘子，受刑不过，只得屈招了。说是一时见财起意，杀死亲夫，劫了十五贯钱，同奸夫逃走是实。左邻右舍都指画了十字，将两人大枷枷了，送入死囚牢里，将这十五贯钱，给还原主，也只好奉与衙门中人做使用，也还不勾哩。府尹叠成文案，奏过朝廷，部覆申详，倒下圣旨，说：“崔宁不合奸骗人妻，谋财害命，依律处斩。陈氏不合通同奸夫，杀死亲夫，大逆不道，凌迟示众。”当下读了招状，大牢内取出二人来，当厅判一个斩字，一个剐字，押赴市曹，行刑示众。两人浑身是口，也难分说。正是：

哑子谩尝黄蘗味，难将苦口对人言。

看官听说，这段公事，果然是小娘子与那崔宁谋财害命的时节，他两人须连夜逃走他方，怎的又去邻舍人家借宿一宵？明早又走到爹娘家去，却被人捉住了？这段冤枉，仔细可以推详出来。谁想问官糊涂，只图了事，不想捶楚之下，何求不得。冥冥之中，积了阴鹭，远在儿孙近在身。他两个冤魂，也须放你不过。所以做官的，切不可率意断狱，任情用刑，也要求个公平明允。道不得个死者不可复生，断者不可复续，可胜叹哉！

闲话休题。却说那刘大娘子到得家中，设个灵位，守孝过日。父亲王老员外劝他转身，大娘子说道：“不要说起三年之久，也须到小祥之后。”父亲应允自去。光阴迅速，大娘子在家，巴巴结结，将近一年，父亲见他守不过，但叫家里老王去接他来，说：“叫大娘子收拾回家，与刘官人做了周年，转了身去罢。”大娘子没计奈何。细思：“父言亦是有理。”收拾了包裹，与老王背了，与邻舍家作别，暂去再来。一路出城，正值秋天，一阵乌风猛雨，只得落路，往一所林子去躲，不想走错了路，正是：

猪羊走屠宰之家，一脚脚来寻死路。

走入林子里去，只听他林子背后，大喝一声：“我乃静山大王在此！行人住脚，须把买路钱与我。”大娘子和那老王吃那一惊不小，只见跳出一个人来：

头带乾红凹面巾，身穿一领旧战袍，腰间红绢搭膊裹肚，脚下蹬一双乌皮皂靴。

手执一把朴刀舞刀前来。那老王该死，便道：“你这剪径的毛团！我须是认得你，做这老性命着与你兑了罢。”一头撞去，被他闪过空。老人家用力猛了，扑地便倒。那人大怒道：“这牛子好生无礼！”连搠一两刀，血流在地，眼见得老王养不大了。那刘大娘子见他凶猛，料道脱身不得，心生一计，叫做脱空计。拍手叫道：“杀得好！”那人便住了手，睁圆怪眼，喝道：“这是你甚么人？”那大娘子虚心假气的答道：“奴家不幸丧了丈夫，却被媒人哄诱，嫁了这个老儿，只会吃饭。今日却得大王杀了，也替奴家除了一

害。”那人见大娘子如此小心，又生得有几分颜色，便问道：“你肯跟我做个压寨夫人么？”大娘子寻思，无计可施，便道：“情愿伏侍大王。”那人回嗔作喜，收拾了刀仗，将老王尸首擗入涧中。领了刘大娘子到一所庄院前来，甚是委曲。只见大王向那地上，拾些土块，抛向屋上去，里面便有人出来开门。到得草堂之上，分付杀羊备酒，与刘大娘子成亲。两口儿且是说得着。正是：

明知不是伴，事急且相随。

不想那大王自得了刘大娘子之后，不上半年，连起了几主大财，家间也丰富了。大娘子甚是有识见，早晚用好言语劝他：“自古道：瓦罐不离井上破，将军难免阵中亡。你我两人，下半世也勾吃用了，只管做这没天理的勾当，终须不是个好结果！却不道是梁园虽好，不是久恋之家。不若改行从善，做个小小经纪，也得过养身活命。”那大王早晚被他劝转，果然回心转意，把这门道路撇了。却去城市间赁下一处房屋，开了一个杂货店。遇闲暇的日子，也时常去寺院中，念佛赴斋。忽一日在家闲坐，对那大娘子道：“我虽是个剪径的出身，却也晓得冤各有头，债各有主。每日间只是吓骗人东西，将来过日子。后来得有了你，一向不大顺溜，今已改行从善。闲来追思既往，正会枉杀了两个人，又冤陷了两个人，晨常挂念，思欲做些功德，超度他们，一向不曾对你说知。”大娘子便道：“如何是枉杀了两个人？”那大王道：“一个是你的丈夫，前日在林子里的时节，他来撞我，我却杀了他。他须是个老人家，与我往日无仇，如今又谋了他老婆，他死也是不肯甘心的！”大娘子道：“不恁地时，我却那得与你厮守？这也是往事，休题了！”又问：“杀那一个，又是甚人？”那大王道：“说起来这个人，一发天理上放不过去；且又带累了两个人，无辜偿命。是一年前，也是赌输了，身边并无一文，夜间便去掏摸些东西。不想到一家门首，见他们也不问，推进去时，里面并无一人。摸到门里，只见一人醉倒在床，脚后却有一堆铜钱，便去摸他几贯。正待要走，却惊醒了。那人起来说道：“这是我丈人家与我做本钱的，不争你偷去了，一家人口都是饿死。起身抢出房门，正待声张起来。是我一时见他不是话头，却好一把劈柴斧头在我脚边，这叫做人急计生，绰起斧来，喝一声道：‘不是我，便是你！’两斧劈倒。却去房中将十五贯钱，尽数取了。后来打听得他，却连累了他家小老婆，与那一个后生，唤做崔宁，冤枉了他谋财害命，双双受了国家刑法。我虽是做了一世强人，只有这两桩人命，是天理人心打不过去的！早晚还要超度他，也是该的。”那大娘子听说，暗暗地叫苦：“原来我的丈夫也吃这厮杀了，又连累我家二姐与那个后生无辜受戮。思量起来，是我不合当初做弄他两人偿命；料他两人阴司中，也须放我不过。”当下权且欢天喜地，并无他说。明日捉个空，便一径到临安府前，叫起屈来。那时换了一个新任府尹，才得半月。正值升厅，左右捉将那叫屈的妇人进来。刘大娘子到于阶下，放声大哭。哭罢，将那大王前后所为：怎的杀了我丈夫刘贵。问官不肯推详，含糊了事，却将二姐与那崔宁，朦胧偿命。后来又怎的杀了老王，奸骗了奴家。“今日天理昭然，——是他亲口招承。伏乞相公高抬明镜，昭雪前冤。”说罢又哭。府尹见他情词可悯，即着人去捉那静山大王到来，用刑拷讯，与大娘子口词一些不差。即时问成死罪，奏过官里。待六十日限满，倒下圣旨来，勘得：“静山大王，谋财害命，连累无辜，准律：杀一家非死罪三人者，斩加等，决不待时。原问官断狱失情，削职为民。崔宁与陈氏枉死可怜，有司访其家，谅行优恤。王氏既系强徒威

逼成亲，又能伸雪夫冤，着将贼人家产，一半没入官，一半给与王氏养赡终身。”刘大娘子当日往法场上，看决了静山大王，又取其头去祭献亡夫，并小娘子及崔宁，大哭一场。将这一半家私，舍入尼姑庵中，自己朝夕看经念佛，追荐亡魂，尽老百年而终。有诗为证：

善恶无分总丧躯，只因戏语酿殃危。

劝君出话须诚实，口舌从来是祸基。

（《醒世恒言》）

## 转运汉遇巧洞庭红

词云：

日日深杯酒满，朝朝小圃花开。自歌自舞自开怀，且喜无拘无碍。青史几番春

梦，红尘多少奇才。不须计较与安排，领取而今现在！

这首词乃宋朱希真所作，词寄《西江月》。单道着人生功名富贵，总有天数，不如图一个见前快活。试看往古来今，一部十七史中，多少英雄豪杰？该富的不得富；该贵的不得贵；能文的倚马千言，用不着时，几张纸，盖不完酱瓿。能武的穿杨百步，用不着时，几竿箭，煮不熟饭锅。最是那痴呆懵懂，生来有福分的，随他文学低浅，也会发科发甲；随他武艺庸常，也会大请大受，真所谓时也，运也，命也。俗语有两句道得好：“命若穷，掘得黄金化作铜；命若富，拾着白纸变成布。”总来只听掌命司颠之倒之。所以吴彦高又有词云：“造化小儿无定据，翻来覆去，倒横直竖，眼见都如许！”僧晦庵亦有词云。“谁不愿黄金屋？谁不愿千钟粟？算五行不是这般题目。枉使心机闲计较，儿孙自有儿孙福。”苏东坡亦有词云：“蜗角虚名，蝇头微利，算来着甚奔忙？事皆前定，谁弱又谁强！”这几位名人说来说去，都是一个意思。总不如古语云：“万事分已定，浮生空自忙。”说话的，依你说来，不须能文善武，懒惰的，也只消灭掉下前程，不须经商立业；败坏的，也只消天挣与家园，却不把人间向上的心都冷了？看官有所不知，假如人家出了懒惰的人，也就是命中该贱；出了败坏的人，也是命中该穷，此是常理。却又自有转眼贫富出人意外，眼前事分毫算不得准的哩！

且听说一人，乃宋朝汴京人，姓金双名维厚，乃是经纪行中人，少不得朝晨起早，晚夕眠迟，睡醒来，千思想，万算计，拣有便宜的才做。后来家事挣得从容了，他便思想一个久远方法，手头用来用去的，只是那散碎银子。若是二两块头好银，便存着不动。约得百两，便熔成一大锭，把一综红线，结成一绺，系在锭腰，放在枕边。夜来摩弄一番，方才睡下。积了一生，整整熔成八锭，以后也就随来随去，再积不成百两，他也罢了。

金老生有四子，一日，是他七十寿旦，四子置酒上寿。金老见了四子，踉踉跄跄，心中喜欢，便对四子说道：“我靠皇天覆庇，虽则劳碌一生，家事尽可度日。况我平日留心，有熔成八大锭银子，永不动用的，在我枕边。见将绒线做对儿结着。今将择个好日子分与尔等，每人一对，做个镇家之宝。”四子喜谢，尽欢而散。

是夜金老带些酒意，点灯上床，醉眼模糊，望去八个大锭，白晃晃排在枕边。摸了几摸，哈哈地笑了一声，睡下去了。睡未安稳，只听得床前有人行走脚步响，心疑有贼。又细听着，恰象欲前不前，相让一般。床前灯火微明，揭帐一看，只见八个大汉，身穿白衣，腰系红带，曲躬而前曰：“某等兄弟，天数派定，宜在君家听令。今蒙我翁过爱，抬举成人，不烦役使，珍重多年，冥数将满。待翁归天后，再觅去向。今闻我翁将以我等分役诸郎君，我等与诸郎君，原无前缘，故此前来，往某县某村王姓某者投托。后缘未尽，还可一面。”语毕，回身便走。金老不知何事，吃了一惊。翻下床，不及穿鞋，赤脚赶去。远远见八人，出了房门。金老赶得性急，绊了房槛，扑的跌倒，飒然惊醒，乃是南柯一梦。急起挑灯明亮，点照枕边，已不见了八个大锭。细思梦中所言，句句是实。叹了一口气，哽咽了一会，道：“不信我苦积一世，却没分与儿子每受用，到是别人家？明明说有地方姓名，且慢慢跟

寻下路则个。”一夜不睡，次早起来与儿子每说知，儿子中也有惊骇的，也有疑惑的。惊骇的道：“不该是我们手里东西，眼见得作怪。”疑惑的道：“老人家欢喜中说话有失，许了我们，回想转来，一时间就不割舍得分散了，造此鬼话，也未见昨。”金老见儿子们疑信不等，急急要验个实话。遂访至某县某村果有王姓某者。叩门进去，只见堂前灯烛荧煌，三牲福物，正在那里献神。金老便开口问道：“宅上有何事如此？”家人报知，请主人出来。主人王老儿见金老揖坐了，问其来因。金老道：“老汉有一疑事，特造上宅，来问消息。今见上宅正在此献神，必有所谓，敢乞明示。”王老道：“老拙偶因寒荆小恙，买卜先生道：‘移床即好。’昨寒荆病中，恍惚见余个白衣大汉，腰系红束，对寒荆道：‘我等本在金家，今在彼缘尽，来投身宅上。’言毕，俱钻入床下。寒荆惊出了一身冷汗，身体爽快了。及至移床，灰尘中得银八大锭，多用红绒系腰，不知是那里来的？此皆神天福佑，故此买福物酬谢。金老丈来问，莫非晓得些来历么？”金老跌跌脚道：“此老汉一生所积，因前日也做了一梦，就不见了。梦中也道出老丈姓名居址的确，故得访寻到此。可见天数已定，老汉也无怨处。但只求取出一看，也完了老汉心事。”王老道：“容易。”笑嘻嘻的走进来，叫安童四人，托出四个盘来。每盘两锭，多是红绒系束，正是金家物。金老看了，眼睁睁无计所奈，不觉扑簌簌吊下泪来，抚摩一番道：“老汉直如此命薄！消受不得。”王老虽然叫安童仍旧拿了进去，心里见金老如此，老大不忍。另取三两零银封了，送与金老作别。金老道：“自家的东西，尚无福，何须尊惠！”再三谦让，必不肯受。王老强纳在金老袖中，金老欲待摸出还了，一时摸个不着，面儿通红，又被王老央不过，只得作揖别了。直至家中，对儿子们一把前事说了，大家叹息了一回。因言王老好处，临行送银三两，满袖摸遍，并不见有，只说路中掉了。却原来金老推逊时，王老往袖里乱塞，落在着外面一层袖中。袖有断线处，在王老家摸时，已在脱线处落在门槛边了。客去扫门，仍旧是王老拾得。可见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。不该是他的东西，不要说八百两，就是三两，也得不去。该是他东西，不要说八百两，就是三两也推不出。原无的到有了，并不由人计较。而今说一个人在实地上行，步步不着，极贫极苦的；却在渺渺茫茫做梦不到的去处，得了一主没头没脑钱财，变成巨富。从来稀有，亘古新闻，有诗为证：

诗曰：

分内功名匣里财，不关聪慧不关呆。

果然命是财官格，海外犹能送宝来。

话说国朝成化年间，苏州府长洲县阊门外有一人，姓文名实，字若虚。生来心思慧巧，做着便能，学着便会。琴棋书画，吹弹歌舞，件件粗通。幼年间，曾有人相他有巨万之富，他亦自恃才能，不十分去营求生产。坐吃山空，将祖上遗下千金家事，看看消下来。以后晓得家业有限，看见别人经商图利的，时常获利几倍，但也思量做些生意，却又百做百不着。

一日见人说，北京扇子好卖，他便合了一个伙计，置办扇子起来。上等金面精巧的，先将礼物，求了名人诗画，免不得是沈石田、文衡山、祝枝山拓了几笔，便直上两数银子；中等的自有一样乔人，一只手学写了这几家字画，也就哄得人过，将假当真的买了，他自家也兀自做得来的；下等的无金无字面，将就卖几十钱，也有对合利钱，是看得见的。拣个日子装了箱儿，到了北京。岂知北京那年自交夏来，日日淋雨不晴，并无一毫暑气，发市甚

迟。交秋早凉，虽不见及时，幸喜天色却晴，有妆幌子弟要买把苏做的扇子袖中笼着摇摆。来买时，开箱一看，只叫得苦。元来北京历诊，却在七八月。更加目前雨湿之气，斗着扇上胶墨之性，弄做了个“合而言之”，揭不开了。用力揭开，东粘一层，西缺一角，但是有字有画，值价钱者，一毫无用。止剩下等没字白扇，是不坏的，能值几何？将就卖了，做盘费回家，本钱一空，频年做事，大概如此。不但自己折本，但是搭他作伴，连伙计也弄坏了，故此人起他一个混名叫“倒运汉”。又数年，把个家事乾圆洁净了，连妻子也不曾娶得。终日间靠着些东涂西抹，东挨西撞，也济不得甚事。但只是嘴头子谄得来，会说会笑，朋友家喜欢他有趣，顽耍去处，少他不得。也只好趁口，不是做家的。况且他是大模大样过来的，帮闲行里，又不十分入得队。有怜他的，要荐他坐馆教学，又有诚实人家嫌他是个杂板令，高不凑，低不就，打从帮闲的处馆的两项人见了，也就做鬼脸，把“倒运”两字笑他，不在话下。

一日，有几个走海泛货的，邻近做头的，无非是张大、李二、赵甲、钱乙一班人，共四十余人，合了伙将行。他晓得了，自家思想道：“一身落魄，生计皆无。便附了他们航海，看看海外风光，也不枉人生一世。况且他们定是不却我的，省得在家忧柴忧米，也是快活。”正计较间，恰好张大踱将来。原来这个张大名唤张乘运，专一做海外生意，眼里认得奇珍异宝，又且秉性爽概，肯扶持好人，所以乡里起他一个混名叫张识货。文若虚见了，便把此意——与他说了。张大道：“好，好。我们在海船里头，不耐烦寂寞。若得兄去在船中说说笑笑，有甚难过的日子？我们众兄弟料想多是喜欢的。只是一件，我们多有货物将去，兄并无所有，觉得空了一番往返，也可惜了。待我们大家计较，多少凑些出来，助你将就置些东西去也好。”文若虚便道：“多谢厚情，只怕没人如兄肯周全小弟。”张大道：“且说说看。”一竟自去了。

恰遇一个瞽目先生敲着报君知走将来。文若虚伸手顺袋里，摸了一个钱，扯他一卦，问问财气看。先生道：“此卦非凡，有百十分财气，不是小可。”文若虚自想道：“我只要搭去海外耍耍混过日子罢了，那里是我做得着的生意？要甚么资助？就资助得来，能有多少？便直恁地财爻动？这先生也是混帐。”只见张大气忿忿走来，说道：“说着钱便无缘，这些人好笑，说道：‘你去’，无不欢喜；说到‘助你’，没一个则声。今我同两个好的弟兄，鞦韆凑得一两银子在此，也办不成甚货，凭你买些果子船里吃罢。口食之类，是在我们身上。”若虚称谢不尽，接了银子。张大先行道：“快些收拾，就要开船了。”若虚道：“我不甚收拾，随后就来。”手中拿了银子，看了又笑，笑了又看，道：“置得甚货么？”信步走去，只见满街上筐篮内盛着卖的：

红如喷火，巨若悬星。皮未鞣，尚有余酸；霜未降，不可多得。元殊苏并诸家树；

亦非李氏千头奴。较“广”似曰“难兄”，此“福”亦云“具体”。

原来乃是太湖中有一洞庭山，地软土肥，与闽广无异，所以广橘福橘，播名天下。洞庭有一样橘树绝与他相似，颜色正同，香气亦同。止是初出时，味略少酸，后来熟了，却也甜美，比福橘之价十分之一，名曰“洞庭红”。若虚看见了，便思想道：“我一两银子买得百斤有余，在船可以解渴，又可分送一二，答众人助我之意。”买成装上竹篓，雇一闲的，并行李挑了下船。众人都拍手笑道：“文先生宝货来也！”文若虚羞惭无地，只得吞声上船，

再也不敢提起买橘的事。

开得船来，渐渐出了海口，只见：

银涛卷雪，雪浪翻银。湍转则日月似惊，浪动则星河如覆。

三五日间，随风漂去，也不觉过了多少路程。忽至一个地方，舟中望去，人烟凑聚，城郭巍峨，晓得是到了甚么国都了。舟人把船撑入藏风避浪的小港内，钉了桩橛，下了铁锚，缆好了，船中人多上岸打一看，原来是来过的所在，名曰吉零国。原来这边中国货物拿到那边，一倍就有三倍价。换了那边货物，带到中国也是如此。一往一回，却不便有八九倍利息，所以人都拚死走这条路。众人多是做过交易的，各有熟识经纪歇家通事人等，各自上岸，找寻发货去了。只留文若虚在船中看船，路径不熟，也无走处。正闷坐间，猛可想起道：“我那一篓红橘，自从到船中，不曾开看，莫不人气冲坏了？趁着众人不在，看看则个。”叫那水手在舱板底下翻将起来，打开了篓看时，面上多是好好的。放心不下，索性搬将出来，都摆在舱板上，也是合该发迹，时来福凑。摆得满船红焰焰的，远远望来，就是万点火光，一天星斗。岸上走的人，都拢将来问道：“是甚么好东西，呀？”文若虚只不答应，看见中间有个把一点头的，拣了出来，掐破就吃。岸上看的，一发多了。惊笑道：“原来是吃得的。”就中有个好事的，便来问价。“多少一个？”文若虚不省得他们说话，船上人却晓得，就扯个谎哄他，竖起一个指头，说：“要一钱一颗。”那问的人揭开长衣，露出那兜罗锦红裹肚来，一手摸出银钱一个来，道：“买一个尝尝。”文若虚接了银钱，手中攥攥看，约有两把重。心下想道：“不知这些银子，要买多少？也不见秤秤，且先把一个与他看样。”拣个大些的，红得可近的，递一个上去。只见那个人接上手，攥了一攥道：“好东西呀！”扑地就劈开来，香气扑鼻，连旁边闻着的许多人，大家喝一声采。那买的不知好歹，看见船上吃法，也学他去了皮，却不分瓢，一块塞在口里，甘水满咽喉，连核都不吐，吞下去了。哈哈大笑道：“妙哉！妙哉！”又伸手在裹肚里，摸出十个银钱来，就说：“我要买十个进奉去。”文若虚喜出望外，拣十个与他去了。那看的人见那人如此买去了，也有买一人的，也有买两个、三个的，都是一般银钱。买了的，都千欢万喜去了。

原来彼国以银为钱，上有文采，有等龙凤文的，最贵重；其次人物；又次禽兽；又次树木；最下通用的，是水草。却都是银铸的，分两不异。适才买橘的，都一样水草文的，他道是把下等钱买了好东西去了，所以欢喜，也只是要小便宜心肠，与中国人一样。须臾之间，三停里卖了二停，有的不带钱在身边的，老大懊悔，急忙取了钱转来，文若虚已此剩不多了，拿一个班道：“而今要留着自家用，不卖了。”其人情愿再增一个钱，四个钱买了二颗。口中哏哏说：“悔气！来得迟了。”旁边人见他增了价，就埋怨道：“我每还要实个，如何把价钱增长了他的？”买的人道：“你不听得他方才说，兀自不卖了。”正在议论间，只见首先买十个的那一个人，骑了一匹青骢马，飞也似奔到船边，下了马，分开人丛对船上大喝道：“不要零卖！不要零卖！是有的，俺多要买。俺家头目，要买去进奉克汗哩。”看的人听见这话，便远远走开，站住了看。文若虚是伶俐的人，看见来势，已自瞧科在眼里，晓得是个好主顾了。连忙把篓里尽数倾出来，只剩五十余颗。数了一数，又拿起班来说道：“适间讲过要留着自用，不得卖了。今肯加些价钱，再让几颗去罢。适间已卖出两个钱一颗了。”其人在马背上拖下一大囊，摸出钱来，另是一样树木纹的，说道：“如此钱一个罢了。”文若虚道：“不情愿，只

照前样罢了。”那人笑了一笑，又把手去摸出一个龙凤做的来道：“这样的一个如何？”文若虚又道：“不情愿，只要前样的。”那人又笑道：“此钱一个抵百个，料也没得与你，只是与你耍。你不要俺这一个，却要那等的，是个傻子！你那东西，肯都与俺了，俺就加你一个那等的，也不打紧。”文若虚数了有五十二个，准准的要了他一百五十六个水草银钱。那个连竹篓都要了，又丢了一个钱，把篓拴在马上，笑吟吟地一鞭去了。看的人见没得买了，一哄而散。

文若虚见人散了，到舱里把一个钱秤一秤，有八钱七分多重。秤过数个都是一般，总数一数，共有一千个差不多。把两个赏了船家，其余收拾在包里了。笑一声道：“那盲子好灵卦也！”欢喜不尽，只等同船人来对他说笑则个。

说话的你说错了，那国里银子这样不值钱，如此做买卖？那久惯漂洋的，带去多是绫罗缎疋，何不多卖了些银钱回来？一发百倍了。看官有所不知，那国里见了绫罗等物，都是以货交兑。我这里人也只是要他货物，才有利钱。若是卖他银钱时，他都把龙凤人物的来交易，作了好价钱，分量也只得如此，反不便宜。如今是买吃口东西，他只认做把低钱交易，我却只受分两，所以得利了。说话的，你又说错了。依你说来，那航海的，何不只买吃口东西只换他低钱，岂不有利？反着重本钱，置他货物怎地？看官又不是这话，也是此人，偶然有此横财，带去着了手，若是有心第二遭再带去，三五日不过海，等得希烂。即文若虚运未通时，卖扇子就是榜样。扇子还是放得起的，尚且如此，何况果品！是这样执一论不得的。

闲话休题，且说众人领了经纪主人到船发货，文若虚把上头事说了一遍，众人都惊喜道：“造化！造化！我们同来，到是你没本钱的，先得了手也！”张大便拍手道：“人都道他倒运，而今想是运转了！”便对文若虚道：“你这些银钱在此置货，作价不多，除是转发在伙伴中，回他几百两中国货物上去，打换些土产珍奇，带转去有大利钱，也强如虎藏此银钱在身边，无个用处。”文若虚道：“我是倒运的，将本求财，从无一遭不连本送的。今承诸公挈带，做此无本钱生意，偶然侥幸一番，真是天大造化了！如何还要生利钱，妄想甚么？万一如前，再做折了，难道再有洞庭红这样好卖不成？”众人多道：“我们用得着的是银子，有的是化物。彼此通融，大家有利，有何不可？”文若虚道：“一年被蛇咬，三年怕草索。说到货物，我就没胆气了。只是带了这些银钱回去罢。”众人齐拍手道：“放着几倍利钱不取，可惜！可惜！”随同众人一齐上去，到了店家交货明白，彼此兑换，约有半月光景。文若虚眼中看过了若干好东好西，他已自志得意满，不放在心上。

众人事体完了，一齐上船，烧了神福，吃了酒开洋。行了数日，忽然间天变起来。但见：

乌云蔽日，黑浪掀天。蛇龙戏舞起长空，鱼鳖惊惶潜水底。艨艟泛泛，只如栖不定的数点寒鸦；岛屿浮浮，便似没不熟的几双水鹁。舟中是方扬的米簸；舷外是正熟的饭锅。总因风伯太无情，以致篙师多失色。

那船上人见风起了，扯起半帆，不问东西南北，随风势漂去。隐隐望见一岛，便带住篷脚，只看着岛边便来，看看渐近，恰是一个无人的宝岛。但见：

树木参天，草莱遍地。荒凉径界，无非些兔迹狐踪；坦迤土壤，料不是龙潭虎窟。迷茫内，未识应归何国？开辟来，不知曾否有人登？

船上人把船后抛铁锚，将橹槓泥犁上岸去钉停当了，对舱里道：“且安心坐一坐，候风势则个。”那文若虚身边有了银子，恨不得插翅飞到家里，巴不得行路，却如此守风呆坐，心里焦燥。对众人道：“我且上岸去岛上望望则个。”众人道：“一个荒岛，有何好看？”文若虚道：“总是看看何碍。”众人都被风颠得头晕，个个是呵欠连天，都不肯同去。文若虚便自一个抖搜精神，跳上岸来。只因此一去，有分交：千年败壳精灵显，一介穷神富贵来。若是说话的同年生，并时长，有个未卜先知的法儿便双脚走不动，也拄个拐儿，随他同去一番也不妨的。

却说文若虚见众人不去，偏要发个狠，扳藤附葛，直走到岛上绝顶。那岛也苦不甚高，不费甚大力，只是荒草蔓延，无好路径。到得上边，打一看时，四望漫漫，身如一叶，不觉凄然，吊下泪来。心里道：“想我如此聪明，一生命蹇。家来消亡，剩得只身，直到海外，虽然侥幸有得千来个银钱在囊内，知他命里是我的？不是我的？今在群岛中间，未到实地，性命也还是与海龙王合着的哩。”正在感怆，抬头望去，远远草丛中一物突高，移步往前一看，却是床大一个败龟壳。大惊道：“不信天下有如此大龟！船上人那里曾看见，说也不信的。我自到海外一番，不曾置得一件海外物事，今我带了此物去，也是一件希罕的东西，与人看看，省得空口说着，道是苏州人会调谎。又且一件，锯将开来，一盖一板，多置四足，便是两张床，却不奇怪！”遂脱下两只裹脚接了，穿在龟壳中间，打个扣儿，拖了便走。走至船边，船上人见他这等模样，都笑道：“文先生那里又跔了来？”文若虚道：“好教列位得知，这就是我海外的货了。”众人抬头一看，便似一张无柱有底的硬脚床。吃惊道：“好大龟壳？你拖来何干？”文若虚道：“也是罕见的，带了他去。”众人笑道：“好货不置一件，要此何用？”有的道：“也有用处，有甚么天大的疑心事，灼他一卦，只没有这样大龟药。”又有的道：“是医家要煎龟膏拿去打碎了煎起来也当得几百个小龟壳。”文若虚道：“不要管有用没有，只是希罕。又不费本钱，便带了回去。”当时叫个船上水手，一抬抬下舱来。初时山下空阔，还只如此；舱中看来，一发大了。若不是海船，也着不得这样狼狽东西。

众人大家笑了一回，说：“到家时，有人问，只说文先生做了个大的乌龟买卖来了。”文若虚道：“不要笑我，好歹有一个用处，决不是弃物。”随他众人取笑，文若虚只是得意，取些水来内外洗一洗净，抹干了，却把自己钱包行李都摠在龟壳里面，两头把绳一绊，却当了一个大皮箱了。自笑道：“兀的不眼前的就有用处了。”众人都笑将起来道：“好算计！好算计！文先生到底是个聪明人。”

当夜无词，次日风息了，开船一起。不数日，又到了一个去处，却是福建地方了。才住定了船，就有一伙惯伺候接海客的小经纪牙人，攒将拢来，你说张家好，我说李家好，拉的拉，扯的扯，嚷个不住。船上众人拣一个一向熟悉的，跟了去，其余的也就住了。众人到了一个波斯胡人店中坐定。里面主人见说海客到了，连忙先发银子，唤厨户，整办酒席几十桌，分付停当，然后踱将出来。

这主人是个波斯国里人，姓个古怪姓，是玛瑙的“玛”字，叫名玛宝哈，专一与海客兑换珍宝货物，不知有多少万数本钱。众人走海过的，都是熟主熟客，只是文若虚不认得。抬眼看时，原来波斯胡住得在中华久了，衣服言动，都与中华不大分别，只是剃眉剪须，深眼高鼻，有些古怪。出来见了众

人，行宾主礼，坐定了。两杯茶罢，站起身来，请到一个大厅上。只见酒筵多完备了，且是摆得齐楚。原来旧规，海舡一到主人家，先领过这一番款待，然后发货讲价。主人家手执着一付珧琅菊花盘盏，拱一拱手道：“请将货单一看，好定坐席。”

看官，你道是何意？原来波斯胡以利为重，只看货单上有奇珍异宝值得上万者，就送在首席。余者看货轻重，挨次坐去，不论年纪，不论尊卑，一向做下的规矩。舡上众人，货物贵的贱的，多的少的，你知我知，各自心照，差不多领了酒杯，各自坐了。单单剩得文若虚一个，呆呆站在那里。主人道：“这位老客长，不曾会面，想是新出海外的，置货不多了。”众人道：“这是我们好朋友，到海外耍去的。身边有银子，却到不曾置货。今日没奈何，只是屈他在末席坐了。”文若虚满面羞惭，坐了末位，主人坐在横头。饮酒中间，这一个说道：“我有猫儿眼多少。”那一个说：“我有祖母绿多少。”你夸我逞。文若虚一发嘿嘿无言，自心里也微微有些懊悔道：“我前日该听他们劝，置些货物来的是。今枉有几百银子在囊中，说不得一句说话。”又自叹了口气道：“我原是一些本钱没有的，今已大幸，不可不知足。”自思自忖，无心发兴吃酒。众人却猜拳行令，吃得狼藉。主人是个积年，看出文若虚不快活的意思来，不好说破，虚劝了他几杯酒。众人都起身道：“酒勾了，天晚了，趁早上船去明日发货罢。”别了主人去了。主人撤了酒席，收拾睡了。

明日起个清早，先走到海岸船边来拜这伙客人。主人登舟，一眼瞅去，那舱里狼狼狺狺这件东西，早先看见了。吃了一惊道：“这是那一位客人的宝货？昨日席上并不曾见说起，莫不是不要卖的？”众人都笑指道：“此敝友文兄的宝货。中有一人衬道：“又是滞货。”主人看了文若虚一看，满面挣得通红，带了怒色，埋怨众人道：“我与诸公相处多年，如何恁地作弄我？教我得罪于新客。把一个末座屈了他，是何道理！”一把扯住文若虚对众人客道：“且慢发货，容我上岸谢过罪着。”众人不知其故，有几个与文若虚相知些的，又有几个喜事的，觉得有些古怪，共十余人，赶了上来到店中，看是如何。只见主人拉了文若虚，把交椅整一整，不管众人好歹，纳他头一位坐下了，道：“适间得罪得罪，且请坐一坐。”文若虚心中镗铙，忖道：“不信此物是宝贝，这等造化不成？”

主人走进来，须臾出来，又拱众人到先前吃酒去处，早又摆下几桌酒。为首一桌，比先更齐整。主人向文若虚一揖，就对众人道：“此公正该坐头一席。你每枉自一船的货，也还赶他不来。先前失敬失敬。”众人看见，又好笑，又好怪，半信不信的一带儿坐了。酒过三杯，主人就开口道：“敢问客长，适间此宝可肯卖否？”文若虚是个乖人，趁口答应道：“只要有好价钱，为甚不卖？”那主人听得肯卖，不觉喜从天降，笑逐颜开。起身道：“果然肯卖，但凭分付价钱，不敢吝惜。”文若虚其实不知值多少，讨少了，怕不在行；讨多了，怕吃笑。忖了忖，面红耳热，颠倒讨不出价钱来。张大便向文若虚丢个眼色，将手放在椅子背上，竖着三个指头，再把第二个指，空中一撒道：“索性讨他这些。”文若虚摇头竖一指道：“这些我还讨不出口在这里。”却被主人看见道：“果是多少价钱？”张大捣一个鬼道：“依文先生手势，敢象要五万哩。”主人呵呵大笑道：“这是不要卖，哄我而已。此等宝物，岂止此价钱！”众人见说，大家目瞪口呆，都立直了身来，扯文若虚去商议道：“造化！造化！想是值得多哩。我们实实不知，如何定价？”

文先生不如开个大口，凭他还罢。”文若虚终是碍口识羞，待说又止。众人道：“不要不老气！”主人又催道：“实说说，何妨。”文若虚只得讨了五万两。主人还摇头道：“罪过，罪过。没有此话。”扯着张大私问道：“老客长们海外往来，不是一番了。人都叫你张识货，岂有不知此物就里的？必是无心卖他，奚落小肆罢了。”张大道：“实不瞒你说，这个是我的好朋友，同了海外顽耍的，故此不识得价钱。若果有这五万与他，勾他富贵一生，他也习满意足了。”主人道：“如此说，要你做个大大保人，当有重谢，万万不可翻悔！”遂叫店小二拿出文房四宝来，主人家将一张供单绵纸料，折了一折，拿笔递与张大道：“有烦老客长做主，写个合同文契，好成交易。”张大指着同来一人道：“此位客人褚中颖，写得好，”把纸笔让与他。褚客磨得墨浓，展好氏，提起笔来写道：

立合同议单张乘运等，今有苏州客人文实，海外带来大龟壳一个，至波斯玛宝哈店，愿出银五万两买成，议定立契之后，一家交货，一家交银，各无翻悔。有翻悔者，罚契上加一。合同为照。

一样两纸，后边写了年月日；下写张乘运为头，一连把在坐客人十来个写去；褚中颖因自己执笔，写了落末。年月前边，空行中间，将两纸凑着，写了骑缝一行，两边各半，乃是“合同议约”四字；下写“客人文实，主人玛宝哈”，各押了花押；单上有名的，从后头写起。写到了乘运道：“我们押字钱重些，这买卖才弄得成。”主人笑道：“不敢轻，不敢轻。”写毕，主人进内，先将银一箱抬出来道：“我先交明白了佣钱，还有说话。”众人攒将拢来，主人开箱，却是五十两一包，共是二十包，整整一千两。双手交与张乘运道：“凭老客长收明，分与众客罢。”众人起初吃酒写合同时，大家擗哄鸟乱，心下还有信有不信的意思，如今见他拿出精晃晃白银来做佣钱，方知是实。

文若虚恰象梦里醉里，话都说不出来，呆呆的看。张大扯他一把道：“这佣钱如何分散？也要文兄主张。”文若虚方说一句道：“且完了正事慢处。”只见主人笑嘻嘻的对文若虚道：“有一事要与客长商议，价银见在里面阁儿上，都是向来兑过的，一毫不少，只消请客长一两位进去，将一包过一过目，兑一兑为准，其余多不消兑得。却又一说，此银数不少，搬动也不是一时功夫。况且文客官是个单身，如何好将下船去？又要泛海回还，有许多不便处。”文若虚想了一想道：“见教得极是。而今却待怎样？”主人道：“依着愚见，文客官目下回去未得，小弟此间有个缎疋铺，有本三千两在内。其前后大小厅屋楼房，共百余间，也是个大所在，价值二千两，离此半里之地。愚见就把本店物及房屋文契，作了五千两，尽行交与文客官，就留文客官在此住下了，做此生意。其银也做几遭搬了过去，不知不觉。日后文客官要回去，这里可以托心腹伙计看守，便可轻身往来。不然小店交出不难，文客官收贮却难也，愚意如此。”说了一遍，说得文若虚与张大跌足道：“果然是客纲客纪，句句有理。”文若虚道：“我家里原无家小，况且家业已尽了，就带了许多银子回去，没处安顿。依了此话，我就在这里，立起个家园来，有何不可？此番造化，一缘一会，都是上天作成的，只索随缘做去便是。货物房屋价钱，未必有五千，总究落得的。”便对主人说：“适间所言，诚万全之算，小弟无不从命。”主人便领文若虚进去阁上看，又叫张褚二人：“一同来看，其余列位不必了，请略坐一坐。”他四人进去。众人不进去的，个个伸头缩颈，你三我四，说道：“有此异事！有此造化！早知这样，懊悔岛边泊船时

节，也上去走走，或者还有宝贝，也未见得。”有的道：“这是天大的福气，撞将来的，如何强得？”

正欣羨间，文若虚已同张绪二客出来了。众人都问：“进去如何了？”张大道：“里边高阁，是个上库放银两的所在，都是桶子存着。适间进去看了，十个大桶，每桶四千；又五个小桶，每桶一千，共是四万五千，已将文兄的封皮记，封好了，只等交了货，就是文兄的了。”主人出来道：“房屋文书缎疋账目，俱已在此，凑足五千之数了。且到船上取货去。”一拥都到海船来。

文若虚于路对众人说：“船上人多，切勿明言！小弟自有厚报。”众人也只怕船上人知道，要分了佣钱去，各各心照。文若虚到了船上，先向龟壳中，把自己包裹被囊，取出了，手摸一摸壳口里，暗道：“侥幸，侥幸。”主人便叫店内后生二人来抬此壳，分付道：“好生抬进去，不要放在外边。”船上人见抬了此壳去，便道：“这个滞货，也脱手了。不知卖了多少？”文若虚只不做声，一手提了包裹，往岸上就走。这起初同上来的几个，又到岸上，将龟壳从头至尾，细细看了一遍，又向壳内张了一张，捞了一捞，面面相觑道：“好处在那里？”主人仍拉了这十来个，一同上去，到店里说道：“而今且同文客官看了房屋铺面来。”众人与主人，一同走到一个处，正是闹市中间，一所好大房屋！门前正中是个铺子，傍有一弄，走进转个湾，是两扇大石板门。门内大开井，上面一所大厅堂，上有一匾，题曰：“来琛堂”。堂旁有两楹侧屋，屋内三面有橱，橱内都是绫罗各色缎疋，以后内房，楼房甚多。文若虚暗道：“得此为住居，王侯之家，不过如此矣。况又有缎铺营生，利息无尽，便做了这里各人罢了。还思想家里做甚？”就对主人道：“好却好，只是小弟是个孤身，毕竟还要寻几房使唤的人才住得。”主人道：“这个不难，都在小弟身上。”文若虚满心欢喜，同众人走归本店来。主人道：“文客官今晚不消船里去，就在铺中住下。使唤的人，铺中现有，逐渐再讨便是。”众客人道：“交易事已成，不必说了，只是我们毕竟有些疑心，此壳有何好处？价值如此。还要主人见教一个明白。”文若虚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”主人笑道：“诸公枉了海上走了多遭，这些也不识得！列位岂不闻说，龙有九子乎？内有一种是鼉龙，其皮可以鞞鼓，声闻百里，所以谓之鼉鼓。鼉龙万年，到底蜕下此壳成龙。此壳有二十四肋，按天上二十四气，每肋中间节内有大珠一颗。若有肋未完全时节，成不得龙，蜕不得壳。也有生捉得他来，只好将皮鞞鼓。其肋中也未有东西，直待二十四肋，肋肋完全，节节珠满，然后蜕了此壳，变龙而去。故此，是天然蜕下，气候俱到，肋节俱完的，与生擒活捉，寿数未到的不同，所以有如此之大。这个东西，我们肚中虽晓得，知他几时脱下？又在何处地方守得他着？壳不值钱，其珠皆有夜光，乃无价宝也！今天幸遇巧，得之无心耳。”众人听罢，似信不信。只见主人走将进去了一会，笑嘻嘻的走出来，袖中取出一西洋布的包来，说道：“请诸公看看。”解开来，只见一团绵裹着寸许大一颗夜明珠，光彩夺目。讨个黑漆的盘，放在暗处，其珠滚一个不定，闪闪烁烁，约有尺余亮处。众人看了，惊得目瞪口呆，伸了舌头，收不进去。主人回身转来，对众客逐个致谢道：“多蒙列位作成了，只这一颗，拿到我国中，就值方才的价钱了。其余多是尊惠。”众人个个心惊，却是说过的话，又不好翻悔得。主人见众人有些变色，取了珠子，急急走到里边，又叫抬出一个缎箱来。除了文若虚，每人送与缎子二端，说道：“烦劳了列位，做两件道袍穿穿，也见小肆中薄

意。”袖中又摸出细珠十数串，每人送一串道：“轻鲜，轻鲜。备送一茶罢了。”文若虚外另是粗些的珠子四串，缎子八疋，道是：“权且做几件衣服。”文若虚同众人欢喜作谢了，主人就同众人送了文若虚到缎铺中，叫铺里伙计后生们，都来相见。主道：“今番是此位主人了。”

主人自别了去道：“再到小店中去去来。”只见须臾间数十个脚夫扛了好些杠来，把先前文若虚封记的十桶五匣都发来了。文若虚搬在一个深密谨慎的卧房里头去处，出来对众人道：“多承列位挈带，有此一套意外富贵，感谢不尽。”走进去把自家包裹内所卖“洞庭红”的银钱，倒将出来，每人送他十个；止有张大与先前出银助他的两三个，分外又是十个。道：“聊表谢意。”

此时文若虚把这些银钱，看得不在眼里了。众人却是快活，称谢不尽。文若虚又拿出几十个来对张大道：“有烦老兄将此分与船上同行的人，每位一个，聊当一茶。小弟住在此间，有了头绪，慢慢到本乡来。此时不得同行，就此为别了。”张大道：“还有一千两佣钱，未曾分得，却是如何？须得文兄分开，方没得说。”文若虚道：“这到忘了，”就与众人商议，将一百两散与船上众人，余九百两照现在人数，另外添出两股，派了股数，各得一股。张大为头的，褚中颖执笔的，多分一股。

众人千欢万喜，没有说话。内中一人道：“只是便宜了这回回，文先生还该多要他些。”文若虚道：“不要不知足，看我一个倒运汉，做着便折本的，造化到来，平安地有此一主财爻。可见人生分定，不必强取。我们若非这主人识货，也只当废物罢了。还亏他指点晓得，如何还好昧心争论？”众人都道：“文先生说得是，存心忠厚，所以该有此富贵。”大家千恩万谢，各各贲了所得东西，自到船上发货。

从此文若虚做了闽中一个富商，就在那里，取了妻小，立起家业。数年之间，才到苏州走一遭，会旧相识故旧去了。至今子孙繁衍，家道殷富不绝。正是：

运退黄金失色，时来顽铁生辉。

莫与痴人说梦！思量海外寻龟。

（《初刻拍案惊奇》）

## 神偷寄兴一枝梅

诗曰：

剧贼从来有贼智，其间玄巧亦无穷。

若能收作公家用，何必疆场不立功？

自古说孟尝君养食客三千，鸡鸣狗盗的，多收拾在门下。后来被秦王拘留，无计得脱。秦王有个爱姬传语道：“闻得孟尝君有领狐白裘，价值千金。若将来送了我，我替他讨个人情，放他归去。”孟尝君当时只有一领狐白裘，已送上秦王收藏内库，那得再有？其时狗盗的便献计道：“臣善狗偷，往内库去偷将出来便是。”你道何为狗偷？乃是此人善做狗噪，就假做了狗。爬墙越壁，快捷如飞，果然把狐白裘偷了出来，送与秦宫爱姬，才得善言放脱。连夜行到函谷关，孟尝君恐怕秦王有悔，后面追来，急要出关。当得上直等鸡鸣才开。孟尝君着了急，那时食客道：“臣善鸡鸣，此时正用得着。”就曳起声音，学作鸡啼起来，果然与真无二。啼得两三声，四下君鸡皆啼，关吏听得把关开了，孟尝君才得脱去。孟尝君平时养了许多客，今脱秦难，却得此两小人之助力。可见天下寸长尺技，俱有好处。而今世上只重着科目，非此出身，纵有奢遮的一概不用，所以有奇巧智谋之人，没处设施，多赶去做了为非作歹的勾当；若是善用人材的，收拾将来，随宜酌用，未必不得他气力，自省得他流在盗贼里头去了。

且如宋朝临安有个剧盗，叫做“我来也”，不知他姓甚名谁？但是他到人家偷盗了物事，一些踪影不露出来，只是临行时，壁上写着“我来也”三个大字。第二日人家看见了字，方才简点家中，晓得失了贼。若无此字，竟是神不知鬼不觉的，煞好手段！临安中受他蒿恼不过，纷纷告状。府尹责着缉捕使臣，严行挨查，要获着真正写“我来也”三字的贼人。却是没个姓名，知是张三李四，拿着那个才肯计帐？使臣人等受那比较不过，只得用心体访。原来随你巧贼，须瞒不过公人，占风望气，定然知道的。只因拿得甚紧，毕竟不知怎的缉着了了他的真身，解到临安府里来。府尹升堂，使臣禀说缉着了真正“我来也”，虽不晓得姓名，却正是写这三字的。府尹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使臣道：“小人们体访甚真，一些不差。”那个人道：“小人是良民，并不是甚么‘我来也’，公人们比较不过，拿小人来冒充的。”使臣道：“的是真正的贼口，听他不得。”府尹只是疑心。使臣们禀道：“小人们费了多少心机，才访得着。若被他花言巧语脱了出去，后来小人们再没处拿了。”府尹欲待要放，见使臣们如此说，又怕是真的，万一放去了，难以寻他，再不好比较缉捕的了。只得权发下监中收监。

那人一到监中，便好言对狱卒道：“时监的旧例，该有使费，我身边之物，尽被做公的搜去。我有一主银两，在岳庙里神座破砖之下，送与哥哥做拜见钱。哥哥只做去烧香取了来。”狱卒似信不信，免不得跑去一看，果然得了一包东西，约有二十余两。狱卒大喜，遂把那人好好看待，渐加亲密。一日那人又对狱卒道：“小人承蒙哥哥盛情，十分看待得好，小人无可报效，还有一主东西，在某处桥堍之下，哥哥去取了，也见小人一点敬意。”狱卒道：“这个所在，是往来之所，人眼极多，如何取得？”那人道：“哥哥，将个筐篮盛着衣服，到那河里去洗，摸来放在篮中，就把衣服盖好，却不拿将来了？”狱卒依言，如法取了来，没人知觉。简简物事，约有百金之外，狱卒一发喜谢不尽，爱厚那人，如同骨肉。晚间买酒请他，酒中那人对狱卒

道：“今夜三更，我要到家里去看一看，五更即来。哥哥可放我出去一遭。”

狱卒思量道：“我受了他许多东西，他要出去，做难不得。万一不来了，怎么处？”那人见狱卒迟疑，便道：“哥哥不必疑心，小人被做公的冒认做‘我来也’，送在此间，既无真名，又无实迹，须问不得小人的罪。小人少不得辨出去，一世也不私逃的。但请哥哥放心，只消两个更次，小人仍旧在此了。”

狱卒见他说得有理，想道：“一个不曾问罪的犯人，就是失了，没甚大事。他现与了我许多银两，拚得与他使用些，好歹糊涂得过，况他未必不来的。”

就依允放了他。那人不繇狱门，竟在屋檐上跳了去，屋瓦无声，早已不见。到得天未大明，狱卒宿酒未醒，尚在蒙眬，那人已从檐跳下，摇起狱卒道：“来了，来了。”

狱卒惊醒，看了一看道：“有这等信人！”

那人道：“小人怎敢不来，有累哥哥，多谢哥哥放了我，已有小小谢意，留在哥哥家里，哥哥快去收拾了来。小人就要别了哥哥，当官出监去了。”

狱卒不解其意，急回到家中。家中妻子说：“有件事，正要你回来得知。昨夜更楼尽时，不知梁上甚么响，忽地掉下一个包来，解开看时，尽是金银器物，敢是天赐我们的？”

狱卒情知是那人的缘故，急摇手道：“不要露声！快收拾好了，慢慢受用。”

狱卒急转到监中，又谢了那人。须臾府尹升堂，放告牌出，只见纷纷来告盗情事，共有六七纸，多是昨夜失了盗，墙壁上俱写得有“我来也”三字，恳求着落缉捕。府尹道：“我原疑心前日监的，未必是真‘我来也’，果然另有这个人在那里，那监的岂不冤枉！”

即叫狱卒分付快把前日监的那人放了。另行责着缉捕使臣，定要访个真正“我来也”解官，立限比较。岂知真的却在眼前放去了？只有狱卒心里明白，伏他神机妙用，受过重贿，再也不敢说破。看官，你道如此贼人智巧，可不是有用得着他的去处么？这是旧话不必说话，只是我朝嘉靖年间，苏州有个神偷懒龙，事迹颇多，虽是个贼，煞是有义气，兼带着戏耍，说来有许多好笑好听处。有诗为证：

谁道偷无道？神偷事每奇。

更看多慷慨，不是俗偷儿。

话说苏州亚字城东玄妙观前第一巷有一个人，不晓得他的姓名。后来他自号懒龙，人只称呼他是懒龙。其母村居，偶然走路，遇着天雨，走到一所枯庙中避着，却是草鞮三郎庙。其母坐久，雨尚不住，昏昏睡去。梦见神道与他交感，归来有妊。满了十月，生下这个懒龙来。懒龙生得身材小巧，胆气壮猛，心机灵变，度量慷慨。且说他的身体行径：

柔若无骨，轻若御风。大则登屋跳梁，小则扞墙摸壁。随机应变，看景生情。撮口

则为鸡犬狸鼠之声，拍手则作箫鼓弦索之弄。饮啄有方，律吕相应，无弗酷肖，可使乱真。

出没如鬼神，去来如风雨。果然天下无双手，真是人间第一偷。

懒龙不但伎俩巧妙，又有几件希奇本事，诧异性格：自小就会着了靴在壁上走；又会说十三省乡谈，夜间可以连宵不睡，日间可以连睡几日，不茶不饭，象陈抟一般；有时放量一吃，酒数斗饭数升，不穀一饱；有时不吃起来，便动几日不饿；鞋底中用稻草灰做衬，走步绝无声响；与人相扑，掉臂往来，倏忽如风，想来《剑侠传》中白猿公，《水浒传》中鼓上蚤，其矫捷不过如此。自古道性之所近，懒龙既有这一番“奢遮”，便自藏埋不往，好与少年无赖的人往来，习成偷儿行径。一时偷儿中高手，有：

芦茄茄骨瘦如青芦枝，探丸白打最胜。

刺毛鹰见人辄隐伏，形如蚕，能宿梁壁上。

白搭膊以素练为腰缠，角上挂大铁钩，以钩向上抛掷，遇胃挂，

便樊缘腰缠上升，欲下亦藉钩力，梯其腰缠，翩然而落。

这数个，多是吴中高手。见了懒龙手段，尽皆心伏，自以为不及。懒龙原没甚家缘家计，今一发弃了，到处为家，人都不晓得他歇在那一个所在。白日行都市中，或闪入人家，但见其影，不见其形。暗夜便窃入大户朱门寻宿入，玳瑁梁间，鸳鸯楼下，绣屏之内，画阁这中，缩做刺猥一团，没一处不是他睡场，得便就做他一手。因是终日会睡，变幻不测如龙，所以人叫他懒龙。所到之处，但得了手，就画一枝梅花在壁上，在黑处将粉写白字，在粉墙将煤写黑字，再不空过，所以人又叫他做一枝梅。

嘉靖初年，洞庭两山出蛟，太湖边山崖崩塌，露出一古冢，朱漆棺宝手无数，尽被人盗去无遗。有人传说到城，懒龙偶同亲友泛湖，因到其处，看见藤蔓缠棺，已被斩断开发。棺中惟枯骸一具，冢傍有断碑模糊。懒龙道是古来王公之墓，不觉恻然，就与他掩蔽了。即时出些银两，顾本处土人，聚土埋藏好了，把酒浇奠。奠毕将行，懒龙见草中一物碍脚，俯首取起，乃是古铜镜一面，急藏袜中，不与人见。及到城中，将往僻处刷净泥滓，细看那镜小小只有四五寸，面上精光闪烁，背上鼻钮四傍，隐起穷奇饕餮鱼龙波浪之形，满身青绿，尽蚀朱砂水银之色。试敲一下，其声冷然，晓得是件宝贝，将来佩带身边。到得晚间将来一照，暗处皆明，雪白如昼。懒龙得了此镜，出入不离，夜行更不用火，一发添了一助。别人怕黑时节，他竟同日里行走，偷法愈便。却是懒龙虽是偷儿行径，却有几件好处：不肯淫人家妇女；不入良善与患难之家；与人说了话再不失信；亦且仗义疏财，偷来东西，随手散与贫穷负极之人；最要尊恼那悭吝财主，无义富人，逢场作戏，做出笑话。因此到所在，人多倚草附木，成行逐队来皈依他，义声赫然。懒龙笑道：“吾无父母妻子可养，借这些世间余财，聊救贫人。正所谓损有余补不足，天道当然，非关吾的好义也。”

一日，有人传说一个大商下千金在织人周甲家，懒龙要去取他的。酒后错认了所在，误入了一个人家，其家乃是个贫人，房内止有一张大几，四下一看，别无长物。既已进了房中，一时不好出去，只得伏在几下，看见贫家夫妻对食，盘餐萧瑟。夫满面愁容，对妻道：“欠了客债要紧，别无头脑可还，我不如死了罢。”妻子道：“怎便寻死？不如把我卖了，还好将钱营生。”说罢，夫妻泪如雨下。懒龙忽然跳将出来，夫妻慌怕。懒龙道：“你两个不必怕我，我乃懒龙也。偶听人言，来寻一个商客，错走至此。今见你每生计可怜，我当送二百金与你，助你经营，快不可别寻道路，如此苦楚！”夫妻素闻其名，拜道：“若得义士如此厚恩，吾夫妻死里得生了。”懒龙出了门去，一个更次，门内铿然一响，夫妻走起看时，果然一个布囊，有银二百两在内，乃是懒龙是夜取得商人之物。夫妻喜跃非常，写个懒龙牌位，奉事终身。有一贫儿，少时与懒龙游狎，后来消乏，与懒龙途中相遇，身上褴褛，自觉羞惭，引扇掩面而过。懒龙掣住其衣，问道：“你不是某舍么？”贫儿局踖道：“惶恐，惶恐。”懒龙道：“你一贫至此，明日当同你到一大家，取些来付你，勿得妄言！”贫儿晓得懒龙手段，又是不哄人的。明日傍晚来寻懒龙。懒龙与他共至一所，乃是士夫家池馆，但见：

暮鸦撩乱，碧树蒙茏。

万籁凄清，四隅寂静。

懒龙分付贫儿，止住在外，自己竦身攀树，逾垣而入，许久不出。贫儿屏气吞声，蹲踞墙外，又被群犬嚎吠，赶来咋啮。贫儿绕墙走避，微听得墙内水

响，倏有一物如没水鹁鸪，从林影中堕地，仔细看看，却是懒龙，浑身沾湿，状甚狼狈。对贫儿道：“吾为你几乎送了性命。里面黄多无数，可以斗量。我已取到了手，因为外边犬吠得紧，惊醒里面的人，追将出来，只得丢弃道傍，轻身走脱，此乃子之命也。”贫儿道：“老龙平日手到拿来，今日如此，是我命薄！”叹息不胜。懒龙道：“不必烦恼，改日别作道理。”贫儿快快而去。过了一个多月，懒龙路上又遇着他，哀告道：“我穷得不耐烦了。今日去卜问一卦，遇着上上大吉，财爻发动。先生说当有一场飞来富贵，是别人作成的。我想不是老龙，还那里指望？”懒龙笑道：“吾几乎忘了。前日那家金银一箱，已到手了。若竟把来与你，恐那家发觉，你藏不过，做出事来，所以权放在那家水池内，再看动静。今已个月期程，不见声息，想那家不思量追访了，可以取之无碍，晚间当再去走遭。”贫儿等到薄暮，来约懒龙同往。懒龙一到彼处，但见：

度柳穿花，捷若飞鸟；

驰波溅沫，矫似游龙。

须臾之间，背负一箱而出。急到僻处开看，将着身带宝镜一照，里头尽是金银。懒龙分文不取，也不问多少，尽数与了贫儿。分付道：“这些财物，可勾你一世了，好好将去用度。不要学我懒龙，混帐半生，不做人家。”贫儿感激谢教，将着做本钱，后来竟成富家。懒龙所行之事，每多如此。

说话的，懒龙固然手段高强，难道只这等游行无碍，再没有失手时节？看官听说，他也有遇着不巧，受了窘迫，却会得逢急智生，脱身溜撒。曾有一日走到人家，见衣橱开着，急向里头藏身，要取橱中衣眼。不匡这家子临上床时，将衣橱关好，上了大锁，竟把懒龙锁在橱内了。懒龙出来不得，心生一计，把橱内衣饰紧缠在身，又另包下一大包，俱挨着橱门。口里就做鼠咬衣裳之声，主人听得，叫起老妪来道：“为何把老鼠关在橱内了？可不咬坏了衣服！快开了橱赶了出来。”老妪取火开橱，才开得门，那挨着门口包儿，先滚了下地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懒龙就这包滚下来头里，一同滚将出来，就势扑灭了老妪手中之火。老妪吃惊，大叫一声。懒龙恐怕人起难脱，急取了那个包，随将老妪要处一拨，扑的跌倒在地，望外便走。房中有人走起，地上踏着老妪，只说是贼，拳脚乱下。老妪喊叫连天，房外人听得房里嚷乱，尽奔将来，点起火一照，见是自家人厮打，方喊得住，懒龙不知已去过几时了。

有一织纺人家客人，将银子定下绸罗若干，其家夫妻收银箱内，放在床里边，夫妻同寝在床，夜夜小心谨守。懒龙知道，要取他的，闪进房去，一脚踏了床沿，挽手进床内掇那箱子。妇人惊醒，觉得床沿上有物，暗中一摸，晓得是只人脚，急用手抱住不放。忙叫丈夫道：“快起来，吾捉住贼脚在这里了。”懒龙即将其夫之脚，用手抱住一掐，其夫负痛，忙喊道：“是我的脚，是我的脚。”妇人认是错拿了夫脚，即时把手放开。懒龙便掇了箱子，如飞出房。夫妻两人还争个不清，妻道：“分明拿的是贼脚，你却教放了。”夫道：“现今我脚掐得生疼，那里是贼脚？”妻道：“你脚在里床，我拿的在外床。况且吾不曾掐住。”夫道：“这等是贼掐我的脚，你只不要放那只脚便是。”妻道：“我听你喊将起来，慌忙之中，认是错了，不觉把手放松，他便抽将去了，着了贼见识，定是不好了。”摸摸里床箱子，果是不见，夫妻两个，我道你错，你道我差，互相埋怨不了。

懒龙又走在一个买衣服的铺里，寻着他衣库，正要拣好的卷。他黑暗难

认，却把身边宝镜来照。又道是：

隔墙须有耳，门外岂无人？

谁想隔邻人家，有人在楼上做房。楼窗看见间壁衣库亮光一闪，如闪电一般，情知有些尴尬，忙敲楼窗向铺里叫道：“隔壁仔细！家中敢有小人了？”铺中人惊起，口喊：“捉贼！”懒龙听得在先，看见庭中有只大酱缸，上盖篷罩。懒龙慌忙揭起，蹲在缸中，仍复反手盖好。那家人提着灯各处一照，不见影响，寻到后边去了。懒龙在缸里想道：“方才只有缸内不曾开看，今后头寻不见，此番必来。我不如往看过的所在躲去。”又思：“身上衣已染酱，淋漓开来，掩不得踪迹。”便把衣服卸在缸内，赤身脱出来，把脚踪印些酱迹在地下，一路到门，把门开了。自己翻身进来，仍入衣库中藏着。那家人后头寻了一转又将火到前边来，果然把酱缸盖揭开看时，却有一套衣服在内，认得不是家里的，多道这分明是贼的衣裳了。又见地下脚迹，自缸边直到门边，门已洞开。尽皆道：“贼见我们寻慌，躲在酱缸里面，我们后边去寻时，他却脱下衣服逃走了。可惜看得迟了些个，不然，此时已被我们拿住。”店主人家道：“赶得他去也罢了，关好了门歇息罢。”一家尽道贼去无事，又历碌了一会，放倒了头，大家酣睡，讷知贼还在家里。懒龙安然住在锦绣丛中，把上好衣服，绕身系束得紧峭，把一领青旧衣外面盖着；又把细软好物，装在一条布被里面，打做个包儿。弄了大半夜，寂寂负了，从屋檐上跳出，这家子没一人知觉。跳到街上，正走时，天尚黎明，有三四一起早行的人，前来撞着。见懒龙独自一个负着重囊，侵早行走，疑他来路不正气，遮住道：“你是甚么人？在那里来？说个明白，方放你走。”懒龙口不答应，伸手在肘后摸出一包，团如毬，抛在地下就走。那几个人多来抢看，见上面牢卷密扎，道他必是好物，争先来解。解了一层又有一层，就象剥笋壳一般，且是层层捆得紧，剥了一尺多，里头还未尽，剩有拳头大一块，疑道不知裹着甚么。众人不肯住手，还要夺来解看。那先前解下的多是敝衣破絮，零零落落，堆得满地。正在闹嚷之际，只见一伙人赶来道：“你们偷了我家铺里衣服，在此分赃么？”不繇分说，拿起器械蛮打将来。众人呼喝不住，见不是头，各跑散了。中间拿住一个老头儿，天色黯黑之中，也不来认面庞，一步一棍，直打到铺里。老儿口里乱叫乱喊道：“不要打，不要打，你们错了。”众人多是兴头上人，住马不住，那里听他。看看天色大明，店主人仔细一看，乃是自家亲家翁，在乡里住的。连忙喝住众人，已此打得头虚面肿。店主人忙陪不是，置酒请罪。因说失贼之事，老头儿方诉出来道：“适才同两三个乡里人，作伴到此。天未明亮，因见一人背驮一大囊行走，正拦住盘问，不匡他丢下一件包裹，多来夺看，他乘闹走了。谁想一层一层多是破衣败絮，我们被他哄了，不拿得他，却被这里人不分皂白混打。这番把同伴人惊散，便宜那贼骨头，又不知走了多少路了。”众人听见这话，大家惊悔。领里闻知某家捉贼，错打了亲家公，传为笑话。原来那个毬，就是懒龙在衣橱里，把闲工结成，带在身边，防人尾追，把此抛下做缓兵之计的。这多是他临危急智，脱身巧妙之处。有诗为证：

巧技承蜩与弄丸，当前卖弄许多般。

虽然贼态何堪述，也要临时猝智难。

懒龙神偷之名，四处布闻。卫中巡捕张指挥访知，叫巡军拿去。指挥见了问道：“这是个贼的头儿么？”懒龙道：“小人不曾做贼，怎说是贼的头儿？小人不曾有一毫赃私犯在公庭，亦不曾见有窃盗贼伙扳及小人，小人只

为有些小智巧，与亲戚朋友作耍之事，间或有之。爷爷不要见罪小人，或者有时用得小人着，水里火里，小人不辞。”指挥见他身材小，语言爽快，想道无赃无证，难以罪他；又见说肯出力，思量这样人有用处，便没有难为的意思。正说话间，有个阉门陆小闲，将一只红嘴绿鹦哥来献与指挥。指挥教把锁镫挂在檐下，笑对懒龙道：“闻你手段通神，你虽说戏耍无赃，偷人的必不少；今且权恕你罪，我只要看你手段。你今晚若能偷得我这鹦哥去，明日送来还我，凡事不计较你了。”懒龙道：“这个不难，容小人出去，明早送来。”懒龙叩头而出，指挥当下分付两个守夜军人：“小心看守架上鹦哥，倘有疏失，重加责治。”两个军人听命，守宿在檐下，一步不敢走离，虽是眼皮压将下来，只得勉强支持。一阵盹睡，闻声惊醒，甚是苦楚。夜已五鼓，懒龙走在指挥书房屋脊上，挖开椽子，溜将下来。只见衣架上有一件沉重色潞绸披风，几上有一顶华阳巾，壁上挂一盏小行灯，上写着“苏州卫堂”四字。懒龙心思有计，登时把衣巾来穿戴了，袖中拿出火种，吹起烛煤，点了行灯，提在手里，装着老张指挥声音步履，仪容气度，无一不象。走到中堂壁门边，把门 然开了，远远放住行灯，踱出廊檐下来。此时月色朦胧，天光昏惨，两个军人大盹小盹，方在困倦之际，懒龙轻轻剔他一下道：“天色渐明，不必守了，出去罢。”一头说，一头伸手去提了鹦哥锁镫，望中门里面摇摆了进去。两个军人闭眉刷眼，正不耐烦，听得发放，犹如九重天上的赦书来了，那里还管甚么好歹，一道烟去了。须臾天明，张指挥走将出来，鹦哥不见在檐下，急唤军人问。他两个多不在了，忙教拿来。军人还是残梦未醒。指挥喝道：“叫你们看守鹦哥，鹦哥在那里？你们到在外边来。”军人道：“五更时，恩主亲自出来，取了鹦哥进去，发放小人们归去的，怎么反问小人要鹦哥？”指挥道：“胡说，我何曾出来？你们见鬼了！”军人道：“分明是恩主亲自出来，我们两个人同在那里，难道一齐眼花了不成？”指挥情知尴尬，走到书房，仰见屋椽有孔道，想必在这里着手去了。正持疑问，外报：“懒龙将鹦哥送到。”指挥含笑出来，问他：“何繇偷得出去？”懒龙把昨夜着及戴巾，假装主人取进鹦哥之事，说了一遍。指挥惊喜，大加亲幸。懒龙也时常有些小孝顺，指挥一发心腹相托，懒龙一发安然无事。普天下巡捕官偏会养贼，从来如此。有诗为证：

猫鼠当一处眠？总因有味要垂涎。

繇来捕盗皆为盗，贼党安能不炽然？

虽如此说，懒龙果然与人作戏的事体多。曾有一个博徒，在赌场得了采，背负千钱回家，路上撞见懒龙。博徒指着钱戏懒龙道：“我今夜把此钱放在枕头底下，你若取得去，明日我输东道，若取不去，你请我吃东道。”懒龙笑道：“使得，使得。”博徒归到家中对妻子说：“今日得了采，把钱藏在枕下了。”妻子心里欢喜，杀一只鸡，烫酒共吃。鸡吃不完，还剩下一半，收拾在厨中。上床同睡，又说了与懒龙打赌赛之事，夫妻相戒，大家醒觉些个。岂知懒龙此时已在窗下，一一听得。见他夫妇惶惚，难以下手，心生一计，便走去灶下，拾根麻骨，放在口中，嚼得膈膈有声，竟似猫儿吃鸡之状。妇人惊起道：“还有老大半只鸡，明日好吃一餐，不要被这亡人抱了去。”连忙走下床来，去开厨来看。懒龙闪入天井中，将一块石头抛下井，“洞”的一声响，博徒听得惊道：“不要为这点小小口腹，失脚落在井中了，不是耍处。”急出门来看时，懒龙已隐身入房，在枕下挖钱去了。夫妇两人黑暗里叫唤相应，方知无事，挽手归房。到得床里，只见枕头移开，摸那钱时，

早已不见。夫妻互相怨怅道：“清清白白，两个人又不曾睡着，却被他当面作弄了去，也倒好笑。”到得天明，懒龙将钱来还了，来索东道。博徒大笑，就勒下几百放在袖里，与懒龙前到酒店中，买酒请他。两个饮酒中间，细说昨日光景，拍掌大笑，酒家翁听见来问其故，与他说了。酒家翁道：“一向闻知手段高强，果然如此。”指着桌上锡酒壶道：“今夜若能取得此壶去，我明日也输一个东道。”懒龙笑道：“这也不难。”酒家翁道：“我不许你毁门坏户，只在此桌上，凭你如何取去。”懒龙道：“使得，使得。”起身相别而去。酒家翁到晚分付牢关门户，自家把灯四处照了，料道进来不得。想道：“我停灯在桌上了，拚得坐着守定这壶，看他那里下手？”酒家翁果然坐至夜分，绝无影响。意思有些不耐烦了，倦怠起来。瞌睡到了，起初还着实勉强，支撑不过，就斜靠在桌上睡去，不觉大鼾。懒龙早已在门外听得，就悄悄的扒上屋脊，揭开屋瓦，将一猪脬紧扎在细竹管上，竹管是打通中节的，徐徐放下，插入酒壶口中。酒店里的壶，多是肚宽颈窄的，懒龙在上边把一口气从竹管里吹出去，那猪脬在壶内涨将起来，已满壶中，懒龙就掐住竹管上眼，便把酒壶提将起来。仍旧盖好屋瓦，不动分毫。酒家翁一觉醒来，桌上灯还未灭，酒壶已失。急起四下看时，窗户安然，毫无漏处，竟不知甚么神通摄得去了。

又一日，与二三少年同立北潼子门酒家，河下船中有个福建公子，令人将衣被在船头上晒曝，锦绣灿烂，观者无不啧啧。内中有一条被，乃是西洋异锦，更为奇特。众人见他如此炫耀，戏道：“我们用甚法取了他的？以博一笑才好。”尽推懒龙道：“此时懒龙不逞技俩，更待何时？”懒龙笑道：“今夜让我弄了他来，明日大家送还他，要他赏钱，同诸公取醉。”懒龙说罢，先到混堂把身子洗得洁净，再来到船边看相动静。守到更点二声，公子与众客尽带酣意，潦倒模糊，打一个混同铺，吹灭了灯，一齐藉地而寝。懒龙倏忽闪烁，已杂入众客铺内，挨入被中，说着闽中乡谈，故意在被中挨来挤去。众客睡不象意，口里和罗埋怨。懒龙也作闽音说睡话，趁着挨挤杂闹中，扯了那条异锦被，卷作一束，就作睡起要泻溺的声音，公然拽开舱门，走出泻溺，径跳上岸去了。船中诸人一些不觉，及到天明，船中不见锦被，满舱闹嚷，公子甚是叹惜。与众客商量，要告官又不直得，要住了又不舍得。只得许下赏钱一千，招人追寻踪迹。懒龙同了昨日一干人下船中，对公子道：“船上所失锦被，我们已见在一个所在，公子发出赏钱，与我们弟兄买酒吃，包管寻来奉还。”公子立教取出千钱来放着，待被到手即发。懒龙道：“可叫管家随我们去取。”公子分付亲随家人，同了一伙人走到徽州当内，认着锦被，正是元物。亲随便问道：“这是我船上东西，为何在此？”当内道：“早间一人拿此被来当。我们看见此锦，不是这里出的，有些疑心，不肯当钱与他。那个人道：‘你每若放不下时，我去寻个熟人来，保着秤银子去就是。’”我们说：‘这个使得。’那人一去竟不来了。我元道必是来历不明的，既是尊舟之手，拿出去便了。等那个人来取时，小当还要捉住了他，送到船上来。”众人将了锦被去还了公子，就说当中说话。公子道：“我们客边的人，但得元物不失罢了，还要寻那贼人怎的？”就将出千钱，送与懒龙等一伙报事的人，众人收受，俱到酒店里破除了。元来当里去的人，也是懒龙央出来，把锦被卸脱在那里，好来请赏的。如此作戏之事，不一而足，正是：

妒能发冢，穿窬何足薄？

若托大儒言，是名善戏谑。

懒龙固然好戏，若是他心中不快意的，就连真带耍，必要扰他。有一伙小偷，置酒邀懒龙游虎丘。船经山塘，暂停米店门口河下，穿出店中买柴沽酒。米店中人嫌他停泊在此出入搅扰，厉声推逐，不许系缆。众偷不平争嚷。懒龙丢个眼色道：“此间不容借走，我们移船下去些，别寻好上岸处罢了，何必动气！”遂教把船放开，众人还忿忿。懒龙道：“不须角口，今夜我自有的处置他所在。”众人请问，懒龙道：“你们去寻一只站船来，今夜留一樽酒、一个榼及暖酒家火、薪炭之类，多安放船中，我要归途一路赏月到天明，你们明日便知，眼下不要说破。”是夜虎丘席罢，众人散去。懒龙约他明日早会，止留得一个善饮的为伴，一个会行船的持篙，下在站船中。回来经过米店河头，店中已扃闭得严密。其时河中赏月归舟，吹唱过往的甚多。米店里头人安心熟睡，懒龙把船贴米店板门住下。日间看在眼里，有米一囤，在店角落中，正临水次近板之处。懒龙袖出小刀，看板上有节处一挖，那块木节囫囵的落了出来，板上老大一孔。懒龙腰间摸了竹管一个，两头削如藕披，将一头在板孔中插入米囤，略摆一摆，只见囤内米簌簌的从管里泻将下来，就如注水一般。懒龙一边对月举杯，酣呼跳笑，与泻米之声相杂，来往船上多不知觉。那家子在里面睡的，一发梦想不到了。看看斗转参横，管中没得泻下，想来囤中已空，看那船舱也满了，便叫解开船缆，慢慢的放了船，去到一僻处，众偷皆来。懒龙说与缘故，尽皆抚掌大笑。懒龙拱手道：“聊奉列位众分，以答昨夜盛情。”竟自一无所取。那米店直到开囤，才知其中已空，再不晓是几时失去，怎么样失了的。

苏州新兴百柱帽，少年浮浪的无不戴着装幌。南园侧东道堂白云房一起道士，多私下置一顶，以备出去游耍，好装俗家。一日夏月天气，商量游虎丘，已叫下酒船。有个纱王三，乃是王织纱第三个儿子，平日与众道士相好，常合伴打平火。众道士嫌他惯讨便宜，且又使酒难堪，这番务要瞒着他。不想纱王三已知道此事，恨那道士不来约他，却寻懒龙商量，要怎生败他游兴。懒龙应允，即闪到白云房，将众道常戴板巾，尽取了来。纱王三道：“何不取了他新帽，要他板巾何用？”懒龙道：“若他失去了新帽，明日不来游山了，有何趣味？你不要管，看我明日消遣他。”纱王三终是不解其意，只得繇他。明日一伙道士，轻衫短帽，装束做少年子弟，登舟放浪。懒龙青衣相随下船，蹲坐舵楼。众道只道是船上人，船家又道是跟的侍者，各不相疑。开得船时，众道解衣脱帽，纵酒欢呼。懒龙看个空处，将几顶新帽卷在袖里，腰头摸出取去的的那几顶板巾，放在其处。行到斟酌桥边，拢船近岸，懒龙已望岸上跳半去了。一伙道士正要着衣帽登岸潇洒，寻帽不见，但有常戴的纱罗板巾，压折整齐，安放做一堆在那里。众道大嚷道：“怪哉！怪哉！我们的帽子多在那里去了？”船家道：“你们自收拾，怎么问我？船不漏针，料没失处。”众道又各处寻了一遍，不见踪影。问船家道：“方才你船上有个穿青的瘦小汉子，走上岸去。叫来问他一声，敢是他见在那里？”船家道：“我船上那有这人？是跟随你们下来的。”众道嚷道：“我们几曾有人跟来？这是你串同了白日撞，偷了我帽子去了。我们帽子儿两一顶结的，决不与你干休！”扭住船家不放，船家不伏，大声嚷乱。岸上聚起无数人来，蜂拥争看，人丛中走出一个少年子弟，扑的跳下船来道：“为甚么喧闹？”众道与船家各各告诉一番。众道认得那人，道是决帮他的。不匡那人正色起来，反责众道道：“列位多是羽流，自然只戴板巾上船；今板巾多在，那里再有甚么百柱帽？分明是诬作船家了。”看的人听见，才晓得是一伙道士，板巾见

在，反要诈船上赔帽子。发起喊来，就有那地方游后好闲，几个揽事的光棍来出尖，伸拳掬手道：“果是贼道无理，我们打他一顿，拿来送官。”那人在船里摇手止住道：“不要动手！不要动手！等他们去了罢。”那人忙跳上岸。众道怕惹出是非来，叫快开了船，一来没了帽子，二来被人看破，装幌不得了，不好登山，快快而回，枉费了一番东道，落得扫兴。你道跳下船来这人是谁？正是纱王三。懒龙把板巾换了帽子，知会了他，趁扰攘之际，特来证实道士本相，扫他这一场。道士回去，还缠住船家不歇。纱王三叫人将几顶帽子送将来还他，上覆道：“已后做东道要晒那帽子时，千万通知一声。”众道才晓得是纱王三要他。又曾闻懒龙之名，晓得纱王三平日与他来往，多是懒龙的做作了。

其时邻境无锡有个知县，贪婪异常，秽声狼藉。有人来对懒龙道：“无锡县官衙中金宝山积，无非是不义之财，何不去取他些来？分惠贫人也好。”懒龙听在肚里，即往无锡地方，晚间潜入官舍中，观看动静。那衙里果然富贵，但见：

连箱锦绮，累架珍奇。元宝不用纸包，叠成行列；器皿半非陶就，摆满金银。大象口中牙，蠢婢将来揭火；犀牛头上角，小儿拿去盛汤。不知夏楚追呼，拆了人家几多骨肉；更兼苞苴混滥，卷了地方到处皮毛。费尽心要传家里子孙，觑着面目认民之父母。

懒龙看不尽许多奢华，想道：“重门深锁，外边梆铃之声不绝，难以多取。”看见一个小匣，十分沉重，料必是精金白银，溜在身边。心里想道：“官府衙中之物，省得明日胡猜乱猜，屈了无干的人。”摸出笔来，在他箱架边墙上，画着一枝梅花。然后轻轻的从屋檐下，望衙后出去了。过了两三日，知县简点宦囊，不见一个专放金子的小匣儿，约有二百余两金子在内，价值一千多两银子。各处寻看，只见傍边画着“一枝梅”，墨迹尚新。知县吃惊道：“这分明不是我衙里人了，卧房中谁人来得？却又从容画梅为记？此不是个寻常之盗，必要查他出来。”遂唤取一班眼明手快的应捕，进衙来看贼迹。众应捕见了壁上之画，吃惊道：“覆官人，这贼，小的们晓得了，却是拿不得的。此乃苏州城中神偷，名曰懒龙。身到之处，必写一枝梅在失主家为认号。其人非比等闲手段，出有入无，更兼义气过人，死党极多，寻他要紧，怕生出别事来。失去金银还是小事，不如放舍罢了，不可轻易惹他。”知县大怒道：“你看这班奴才，既晓得了这人名子，岂有拿不得的？你们专惯与贼通同，故意把这等话党庇他，多打一顿大板才好。今要你们拿贼，且寄下在那里。十日之内，不拿来见我，多是一个死。”应捕不敢回答。知县即唤书房，写下捕盗批文，差下捕头两人，又写下关子，关会长吴二县，必要拿那懒龙到官。应捕无奈，只得到苏州来走一遭。正进衙门，看见懒龙立在门口，应捕把他肩胛拍一拍道：“老龙，你取了我家官人东西罢了，卖弄甚么手段，画着梅花？今立限与我们必要拿你到官，却是如何？”懒龙不慌不忙道：“不劳二位费心，且到店中坐坐细讲。”懒龙拉了两个应捕一问到店里来，占副座头吃酒。懒龙道：“我与两位商量，你家县主，果然要得我紧，怎么好累得两位？只要从容一日，待我送个信与他，等他自然收了牌标，不敢问两位要我何如？”应捕道：“这个虽好，只是你取得他的忒多了。他说多是金子，怎么肯住手？我们不同得你去，必要为你受亏了。”懒龙道：“就是要我去，我的金子也没有了。”应捕道：“在那里了？”懒龙道：“当下就与两位分了。”应捕道：“老龙不要取笑！这样话当官不是耍处。”懒龙道：“我平时不曾说诳语，原不取笑。两位到宅上了一看便见。”扯着两

个人耳朵说道：“只在家里瓦沟中去寻就有。”应捕晓得他手段，忖道：“万一当官这样说起来，真个有赃在我家里，岂不反受他累？”遂商量道：“我们不敢要老龙去了，而今老龙怎么分付？”懒龙道：“两位请先到家，我当随至。包管知县官人不敢提起，决不相累就罢了。”腰间摸出一包金子，约有二两重，送与两人道：“权当盘费。”从来说公人见钱，如苍蝇见血，两个应捕看见赤艳艳的黄金，怎不动火？笑欣欣接受了，就想此金子未必不就是本县之物，一发不敢要他同去了。两下别过，懒龙连夜起身，早到无锡。晚来已闪入县令衙中，县官有大小孺人，这晚在大孺人房中宿歇。小孺人独自在帐中，懒龙揭起帐来，伸手进去一摸，摸着顶上青丝髻，真如盘龙一般。懒龙将剪子轻轻剪下，再去寻着印箱将来撬开，把一盘发髻塞在箱内，仍与他在好了。又在壁上画下一枝梅，别样不动分毫，轻身脱走。次日，小孺人起来，忽然头发纷披，觉得异样。将手一摸，顶髻俱无，大叫起来，合衙惊怪，多跑将来问缘故。小孺人哭道：“谁人使促掐，把我的头发剪去了。”忙报知县来看，知县见帐里坐着一个头陀，不知那里作怪起。想着平日绿云委地，好不可爱！今却如此模样，心里又痛又惊道：“前番金子失去，尚在严提未到，今番又有歹人进衙了。别件犹可，县印要紧。”亟取印箱来看，看见封皮完好，锁钥俱在。随即开来看时，印章在上格不动，心里略放宽些。又见有头发缠绕，掇起上格，底下一堆发髻，散在箱时，再简点别件，不动分毫。又见壁上画着“一枝梅”，连前凑做一对了。知县吓得目瞪口呆道：“原来又是前番这人，见我追得急了，他弄这神通出来，报信与我。剪去头发，分明说可以割得头去；放在印箱里，分明说可以盗得印去。这贼直如此利害！前日应捕们劝我不要惹他。原来果是这等。若不住手，必遭大害。金子是小事，拚得再做几个富户不着，便好补填了，不要追究的是。”连忙掣签去唤前日差往苏州下关文的应捕来锁牌。两个应捕自那日与懒龙别后，来到家中，依他说话，各自家里屋瓦中寻，果然各有一包金子，上写着日月封记，正是有日县间失贼的日子，不知懒龙几时送来藏下的。应捕老大胆惊，噙着指头道：“早是不拿他来见官，他一口招出搜了赃去，浑身口洗不清。只是而今怎生回得官人的话？”叫了伙计，正自是商量踌躇，忽见县里差签来到，只道是拿违限的，心里慌张，谁知却是来叫销牌的。应捕问其缘故，来差把衙中之事，一一说了道：“官人此时好不惊怕，还敢拿人？”应捕方知懒龙果不失信，已到这里弄了神通了，委实好手段。

嘉靖末年，吴江一个知县，治行贪秽，心术狡狠。忽差心腹公人，赍了聘礼到苏城，求访懒龙，要他到县相见。懒龙应聘而来，见了知县禀道：“不知相公呼唤小人，那厢使用？”知县道：“一向闻得你名，有一机密事要你做去。”懒龙道：“小人是市井无赖，既蒙相公青目，要干何事，小人水火不避。”知屏退左右，密与懒龙商量道：“耐耐巡按御史到我县中，只管来寻我的不是。我要你去察院里，偷了他印信出来，处置他不得做官了，方快我心！你成了事，我与你百金之赏。”懒龙道：“管取手到拿来，不负台旨。”果然去了半夜，把一颗察院印信，弄将出来，双手递与知县。知县大喜道：“果然妙手，虽红线盗金盒，不过如此神通罢了。”急取百金赏了懒龙，分付他：“快些出境，不要留在地方。”懒龙道：“多谢相公厚赐，只是相公要此印怎么？”知县笑道：“此印已在我手，料他奈何我不得了。”懒龙道：“小人蒙相公厚德，有句忠言要说。”知县道：“怎么？”懒龙道：“小人躲在察院梁上半夜，偷看巡按爷烛下批详文书，运笔如飞，处置极当。这人

敏捷聪察，瞒他不过的。相公明日不知竟将印信送还，只说是夜巡所获，贼已逃去。御史爷纵然不能无疑，却是又感又怕，自然不敢与相公异同了。”县令道：“还了他的，却不依旧让他行事去？岂有此理！你自走你的路，不要管我！”懒龙不敢再言，潜踪去了。

却说明日察院在私衙中开印来用，只剩得空匣，叫内班人等遍处寻觅，不见踪迹。察院心里道：“再没处去，那个知县晓得我有些象意他，此间是他地方，奸细必多，叫人来设法过了，我自各处。”分付众人，不得把这事漏泄出去。仍把印匣封锁如常，推说有病，不开门坐堂。一应文移，权发巡捕官收贮。一连几日，知县晓得这是他心病发了，暗暗笑着，却不得不去问安。察院见传报知县来到，即开小门请进，直请到内衙床前，欢然谈笑。说着民风、土俗、钱粮、政务，无一不剖胆倾心，津津不已。一茶未了，又是一茶。知县见察院如此肚隔相待，反觉局踖，不晓是甚么缘故。正絮话间，忽报厨房发火，内班门皂厨役纷纷赶进，只叫：“烧将来了！爷爷快走！”察院变色，急走起来，手取封好的印匣，亲付与知县道：“烦贤令与我护持了出去，收在县库，就拨人夫快来救火。”知县慌忙失措，又不好推得，只得抱了空匣出来。此时地方水夫俱集，把火救灭，只烧得厨房两间，公廨无事，察院分付把门关了。这个计较，乃是失印之后，察院预先分付下的。知县回去思量道：“他把这空匣交在我手，若仍旧如此送还，他开来不见印信，我这干系，须推不去。”展转无计，只得润开封皮，把前日所偷之印，仍放匣中，封锁如旧。明日升堂，抱匣送还。察院就留住知县，当堂开验印信，印了许多前日示发放的公文。就于是日发牌起马，离却吴江，却把此话告诉了巡抚都堂。两个会同把这知县不法之事，参奏一本，论了他去。知县临去时，对衙门人道：“懒龙这人是有些见识的，我悔不用其言，以至于此。”正是：

枉使心机，自作之孽。

无梁不成，反输一帖。

懒龙名既流传太广，未免别处贼情，也有疑猜着他的，时时有些株连着身上。适遇苏州府库失去元宝十来锭，做公的私自议论道：“这失去得没影响，莫非是懒龙？”懒龙却其实不曾偷，见人错疑了他，反要打听明白此事。他心疑是库吏知情，夜藏府中公廨黑处，走到库吏房中静听。忽听库吏对其妻道：“吾取了库银，外人多疑心懒龙，我落得造化了。却是懒龙怎肯应承？我明日把他一生做贼的事迹，纂成一本，送与府主，不怕不拿他来做顶缸。”懒龙听见，心里思量道：“不好，不好！本是与我不干，今库吏自盗，他要卸罪，官面前暗栽着我。官吏一心，我又不是没一点黑迹的，怎辨得明白？不如逃去了为上着，免受无端的拷打。”连夜起身，竟走南京。诈妆了双盲的，在街上卖卦。苏州府太仓夷亭有个张小舍，是个有名极会识贼的魁首。偶到南京街上，撞见了道：“这盲子来得蹊跷？”仔细一相，认得是懒龙诈发的。一把扯住引他到僻静处道：“你偷了库中元宝，官府正在追捕。你却遁来这里，妆此模样躲开么？你怎生瞒得我这双眼过？”懒龙挽了小舍的手道：“你是晓得我的，该替我分割这件事，怎么也如此说？那库里银子是库吏自盗了，我曾听得他夫妻二人床中私语，甚的是确。他商量要推在我身上，暗在官府处下手。我恐怕官府信他说话，故逃亡至此。你若到官府处，把此事首明，不但得了府中赏钱，亦且辨明了我事。我自当有薄意孝敬你。今不要在此处破我的道路！”小舍原受府委，要访这事的。今得此的信，遂入了

懒龙，走回苏州出首。果然在库吏处，一追便见，与懒龙并无干涉。张小舍首盗得实，受了官赏。过了几时，又到南京撞见懒龙，仍妆着盲子在街行走。小舍故意撞他一肩道：“你苏州事已明，前日说话的，怎么忘了？”懒龙道：“我不曾忘，你到家里灰堆中去看，便晓得我的薄意了。”小舍欣然道：“老龙自来不掉谎的。”别了回去，到得家里，便到灰中一寻，果然一包金银，同着白晃晃一把快刀，埋在灰里。小舍伸舌道：“这个狠贼！他怕我只管缠他，故虽把东西谢我，却又把刀来吓我。不知几时放下的？真是神手段！我而今也不敢再惹他了。”懒龙自小舍第二番遇见，回他苏州事明，晓得无碍了。恐怕终久有人算他，此后收拾起手段，再不试用。实实卖卜度日，栖迟长干寺中数年，竟得善终。虽然做了一世剧贼，并不曾犯官刑刺臂字。至今苏州人还说他狡狴耍笑事体不尽。似这等人，也算做穿窬小人中大侠了。反比那里是背非，临财苟得，见利忘义，一班峨冠博带的不同。况兼这番神技，若用去偷营劫寨，为间作谍，那里不干些事业！可惜太平之世，守文之时，只好小用伎俩，供人话柄而已。正是：

世上于今半是君，犹然说得未均匀。

懒龙事迹从头看，岂必穿窬是小人！

（《二刻拍案惊奇》）。

